天方典禮擇要解

〔清〕劉智撰

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京江童氏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三毫米寬二〇〇毫米

金陵劉介廉纂述

天方典禮擇要解

京江童氏重刊藏板

天方典禮序

禮所以成物者也天以禮常其清地以禮常其寧物以禮常乎生息人以禮成其為萬物之靈是以禮權天地秉萬物一日無從而羣有失於萬物能守禮勿移人則任欲易亂故聖人以禮教人不以禮教物典謨訓誥其諄諄於人者至矣天之生斯民也不私疆域凡有生民即有聖人此天方典

禮乃西海聖人開以發西海之民者也陳隋之時西方有大聖人生而神靈感化萬物文帝慕其風遣交往求之經教以歸由迷西域始大通于中國千百年來流寓者衆雖居中國猶執祖發矧者守其經愚者失其義此劉子用儒文傳西學以發於同人者也雖於地有東西理無疆界是禮也雖自天方而理通於天下此我人士不靳與知亦不靳與能蓋凡聖人之化心同理同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況其言天道人道无悉學者能於是而用力焉則亦盡人合天之一經識也其可以方域拘諸

賜進士出身禮部侍郎苕溪

徐倬題

一齋書序

劉君介廉溫、抑、好學嗜書自經史稗官天官律數以及二氏之書靡不搜覽而又能折衷於六經研辨於性理大全深得儒者精微之奧旨丁亥夏五謁

序一

余於糸邸生所著天方之士數十冊言理甚微序禮甚悉凡以為天人合會之要道也及與之談古今治亂興亡之由天文地理殊訛之辨身心性命是非之關如決大江沛然若禦如治亂絲井然而

禁求至一言之種於是不可得也昔夏孫度論學有曰博而約於衷騁而歸于性淺乘而濶於質殆庶幾焉竊歎世之不好學與不善學者至耳目心里未嘗少異於人顧用之於聲色貨利而日失

序二

趨舍擾其中役役而不知所止及其既老而衰悔之晚矣彼支馳驟于虛無幻誕不經之說恐不能返於人生而靜之初又不能存識古偽於物哉而動之沒而徒其靡今歲月虛耗其精神所學卒

歸無用以劉君視之譏何如也
且劉君年富力強著書數百卷
闡明天方之理以補中國之用
其功正未可闡量茲以平日學
力之所得者別自號曰一齋以
顏其室今以其書問序於予余

序二

既不久又深愧疎淺不能探聖
賢精粹之奧旨於第一復何言
哉因述其所學所集以告夫世之
不好學與不善學者聞劉君之用
心其亦可以知所返矣若夫一之
義蘊闡發靡已窮極其亦而

為二園而為三殽而為百千數而
為億萬不可勝算者莫不始於
一歸于一也以劉君之博學精
深自能發揮無遺蘊而又何
待余之疎淺者為哉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序四

者性也惟劉君於此勉之矣是
為序
賜進士出身陝西道監察御史
景日昣拜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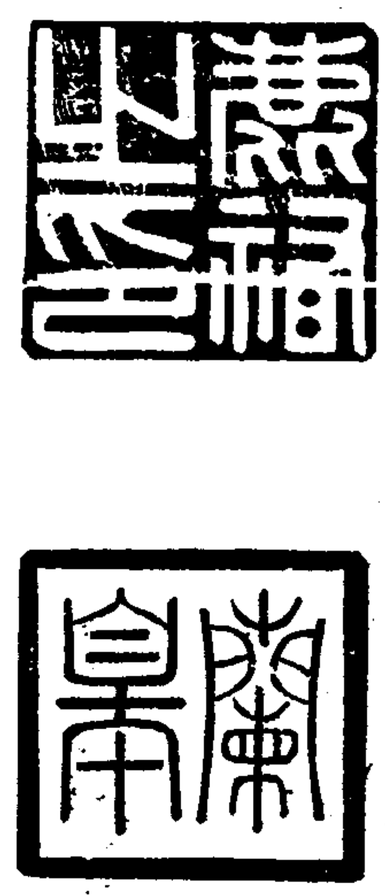
天方禮經序

大道之在今古也如日麗中天無遠弗屆無論東海西海凡浔心理之同者即為聖人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教本之平庸極之亖大天道人道罔不兼該顧其禮樂刑政典謨訓誥載在六經語孟者至精詳矣清真一教来自天方衣冠言貌炯岸異人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而或亦等于老佛之流也戊子春接劉子一齋于京邸間暢論天人性命無微弗透詢其教之原委一齋出所著天方禮經一集曰清真原委可約畧見端于此矣因留覽竟業見其徵言妙義切實淵深天

幾人事節目井然其倫禮綱常猶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其脩齊誠正猶然孝弟忠信禮義廉節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謂念茲在茲存心養性者亦猶然顧諟明命存心養

性以事天也夫然後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聖人之教理曲說所可益喜劉子通中國之經融會貫通著為書以闡其教通部無一靡稜語無一驚世駭俗語所至難言者造物之本然也而却能鉤深索隱以窮極其精奥直使莫載莫破之理盡昭著于不覩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動持循在我見仁見知存乎其人中國聖人復起其能取斯言而易之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侍郎鹿祐拜譔



跋

吾教由來尚矣要皆習
無不察故服習其間者
止知我為教中人無疑
之所以為教究懵懵焉

定序一

而莫得其指歸即嫻
熟經典亦不過記述諷
誦而已間有稍通教律
时亦講論又多曲為臆
說駭人聽聞不知者遂

奉為典型彼亦自以為是而不知返於是謂以傳謂真有不可使聞於鄰國者其意亦未嘗不欲闡揚其教也然

而遠於教也更甚今讀一齋劉先生所著天方典禮一書博洽宏通條分縷晰精其意以譯至文釋其文以合乎義蓋

豈勾深索隱之詞聲世駭俗之論豈非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道於至平至常之中至精至粹之理即寓焉

以是知心同理同而聖人之教原不以方域異也倘非諸考精確烏能融貫若此是書也固不獨吾教同人當尊為拱璧

即方天之下亦豈不知
欽崇吾教而因以羨服
劉君之博學也劉君真
吾教之傳人吾教之功
臣也夫敢珥筆而為之

定序四

跋　旹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歲
長至月穀旦江夏春教
弟宣朱隆拜手撰并
書

聖天子御宇四十有八年德被寰區澤周中外一
置哈密之君再造哈密之國寵錫宴賚恩禮
優隆又
特遣郎官送之出關我
皇上柔遠之道至矣故天方之人聞風慕義梯山
航海而來者踵相接也第語言異其聲音文
字殊其點畫見我
朝之禮喬喬皇皇彬雅明備有餘慕焉而不能
通其文中華好事者見天方語言文字茫然
扞格疑其禮有驚世駭俗詭異而不近情者
不知疆域雖殊同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之倫飲食日用起居之節婚姻喪葬追遠
之誼心同理同則禮安有或異哉數百年來
獨未有人焉為之細譯而詳解之故致此耳
劉子介廉天才俊朗逸思雕華幼習天方之
經長攻儒者之學既而旁搜博採二氏歐羅
巴之文靡不悉心殫究鍵户清凉山中十經
寒暑繙閱既多著作益富見中華天方之人

雨相遇而不能兩相通因慨然曰譯其文而解其義俾中外翕然同風是殆余之責也夫遂舉我
朝與禮譯為天方文字使遠至者知彬雅明備如此其喬喬皇皇既為樂之又取天方之禮譯為漢文委曲繁重盈尺而不能竟其緒恐讀者難之復於禮中擇其倫常食用吉凶之最切要者詳為解釋書成顧而樂之不敢自是其學負笈走京華質諸先正交口稱許劉子南歸以書見示予受而讀之忠君孝親之心居室交友之道悉本至性至情流通貫浹衛生送死可以無憾絶無詭異不可遵循之弊數十百年未明之禮於斯較著上可以報
皇上撫綏之恩下可以為人心檃栝之範劉子之功於是大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定禮刪詩雅頌既正又存十五國之風以為全詩今之天方典禮者亦雅頌不遺國風之意也而好

事者讀劉子之書化詭異之疑與經曲相為持循同歸彬雅庶不負劉子纂輯之初心也

己

山陽楊斐菜洪益氏書於大椿樓

重刊天方典禮序

劉子介廉著天方典禮乃中流之砥柱學問之津梁書成一時洛陽紙貴不意十數載後板遭於火雖是書流布甚廣家珍户藏然恐年久漸至凋殘在劉子

重序

繼彼先人之志而漢譯是書闡聖道開来學克成其為大孝而吾輩父兄伯牀常以體究經書訓誡子弟今幸部帙尚未分散不亟捐資重付梓人所愧於子職者寔效然功難獨擅事期共

濟曰質於金陵諸學者蒙賛羨曰任道闡教貴於早斷遂付剞劂照原板隻字無訛庶狂瀾不碍舟楫而百川無復迷津將使先人精折經書之意得附劉子著述之功並垂於不朽矣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月

京江童氏國選重刊謹識

瑾

金陵後學袁劉維垣瑛商刻

自序

愚承先君子志譯天方禮法書訖覽者曰卷目浩繁讀者病之盍擇其要以便初讀者因於全書中擇其最關於民生日用者彙爲一帙曰典禮擇要覽者曰簡矣第恐初學有所不解也因復於擇要中撮其初學之所當曉者分節而解之或引全書之所有或旁搜他書之所載要皆天方學也解中有理明而義未盡者復爲廣義有義盡而理未暢者又爲實義有義理明暢而學淺者疑其非乃質諸儒語以釋其疑有事屬尋常而理寓高遠終身佩服而勿忘即渾乎天理而無間也雖理似隱深而事極明著引類取譬而有得即燦然微妙之有微也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異乎儒者之典遵習天方之禮即猶遵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弟後世不之講求而遂漸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禮爲獨存是書也始著立

教之原中述爲教之事天道五功人倫五典窮理盡性之學修齊治平之訓以及日用尋常居處服食之類皆畧述大槩而以婚姻喪葬終焉爲卷二十爲篇二十有八卷目不繁包舉頗廣雖於諸禮之備細未悉而爲人之大綱有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聖人曰禮人之所以立也先正曰禮之於人若甘於蜜蜜無甘無以爲蜜人無禮何以爲人是禮之關於人者深矣切矣先君子念禮法之不明嘗役志於斯矣志未遂而身往小子不敏敢云繼志就子所學而述焉覽者誠能體諸心身見諸實行始不負古聖先賢傳教之至義而區區變文翻義之苦衷也至其採擇之精否訓文之工拙尤望於同志者商之

天方學人金陵劉智介廉氏識

金陵劉智介廉譯訂

例言

禮法原有全書因其浩繁特擇什百之一二提其大綱撮其緊要詳其註解便於讀也欲求其細於全書問之欲悉其理於性理書求之

書有正文有解有大註有小註有實義有廣義有集覽有問荅有附論集覽考證多儒者之語餘皆天方各經傳中采輯而成非敢以私意穿鑿參雜其中也

書有綱有目正文爲綱註解爲目總綱爲綱分篇爲目如五功五典民常等篇皆前有總綱後分篇目原教篇爲一書之綱通部又爲原教之目讀者先讀其綱次讀其目於簡處有得乃可問其繁

經文漢文原相洽合奈學者講經訓字多用俚談未免支離有失經旨愚不憚煩每訓字省文也

文解字必摹對推敲使兩義恰合然後下筆覽者勿謂愚反經異俗是反俗合經耳

是書語氣與經堂語氣既不相合則不能不起物議然而無庸議也是書非爲不知文者經師遵經訓之無須

是書而須是書者必通習三教未知吾教之禮者也讀其文會其義自有裨益知我罪我聽之斯世

愚初譯是書依經傳義未遑藻繪迄繕寫成册讀之殊覺文多晦窒因質諸高明數加商訂丙戌歲予遊京師值海陽俞子曰傳經文字只宜典奧不宜纖巧去脂存骨斯已矣何須潤色爲耶予猶未敢自信復質諸山陽諸先生曰古文今文異俗而同理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疑焉遂付之剞劂

採輯經書目

古爾阿尼　寶命眞經

特福西爾噶最　噶故眞經註

特福西爾咱吸堤　咱希德眞經註

特福西爾白索義爾　大觀眞經註

密邇索德　道行推原經

勒瓦一合　昭微經

特卜綏爾　大觀經

胡託卜　聖諭

喀飛　禮法考源

希大業　禮法正宗

設理合偉噶業　衛道經解

穆合特粹爾偉噶業　衛道經捷解

西臘止葉　禮法明燈

中郭法他瓦　禮法廣集

額米你葉　足信編

都珥琭溥候爾　學海珠璣

無疎路丁　道原

無疎路費肮合　禮原
默直母而哈尼　禮法洪包
索剌特默思歐諦　拜禮全編
堪足德噶一肮　禮苑精華
特爾噫布索剌特　禮功啟愛
勃咱宜訥費肮合　教禮寶箋
斡西勒色阿大惕　永慶雲衢
探秘合　醒世錄
特爾準默穆思託法　至聖實錄
西爾吞納秘一　聖功錄
吉所安必雅　列聖紀
吉所密邇剌直　登霄錄
一而沙德　指迷集
特爾林穆特二林　爲學須知
勒推福討黑德　致一微言
設理合而噶一德　教典釋難
設理合默瓦吉福　格致經解
設哲爾孳墨　世譜源流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錄
卷一　原教
卷二　眞宰
卷三　認識
卷四　諦言
卷五五功一
五功總綱
念眞
卷六五功二
禮眞
卷七五功三
齋戒
捐課
卷八五功四

朝覲
卷九
禋祀 附開齋會禮
卷十五典一
五典總綱
夫道
婦道
卷十一五典二
父道
子道
卷十二五典三
君道
臣道
卷十三五典四
兄弟之道
朋友之道
卷十四民常一
民常總綱
居處
卷十五民常二
財貨
冠服
卷十六民常三
飲食上
卷十七民常四
飲食下
卷十八
聚禮
卷十九
婚姻之禮
卷二十
喪葬之制 附祀典
附
歸正儀解 剪甲齊髭附
天方典禮擇要解目錄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一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菉淇益枝梓

原教篇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眞宰無方無似

無物之初惟一眞宰之本然至清至靜無方所無形似不牽於陰陽不屬於造化實天地人物之本原也一切理氣皆從此本然而出所謂盡人合天者合於此也所謂歸根復命者復於此也是一切理氣之所資始亦一切理氣之所歸宿

命弘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

眞宰無形而顯有太極太極判而陰陽分陰陽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萬物生天地萬物備而眞宰之妙用貫徹乎其中

造人祖於天方

天地萬物既備乃集氣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於天方之野

降聖賢於中極

中極天方之地也天方處六合之極中故命曰中極乃聖賢叢會之地人民首出之鄉

考証　天方輿地經曰地爲圓體如球乃水土相合而成其土之現于水面而爲地者蓋球面四分之一也地之平面自東至西分爲三大土在東曰東土在西曰西土東西之間則中土也又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距南北兩極等爲地經中線自北極至南極作一橫線距東西海岸等爲地緯中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西諺曰大地如磨盤天方盤之臍也其形四面皆下因其地爲天地之樞紐故萬方引向焉河圖括地象曰地之位起形於崑崙崑崙者地之中也一統志曰天方當崑崙之陽於諸方爲得風氣之正職方外紀曰亞西亞者天下之第一大洲也亞西亞即天方之總名也合數說觀之其爲中極無疑矣

創制宏規而教立焉

阿丹生育子孫聖賢代出其修道立教之規造化根原性命之理及一切事功精微之用皆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名定制傳及後世並非阿丹及諸賢聖自出主張而妄爲創作者也故天下爲教之最古者無逾於此

厥後人物克繁漸達四外
按天方古史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泛濫人民
澌沒三月而洪水退有大聖人努海受命治
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四方因有人焉此去
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也
去古近者其教猶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
方之教多非古教也
四方地脉風氣各有不同故人之散處於四
方者語音各別字式各殊而其行事又安能
盡出於一致乎若三皇五帝去古尚近制度
典章猶有上古遺風三代而後去古益遠百
家諸子鑿空杜撰人各一言家各一教接踵
而出分門別戶大與古教不相符矣
惟我天方得衆聖薪傳道統不絕
自阿丹起至穆罕默德止其中受命行教而
稱聖人者指不勝屈但同是聖人而其品第
不同約而計之有四等焉凡受命行教而有
徵兆者均謂之曰聖人如脫魯忒郁實爾是
也受命行教有徵兆而勅之以經旨者則謨
之曰欽聖如施師葉而孤白素來馬尼是也
有受命行教勅以經旨而能因時制宜損益
先聖之典者謂之曰大聖如努海易卜剌欣
母撒達五德爾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
典總革前聖之經爲天下萬世宰由之準者
謂之曰至聖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夫道統
相傳固自阿丹而始阿丹受真宰明命倚與
施師師傳與努海海傳與易卜剌欣欣傳與
易司馬儀儀傳與母撒撒傳與達五德德傳
與爾撒爾撒去世不得其傳於是綱紀墜落
異端蜂起去爾撒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
奉命驅除邪說彰明正教爲萬世開太平矣
迄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乃天方帝室之冑生而神靈以大
德王天下受命行教紹爾撒六百年既絕之
綍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眞宰授經六千六
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

刪經

經即眞宰降予前聖之經也自阿母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剌特（降與母撒之經名）則逋爾（降與達五德之經名）引支勒（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出眞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爾加尼經將前古經義盡皆包括其中

或問曰古經降由眞宰槩當永遵之矣而必廢革之何也曰前古之經自爾撒去世大百年來異端紛擾更改舛謬古本經文多失其眞眞文既失而人猶奉爲古經遵而守之以訛傳訛勢不至離經叛道不止是以聖人奉命刪定存眞去僞返博歸約蕩蕩平平是訓是行砥狂瀾于既倒炳萬古以日星廢革之義大矣哉

定制

制如齋拜婚喪律度權衡大而朝廟禋祀小而飲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禮樂文章醫卜術數之類皆遵經而定世昭恪守縱有明智不能踰規而越矩也

總前聖之精微而爲大成焉大道於是乎明備衆聖之在前古猶長夜之月至聖出則中天之日也衆聖之道自阿丹至爾撒猶根而芽而榦而枝而葉而花至聖之道則其果也天地之明莫明於日樹木之備莫備於果教道之全莫全於至聖

其爲教也以識主爲宗旨

主宰者萬化所自出而吾心性之本原也由主宰之顯著而有我之本性由本性之賦畀於心而我得以爲萬物之靈此先天之事也今日由盡心而得以知性由知性而即以認識主宰此後天之事也認得主宰是造化天地萬物者是我之心性所從以出者則根肱正定不爲岐妄所動搖矣

以敬事爲功夫

敬無一念不專凜於主也事無一動不遵主而行也專凜於主心之功夫也遵主而行身之功夫也然敬者事之本事者敬之用心敬而後事成其事不敬雖事猶不事也故敬以事君則忠敬以事親則孝敬於視聽言動之間則循規蹈矩自不至無所持循而失於非

禮矣此中功夫至精至微至嚴至密盡人合天者以此希聖希賢者亦以此故凡從事聖教而森主宰者先乎敬而已矣敬則無往不善

以歸根復命爲究竟

歸根返吾自始也復命完吾政事也自始云何人生而靜之初無一毫不善無一毫夾雜之本體也政事云何賦命生人之際耳提面命直下擔當之重責也眞主造化乾坤顯揚萬物之原義特爲此而已人之篤學存養省察格致誠正其所求者求此而已成已成物修齊治平其所推者推此而已是以聖教教人識主以返其本體教人敬事以完其初命初命完本體返聖道之極致也

敬服五功天道盡矣

五功者念眞禮眞齋戒捐課朝覲天闕也時念眞宰靜存動察不妄馳也日禮五時謹之又謹滌之又滌也歲齋一月以制嗜慾之私歲捐課財以普利物之仁終身一覲天闕以實志誠向往之念五功修完而天道盡矣

敦崇五典人道盡矣

五典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之教也天方又謂五成蓋君臣成其義父子成其親夫婦成其室昆弟成其事朋友成其德者也皆有當然不易之禮五典修完而人道盡矣

學業精粗存乎其人

道原至一智者見其深愚者見其淺爲精爲粗存乎其人未嘗智者子以揆得愚者靳以難能惟貴人勇往自力耳

用行舍藏遵乎其義

義者宜也達者當其可昧者失其機爲進爲退準乎其義不欲人違道而干譽苟且以得名惟抱道自重而已

婚姻有禮喪葬有制

婚姻喪葬乃人道始終之大事聖人準諸天

理合乎人情制爲教典行諸天下後世使人人恪守嚴遵不因貧富貴賤而可忽也

一切動止皆有經常達變之法也

凡於視聽語默食息起居大小纖鉅皆有經常之法以爲矩矱則不致有干分越禮之行又有通變之法以適權宜則不致有膠泥固滯之病用權而不離於止雖變而不失其常也

法備三乘理原一本

乘載也載諸法義以備求道者次第取法也初曰禮乘方云舍禮二總載天道人道一切事功之條例此勤德敬業者所取法也進曰道乘方云脫禮格總載人理物理盡人合天之法程此窮理盡性者所取法也終曰理乘又名眞乘方云合幾格總載無我無物天人一致之微言此克己完眞者所取法也勤德敬業所以修身也窮理盡性所以明心也克己完眞所以見性也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見性性不見不可以合天性之不可見己私之蔽也三乘之法已私之礪也三乘之上更有超乘一法則天人化矣名迹泯矣非語言文字可傳待其人之自會耳已

人區九品道宗一脉

同一人也而有九等聖四曰聖曰欽聖曰大聖曰至聖四聖名義見于前次於聖者曰大賢乃全體聖人而不逮聖人之位者曰知者又曰通識乃明識萬理而一無遺漏者一物不知不可以稱知者曰廉士乃効法聖賢而一塵不染者設于塵世有一線之繫不可以稱廉士曰善人乃遵守見聞而一行不遺者其於見聞之底裏精粗則未曉也曰庸常又曰信士乃信主止一而從聖人之教者其于教禮之義旨趣味則未識也等雖不同而其歸宗一也聖行教者也賢弼教者也知傳教者也廉善庸常守教者也不能行之則弼之不能弼之則傳之不能傳之則受之則遵而守之以之復命歸根無歉於心斯無負此人矣

道有教而無像教有法而無身

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夫道也者天理當

然之則也教也者示人循是則而行之者也
法也者析理欲辨是非規天下於無妄者也
立教而設像曰妄奉法而遵身曰私遵則涅
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眞理蔽而歸眞之
路塞矣是以聖人欲明道於天下但立教而
不設像衆人奉教以從事於聖人但守法而
不顧身外不爲像惑內不爲身累所以聖人
之教卓越於百氏之上也
是以聖人之道包貫無極聖人之教正大至中

聖教之人不二不惑
聖人之道卽天道也聖人之教卽天道流行
者也聖教之人卽順天道之條理承天道之
軌則而奉之以從事者也是道也至廣至大
無物不包無物不貫天地歸其範圍纖塵無
所遺漏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
以代明寒暑之所以不息與夫山之定水之
動花木之榮瘁魚鳥之飛躍皆道之所彌綸
也然丕冒萬物而萬物何以各正鉗束萬物
而萬物何以生全是以聖人因道立教使人
不惑於岐趨不搖於異說沐聖人之教者如
草木之被春風蟲魚之感雷蟄良知良能活
活潑潑率於性而範於教咸安於正大至中
之域又何二之可惑哉
會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時
道無今古方所教豈有今古方所哉人又豈
爲今古方所移易哉故聖教長歷千古而典
禮不替被教之人遠遍八荒而志趨不移其
廣大悠遠有如此者
亹亹相傳洵不易之宏規垂萬世而貞盛也
亹亹不倦不絕之意洵信也吾教自阿丹歷
施師努海易卜剌欣而下數百代聖人接踵
相繼迄穆罕默德爲集大成後賢後學闡其
要旨傳者不倦受者不絕至今閱七千餘年
制度規模視今猶古愈延愈盛愈播愈遠其
足以垂萬世而隆今古也復奚疑哉
集覽明太祖高皇帝御製至聖百字贊曰乾
坤初始天籍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

授受天經三十部冊普化衆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祈祐默祝太平存心眞主加志窮民拯救患難洞徹幽冥超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教名清眞穆罕默德至貴聖人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聖裔賽氏碑序其畧曰賽氏者先世天方國人在唐貞觀年始祖腊昂伯爾名賽一德即今眞教聖人穆罕默德也乃西方大聖人生而神德睿智不可言能使草木禽獸來去行止或問曰君之神月可破乎曰可遂舉手揮指而月已分矣

明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唯清眞認主之教深原於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

唐王鉷曰西域聖人穆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其去中國聖人之世之也

不知其幾也譯語相殊而道合符節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但世遠人亡經書猶存得于傳聞者乃知西域聖人生而神靈知天地化生之理通生死幽冥之說如休浴以潔身如寡慾以養心如齋戒以忍性如去惡修善而爲修己之要如至誠不欺而爲感物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爲之相送以至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起居食息之類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生萬物之天爲主事主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與堯之欽若昊天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昭事上帝孔子之獲罪于天無所禱一也

明王文恪曰西域教門精微蘊奧宏博廣衍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至天文醫卜農圃小術靡不該存靡不與中國情俗相彷彿蓋其國土居崑崙之中央故其人性稟中和不涉乖畸

海鹽鄭曉曰默德那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號爲腊昂伯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主爲本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章隋開皇始傳其教入中國

紀錄彙編曰天方國即默克國奉清眞教聖人始于此國闡揚教法至今國人悉遵教規行事纖毫不敢違犯其國人物魁偉體貌紫膛色說阿爾璧言語國法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爲極樂之界婚姻之禮喪葬之制皆依教規體例而行

潛確類書曰天方國即古筠冲之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也田沃稻饒居民安業風俗好善有官長無科擾于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生盜賊上下和美其官長及下民悉皆拜主以爲一國之化

明一統志曰默德那國接天方國其城池宮室田畜市例與江淮風土不異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不食豕肉齋戒禮拜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處每日向西禮拜國人遵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

北海張氏曰清眞教始于天方天方之教始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聖與天地相參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萬物之主

七修類藁曰清眞教入中國乃隋時其法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主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矣即吾儒雖至親密友之貧乏者多莫尚義他人又何暇問之彼于同郡貧人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存或亡彼敬主事親尚義樂助終身

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足論也

濟陽丁茲園天方聖教序曰中國自漢唐而下世俗有三教之名其來舊矣不知未有三教之先大西天方國之教爲最眞也粤稽盤古氏開闢西域而崑崙爲開闢之祖山天方居崑崙之陽先得天地中和正脉故其國王聖聖相承專事化生萬物之主率臣民而敬禮之絕不類于虛無寂滅者其古初立教之源可謂既清且眞矣易曰帝出乎震詩云上天之載豈不若合符節乎迨至世運遞降聖遠言湮南北朝時東土西陲浸淫于二氏已極乃篤生大聖謬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神靈大德拔萃于前聖者不可悉數西域諸王臣服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爲賠昂伯爾隋文帝慕其風遣使至大西天求其經典開皇七年聖命其臣塞爾帝幹歌士等賫奉天經三十册傳入中國由南海達廣首建懷聖寺遂遍于天下此一統志隋書殊域志周咨錄等書爲可據也經文雖多原其大旨無非欲人體認本來去邪從正忠君孝親敦篤倫常而已非有異于吾儒也以言乎提覺人心則集前聖成規日拜五次是攝心于時矣每至阿濟納亢牛婁鬼日赴寺大瞻禮徵七日來復之義是攝心于日矣每歲齋戒一月鷄鳴而食至暮候星始燦竟日不食渴不飲以消三毒五濁之慾是攝心于月矣且日給糗糧更散天課無論君民各照定例施濟貧乏以故盜賊不生公庭無訟史稱極樂世界焉遵其教者雖適殊域傳子孫而不易使非至誠無息烏能悠久成物如此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一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較梓

眞宰篇 東牧同舌此則一句道破

維皇眞宰獨一無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太空冥冥有眞宰焉獨一無二也無相至妙難以言喻也凡有匹偶或可言喻皆受造之物非造物之主也天地人物皆有匹偶皆可言喻皆眞宰之所生化者也眞宰則先天地人物而有者也獨一有二解一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一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者天地萬物其衆著者也氣化也後天之數也眞宰之本然不牽于衆著不襍于氣化不入于後天之數無方無體純粹至妙不可名言此則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也包之而爲獨一者獨非遺衆以爲獨也一非遺萬以爲一也合古今色妙而統入于眞理流行之中體用無分渾同大備獨之外無衆也一之外無萬也此則包天地萬物而爲獨一也○相有二等有有形之相有無形之相凡目可視耳可聞鼻可嗅口可言手足可蹈握皆有形之相也凡心可思意可到解悟可得皆無形之相也故眞體無著著形著色著位著意慮著摹想著覺悟著語言即非其體也究道之人凡有慮想其所慮

想皆相也。纔有覺悟。其所覺悟亦相也。惟眞宰造化一切色相。而非一切色相啟發一切覺悟。一切覺悟。體立於二氣未肇之先。用著於萬象既形之後。體言乎其自立之本也。用言乎其本具之能也。用不卽體。因體而有用。體不卽用。藉用以爲體。體與用蓋不卽亦不離者也。若十與一然。一不卽十而非不卽十。十不卽一而十之全體皆一也。體之爲名。猶十之爲名也。用之爲名。猶一之爲名也。十不卽一而不卽十。而合一以成十。是一也者。全爲十之用者也。眞宰亦若是而已。全體是用。全用是體。固分之而無可分。合之而義又有別也。體立於先。用著於後。此言乎隱顯之次第。非體用自有先後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所以然。當然一物之所以然。當然者也。一有俱有。無非其本然之所流貫也。始終內外。無非其妙用之所隱著也。有造化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眞宰不由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地而立。何始終內外之有。

前無始後無終大無外細無內。

眞宰先萬有而立。故其前無始。眞宰後萬有而存。故其後無終。眞宰之體無所不包。故其大無外。眞宰之用無微不入。故其細無內。無始而開萬始之始。無終而統萬終之終。無內而貫萬內之內。無外而冒萬外之外。無始無終無內無外。卽始卽終卽內卽外。始終內外無非其

無非其本然之所流貫也。始終內外無非其妙用之所隱著也。有造化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眞宰不由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地而後有始終。有天地而後有內外。眞宰不由于造化。不拘于天地。先天地而立。何始終內外之有。

有之用。

無形似無方所。無遐邇無對待。

形似方所遐邇對待。皆緣造化而有者也。眞宰不屬造化。故無形似方所。無遐邇對待也。惟無形似故能造化一切形似。惟無方位始能安置一切方位。惟無遐邇方能量度一切遐邇。惟無對待乃能分配一切對待。今人以天地人物爲

之體。是用也。乃不用之用。故不得擬似於衆

主宰皆落于方所遐遍對待形似綱維理數掌握天人理其妙用之含蘊者也數其妙用之蕃衍者也天其造化中之最大者也人其造化中之至靈者也總由於妙用孰能越其範圍總出於造化孰不聽其操縱故眞宰之綱維掌握主萬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萬跡而無跡孰非其跡

主持萬化而本不化萬化之所以能化莫不胥其斡旋也妙遍萬跡而本無跡萬跡之所以成跡無非藉其陶鑄也斡旋萬化者必不爲萬化所斡旋而萬化亦莫能測其斡旋故不化愈神其化也陶鑄萬跡者必不爲萬跡所陶鑄而萬跡亦莫能測其陶鑄故無跡愈顯其跡也化與跡總一眞宰之用也化其用之可思者也跡其用之可見者也眞宰之體容判而爲二乎萬物之化即眞宰之化也萬有之跡即眞宰之跡也是故外化與跡而求眞宰無從得眞宰外眞宰而云化跡無從有化跡

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

此言眞體無朕而妙用無不具足也至知者無所不知而不同於有覺之知靈妙克周極人世之上下幽冥莫不在其昭鑒也至能者無所不能而不同於有爲之能大化流行極人世之生滅往復莫不被其推移也其功用彌綸萬有俱足錯綜變化前定無差故爲至全其本體純粹一塵不染五行化育各妙其功故爲至善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爲眞宰亦即萬化之所以成萬化之由也夫知能全善四者成物之終始而貫乎物之表裏者也太始無物唯一眞湛然而萬物之所以成物者乃先蘊于其知次見于其能始成之以全終繼之以善苟非知無以具萬有之理非能無以著萬有之象非至全何以能化化生生所不備而克滿乎宇宙非至善何以得形形色色無有不美而恰合乎時宜

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窮育焉而不遺予焉而不竭

此言妙用流行而施爲無不周遍也語其造化作則自然而然不待因緣之湊合語其變化

則錯行往來而並無窮盡之涯岸語其通青則萬物莫不各得其所而一無遺漏語其賦予則天人莫不各克其量而並無已竭此四德者即眞宰之所以生化無窮而萬物之所以往復無已也往復之義若水波若樹葉水波既往者不復來將來者非已往者也前後推移時新迭見生生化化已往者也樹葉既落者不復生將生者非已落者也妙非若異學輪廻托生等說之謬也

動靜不常其生生之本也

此言動靜即喻隱顯也眞宰無動無靜也眞無動靜而此云動靜者就造化而言也先天之造化起於一理之動後天之造化起於一氣之動以理氣之動靜喻眞宰之隱顯乃神其造化之機申其妙用流行之自也不常謂時起時息時息時起如循環之無端也萬物無以爲生而生於理氣之動靜萬物無以爲化而化於眞宰之隱顯故曰其生生之本也動者一于動靜者一于靜或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皆物也若動而不知其何以動靜而不知其何以靜恰又無時不動無時不靜此造化之機流行之妙也只可以動靜之義解不可以動靜之形求○動靜不常非謂一邊動那一邊靜而此一時動彼一時靜這一邊動那一邊靜亦動靜亦靜絕無止息則間斷間斷則天地毀矣譬如人之呼吸總一氣之流行豈可有一息間斷又如樹木當春則榮陽動而舒氣上升也當秋則敗陰靜而斂氣下降也升至盡頭則退而降降至盡頭復轉而升何有一刻停緩而不動耶

淑眞篇云曰是主一也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淑眞是眞經第一百十二章之篇名專言眞宰至實之理也曰是眞宰示論聖人令以告人之語也是是信實之辭統含通章之意心與道契神與妙合自然是無有不是也一乃萬數之自始統乎萬而貫乎萬之終始者也究竟乃萬物之歸終成乎萬而通乎萬之表裏者也婦生子曰產又凡物生物如本者曰產眞主無等類無所從出故無產亦無所產非若異教荒誕謂眞主有子爲其所產也無一與之配者至尊無對絕無別一與之相配而爲偶也若一有配則是二

矣。復可名一乎哉。是則主之爲主也已。通篇喻主只一一字盡之矣。曰究竟曰無產曰無所產曰無一與之配。皆所以明夫一之爲一之實也。學者理會得一之爲一。則通篇之義不求解訓。而自能了達矣。

廣義　一者始乎萬成乎萬而貫乎萬之始終者也。萬生于一統于一。萬必需一。一不需萬也。故萬之中箇箇皆一。缺一不成萬矣。○一之本體不變不動而其爲數則無盡無窮。故淆而爲二。圍而爲三。分而爲百千。散而爲億萬。百也。千也。萬億也。皆不能逃一而自爲數也。○經義通篇只以一字貫之。故首云主一。末復云無一與之配。蓋以眞宰之于萬物。即猶一之與萬數也。一之本然。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無欠無餘。全體自足。而其生數也。不等于數。而爲數之所由始。其同數也。不等于數。而自與數相爲周通。一之本體不變不動。而自能變動萬數。一本之體無增無減。而自能增減萬數。一之本體無所從起。無所依附。而自爲萬數之所從起。萬數之所依附。故十百千萬。至于無算之數。皆一爲之資始而立根也。一之本體無匹無配。而作成萬數之匹配。匹配即萬數之所以爲數也。萬數由匹配而結成也。匹配釋萬數滅。仍復一矣。○或曰。淑眞篇爲辨異端言也。諸家有謂主有二三者矣。有以非其主爲究竟而趨止者矣。有謂主之生物。亦猶父母之生子者矣。有謂主之上。更有生主者。爲主之父者矣。復有謂主雖至尊。未能孤孑獨任。而必有與之相協輔者矣。故眞主降命以闡其謬。○或曰。淑眞篇爲求道者言也。一則純二則襍。求道者。心乎一。則無襍矣。一乎其心則必一乎其趨。一乎其趨則必以眞主爲止宿。乃爲究竟也。既止宿于眞主。則其身心融化。而渾同于眞主之本然矣。如此則不得于眞主之外。復添一枝贅。而傍鶩其心志矣。不得更求一所從出。而移易其堅確矣。不得復存一毫私意。參襍于其間而溷亂其純粹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三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海陽俞　楷陳芳點訂
山陽楊斐菉淇益較梓

識認篇

工藝必有匠大造必有主。

世間一器一物大而宮室纖而盤盂莫不需匠作以成。才有舍匠作而木質自能成屋坯土自能爲器者乃天如此其高明地如此其博厚日月星辰山川動植如此其照耀而克。郁豈無主宰以造化之而天遂自成其爲天。地遂自成其爲地日月星辰山川動植遂自成其爲形象也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有主宰非眞知天者也終日履地而不知地之有主宰非眞知地者也終日見日月星辰山川動植而不知其主宰之爲誰也得謂天徹地而稱爲致知格物者乎不能通天徹地而又何以明心見性不能致知格物而又何以率性修道則甚矣人不可不知有主宰也天職覆者也地職載者也七政職運行恒星職守位山職峙水職流皆由主宰造之各司其職故天終古不易其覆地終古不易其載七政終古不停恒星終古不遷山終古不移水終古不息所以然者皆由主宰綱維掌握不容有絲毫紊亂也今人處天地間仰觀俯察周旋于萬物之中而不知造化天地萬物之主豈可謂致知格物者乎夫致知格物乃萬學之之先務也不能致知格物而日明心見性率性修道皆虛語也故吾教致知格物之學以認識主宰爲先務焉。

天下智愚賢不肖莫不知之第未識其眞者不泥於形相卽落於空無。

人知有主而不識主之眞則憑空想像邪知惡覺從此起矣是故愚宴之輩泥形相而求主焉遂以人物爲主者有之矣寂滅之流外形相而求主焉遂以空無爲主者有之矣過與不及之弊不可勝數

曰老

老子周代楚國人也其學尚玄虛用權衡以自髣無名爲務秦皇漢武好神仙老子之教行因而後人有以老子爲主者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

伯陽。謚曰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久之。見周衰。遂隱遁。至函谷關。著道德五千言。後世增益附會。復有方技術士。作爲丹藥符籙。飛昇變化之說。以老氏爲宗。而老氏無是也。至蕭洪以老子爲天地之主。誇譽太過。不惟令人難信。即使老子聞之。亦笑其迂怪無謂也。

曰佛。

佛身毒國人也。其教尚空寂。談鬼怪。以度衆生。成佛爲務。蓋謂天上地下。惟佛獨尊。萬事萬物。皆緣佛妄想而成。漢明帝傳其教入中國。因而東土人有以佛爲主者。按釋書。佛號釋迦牟尼。加維衛國淨飯王之子也。生周昭王時。十九歲出家學道。三十學成。住世行教。壽八十而亡。弟子記其言。纂掇成書。其法多種。約其大旨。蓋以空爲宗。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秉爽爲妄。以事理爲障礙。以寂滅爲終極。造三途六道輪廻因果之說。以惑愚俗。曰。誘之向善耳。絕男女之婚。廢倫常之業。棄君父爲超脫。恤禽獸爲慈悲。其爲是爲非。儒者已有定論云。

曰天。

天有指理言者。有指象言者。指理而言。則人默識其妙。天且弗違。者是也。指象而言。則人仰視其形。周旋運動者是也。儒者謂五經以上帝稱天。指理而言也。庸愚者不識此天爲何物。遂以形體之天爲主矣。如俚俗遇急難之類。

是。

曰理。

理物之所以然也。天有天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理之與物。蓋若意之與字也。五經中絕未有謂上帝即理。乃後之學者。欲揣度上帝爲何如。泥相求之而無所得。去相求之又無所歸。遂以理當之。蓋謂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而不知其說猶屬未當也。理之于物若意之于字。千古之前。聖人欲作一文。未書之時。主意纔立于心中。此文之理也。及書于方策。則文之象也。文之象回本于理。然必有作文者爲之主意而發揮之也。詎可謂意即字之作者乎。學者明夫理之于物。即猶意之于字。則無惑識矣。

擬度爲主。非眞主也。

老佛皆人也。造化所必受生死所不免。而稱之爲主。妥也。天與地對。乃造化中之一物。即其上下連屬。亦形而下之器。而稱之爲主。愚也。理屬虛。意寓於物而不能自爲物。稱之爲

主悞也故曰擬度爲主非眞主也總之人各一心家各一理或是或非或深或淺不能同也天方之西復有以日月爲主者以聖人爲主者事神者事火者皆各成一家爲教甚襍書不載及老佛天方所無而反及之何也書爲此地人作耳故但言及其所有不及其所無

眞主則隱然無象確然實有造化天人運行理氣者是也

曰無象則不可以形色求曰實有則不可以空無論曰造化天人則老佛之謬可以立除曰運行理氣則擬議之說可以立辨學者凡欲切識眞主必先辨其名分然後求其實體凡由造化而出者必不能主持造化天地人物皆由造化而有者也焉能爲造化之主故凡言主宰必以主持造化者爲是

惟知眞主而趨向之則根脚正定紛紛異端不得以邪說惑亂矣

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賦予者也當我之生也主宰以性命賦之於我及其死也我仍以性命歸之主宰始得以寧貼無恙也若生之日不知有主宰而死之日又何以能歸之於主宰乎此知有主宰一着爲人生所必不可忽者也知有主宰而趨向之則根脚之際了然明白不覩不聞之中凜乎主宰之陟降於前也而其以性命趨向之者至矣瞻禮對越之間凜乎主宰之鑒觀於上也而其以身體趨向之者切矣日日趨向則我不遠於主宰矣刻刻趨向則主宰亦不遠於我矣生之日如此相親相密而死之日又焉有不相符無間者乎我之性命生死不離於主宰方是能了却生死者方是能歸根復命者如此大事不急急講求而顧乃以有用精神虛度一生也豈不可深惜哉如此大事不急急講求而且日聽夫異端邪說也豈不更可深惜哉

附錄山陽楊氏洪益曰我之性命皆主宰之所造化我之衣祿皆主宰之所賚予我之父子兄弟夫妻皆主宰之所團聚我之自無之有自少至老一生閱歷千變萬化皆在主宰執掌保養之中而一生聾瞶不思其所自來不知原于眞主反惑于異端邪說敬之事之是南轅而北轍矣譬如領本貿易原有付本之主乃我聾聾瞶瞶不知此本付自何人而漫認行路者爲付本之主此必無之理也如其知之即宜趨向

夫趨向云者遵道遵路是訓是行也經書之訓聖人之教凡命人行者即宜朝虔夕惕體諸當身凡命人禁止者即宜克謹克戒嚴絶其事知之明守之固乃能根脚正定不爲異端邪說所搖方爲眞實知主之人歸根復命之人也又何南轅北轍之諭哉

今夫見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風覩綠翠之萌動而知有春視已身之靈明而知有性參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

前此乃明辨主宰有無眞僞之理此則導人求主之法而使知主者有所據也蓋眞主之本然無形色可見無方位可求而人欲識之似乎難也然而無難也蓋凡天下之物不出二端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以形色見之無形者以跡踪推之天下無不可識之物矣譬如風無形色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見草木之偃仰則知其爲風矣又如春無方位者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也但視綠翠之萌動則知其爲春矣此二者身外之物也人尚不可得而見其本然惟以踪跡推之而已身之靈明活潑性之踪跡也天地之造化循環主宰之踪跡也風與春與性皆主宰所造之物也人不可得而見其本然乎亦即其造化之踪跡默而識之可也

主宰之本然隱於用見於爲妙於理形於象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既顯則萬事萬物

孰非其本體之徵哉。

此一節。乃明示眞主之實。而俾求主者有所得也。葢眞主之本然有體也。有用也。有爲也。其體隱寂難知。其用微妙難測。其爲則依稀可見矣。何者。眞宰之本然隱於用。而見於爲也。眞主之爲有見於先天者。萬物之理是也。有見於後天者。萬物之象是也。眞宰之體與用似乎與吾不相及。而理與象則吾已身所見有者也。夫理與象非他。卽眞主之爲見於先後天者也。見理象不卽見眞主之作爲乎。夫作爲無別。卽眞主之妙用乎。夫妙用者。卽眞主本不卽見眞主之能事也。見妙用不幾見眞主之本然乎。由著之隱。由顯之微。以漸而心神契合。則難測者易測矣。難知者易知矣。豈惟知與測哉。一觀物而眞主之本然直見。何分體用與爲哉。但妙用未顯其體不可見也。妙用旣顯。隨處而見主矣。歐默爾先賢曰。不見物則已見則見主其是之謂歟。

經曰。將使汝見吾節於諸方。暨爾諸身。而爾求主者有所不觀。

此經言。乃引證前文之義。而實萬物卽主宰之徵也。節節文卽妙用之顯然者也。人惟察物不精。則見理不明。故其與主宰似乎有隔。其視主宰似乎爲隱。而不知天地間無物不可見主宰。天地間是主宰之所顯。則無物不主宰。無處不是主宰之所在。則無處不可得主宰主宰未嘗隔也。亦未嘗隱也。惟人自聾瞶而自違自蔽耳。聰明達士觀物見主。參理氣以識其隱顯。察陰陽以明其變化。觀天地以見其清寧。仰日月以見其明鑑。窮山海以見其藏育。臨江河以見其流沛。視草木以見其廣生。觀鳥獸以見其博愛。度鬼神以見其通靈。觀人才以識其妙。知審節候以知其循環。觀代謝以知其消息。凡若此者。無非眞主妙用旣顯。隨之所顯。卽無非眞主本然之所寓。物之所在。

即主之所在也故經有云即物可以識主何事遠求乎哉

聖人曰明已則明主矣是謂認主先以認已爲要也

前經言乃遠取諸物可以見主之徵驗聖人此言則近取諸身可以得主之實際也蓋人之身天地一小式耳人之性即此身之主宰也人惟不能自知本性之所以然故不能知主宰之所以然也若返求諸已能識自已本性之所以然則主宰之所以然不外當身之本性而得之矣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大約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眞性是也有妙用焉知能是也有本爲焉視聽言動是也有作爲焉工藝書寫是也主宰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四者盡之有本然焉眞體之謂也有妙用焉亦知能之謂也有本爲焉本聽本觀本言本動是也有作爲焉時行物生周而復始是也明夫自已體用之所以然即知夫主宰之所以然矣不至切近乎哉此所以謂認已爲認主之要訣也

實義　主之爲名似家之有長居高處尊爲衆人之欽仰萬事之總持一家之中莫能尚焉故主之義雖訓爲極尊而實則以掌握事物而名也如地主國主之類皆取諸此蓋以人之有掌握事物之權適似于主而具主之義即以主名之乃吾教以大造之本然在天地間爲理象之總會萬化之綱維舉天地之所有莫能踰其尊焉其義無可得名而以似于家國之有主因以主名之則主者特假是事以名是理雖因其掌握事物以名而非若人掌握事物之可比雖與世人所用主字取義畧同而以事喻理以有形喻無形所喻在于言外其義則異嘗又系以眞字曰眞主蓋因人之稱主者不一或掌握一物或操權一時或蒙昧僭稱于一處沒則已焉非若大造之主總理象而無遺亘終古而不易是乃爲眞主也今人不達借喻之名乃以天地之主亦擬于家國之主則似有掌握之像矣要不過托義以明理耳求道之士當意會其實毋滯于像可也

集覽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說命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秦誓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金縢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無墜天之降寶命○大誥曰已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曰惟此王季帝度其心○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春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易曰帝出乎震傳曰帝者天之主宰也

胡雲峰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民萬物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

成之序也然孰生之孰成之必有爲之主

宰者伊川程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是也分而言之

陳北溪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之帝

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

朱紫陽曰據詩書所說便是眞有箇上帝

恁的分付如帝震怒之類然這箇只是理

惟如此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又曰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

自分明有箇主宰

之帝孰爲主宰朱子曰自有主宰蓋天是

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

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又曰高宗夢

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

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又曰高宗對曰吾

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說帝謂無

賚汝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

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

不可

愚按詩書之言上帝亦猶吾清眞之言

主宰也觀其五帝三王敬畏上帝之心

既誠懇矣嘗又以天字呼之如皇天

亦昊天天命天怒之類蓋云天卽帝也非

指蒼蒼形體之天而爲言也然未詳言

帝之所以爲帝也自孔孟而降不云帝

而但云天庸愚者不達至理滯于有象

之天聰明者頓起疑思鑿爲無稽之論

斯異端之所以乘隙而入也近宋程伊川傳易曰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其理曉然明白矣又未卽導人于一定無疑之鄉而反示人以游移恍惚之路者是尚未見吾教認主經書無徵不信故存此疑案未決耳如朱子之言曰天之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則是潔淨空濶的世界也又曰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有帝賚之不可說無此事若世所謂玉皇大帝亦不得按此三條條理非氣將令問道尋源之士果就從而歸之乎果何所依據而以爲盡性復命之嚮往乎抑可不必講求縱令異端邪說日肆蔓衍而流弊于無窮乎先儒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子曰異端之害也由正學之不明也考古經明正學折衷于帝王聖賢之言斯異端可息矣清眞之理可明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三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石城梁潘賞青和閱訂
山陽楊斐棻洪益較梓

諦言篇

窮理審物之謂諦。發微彰義之謂諦言。

諦言者。聖教傳心之法所以認識眞宰止一無二之明證也。言凡五章。

我證第一章

我證一切非主。惟有眞主止一無貳。我證穆罕默德。是主差使。

證者。參證眞主而識其本。然也。我證者。即我之當體求證。而不遠假乎外物也。夫我之爲我。不過身與性二者而已。或即我之身證。或即我之性證。或即我之身性統體證。皆足以證天地萬物之本。然也。以身證何。身有形者也。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有身即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有形而卒不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擬其形狀恍惚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眞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明目不可得而見神可得而會耳不可得而聞然吾未見有人焉擬其形狀恍惚其有無也。以此足證眞主本自無形而包貫一切。有形而卒不可以言思擬議求也。以身性統體證何。合有形無形一切表裏動靜總原一性有身即身見性。以此足證天地萬物一切身自能運行知覺者也。以此足證天地萬物有形而卒不

我證主之義也彼夫外當身而求主寧能如是明切乎哉至於證聖之義則又不過即其所以證主者而推廣言之耳蓋眞主者先天地代地掌握萬化而無形者也聖人者後天地代理萬物而有形者也無形者無可名即聖人而名之斯可以明其不可明之理有形者始可法即聖道而行之乃可到其不可到之位蓋聖人人也即道也即道之顯象也道原於主故證聖即所以證主也證聖到盡頭處即證主到微妙處也分言之雖有兩事而其實一理也○證主言通章竅妙只在無貳二字用功之人必證到無貳之實亦必造到無貳之位方成爲證主之全功蓋天地人物生化錯出其實不過眞主妙用之顯然耳妙用之本然原不即不離但品第既別則名分不同而究竟歸終惟是一主乃愚迷之徒不達此義執著我相謬於主外求主物物外求主既以幻化而爲眞常又安識化

清眞第二章

一切非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

清眞言者去其作證之跡惟存一主宰也主宰無方無體求道者能於當體求證焉夫亦可謂盡人見天之會矣而猶未免有作證之跡也已身與主宰猶未免有對待之痕也此章不用作證文語惟存一主宰則渾然天理而化乎對待之痕矣凡有可名皆包藏於無名之內則可名亦無名也凡屬後天者皆渾入於先天之中則後天即先天也可名與無名不分界限後天與先天無有彼此又何必存作證之跡也哉求道者誠能知有此境則體勘已到盡頭又何認識之有未至耶

總信第三章

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法則總信者統言體用之妙也本體無朕初無可

名用顯而名著焉如觀聽知能生化孑奪皆本然之理卽妙用之名也妙用未顯理無不蘊妙用既顯理無不彰故無處無物不有本然之跡人惟不曾用心研究故中有不明耳夫既由作證而至於渾化則全體大用靡不備見於當體矣求之也眞斯得之也實得之也實則其承領之也自不能已夫是以合體用而篤契之總其一切法則而實踐之矣

分信第四章

我信眞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經書信一切聖人信後世信善惡有定自主信死後復生

分信者專言功用之妙也主宰之造化萬物也其大者則有神聖其告戒下民也則有經典其是非分別之不爽也則有善惡一定其有明而不能無幽也則有後世有後世則有死後復生誠能認識親切使一切功用之妙對而亦無時無地不渾入於主宰之體用中矣

大讚第五章

清哉眞主世讚歸主萬物非主惟有眞主眞主至大無時無力惟以尊主

大讚者總證信之極致也夫證主而至於眞實之境信主而得其體用之全則功夫純粹心胸專一不復於主宰之外更見一物不復於主宰之外更存一念夫是以目之所視惟有主也心之所入惟有主也此時自己一段聰明才力皆無可恃惟渾融自化於本然之妙而已又何必於全體大用之外復爲多詞以讚之耶

愚按五章一章也五義一義也分章剖名明次第也前章起後章後義完前義顚倒不得增減不得學者誠能玩索而有得焉其義有愈進而愈深者已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四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菜淇益較梓

五功篇

五功者。修道之方。盡人合天之法程也。一曰念眞功。二曰禮眞功。三曰齋戒功。四曰捐課功。五曰朝覲功。五者皆主命。而聖人作則。以示衆人者也。

總綱

形器既章天道隱矣。氣稟日生。眞理晦矣。情僞日出本性昏矣。明者蔽。純者雜而通者塞矣。人於天命根原。罔知所自而返焉。聖教五功。念禮齋課朝。示人修道而返乎其初也。

天道人心妙合而通也。眞主以一理賦物。而人之稟受不同。故有聖凡之別。聖人以道道物。則道無不明。凡人以物物道。則道有所蔽。道有所蔽。何能循其理以還復其本初耶。因是主命五功。示人修道之方。開蔽通塞。指其來路導之歸焉。功以五者何。蓋人之心性相偕。如鎖鑰然。耳目口鼻身。受聲色味臭觸五者之染。遂生愛惡五者私欲之簧。詳見五功義簧鑰交締牢莫可解。必按鑰製匙。緊緊恰合。不差絲杪。以啟拆之。則簧與鑰脫然解矣。夫人一身有五者之累。必以五法對治之。其累乃可漸釋。其累既釋。則性於斯見。而道於斯明矣。此五法所以爲修道之切要也。

念知所歸也

世人雖有意修道。而苦於不知其法。是以無成功也。念主則心有所歸。而不致流蕩忘返。蓋眞主爲大化根原。萬命所自出。凡欲返本命之初。務以眞主爲準嚮。斯得所要歸。而身心俱有收束矣。若不知念此。而他有所念。則今生後世既皆失脚。莫可藥救。仍望成功。何可得也。

禮踐所歸之路也

九人欲行道必先識路程而後可長驅以往不然則岐途異向終無到日也蓋人自主命之初歷胎胞以迄於成人其中所歷之境不一多歷一境即與本來之地多遠一層愈歷愈遠故其歸根復命難而又難當日郵遞而來今日豈能一蹴而返禮拜者踐其原來所歷之境而步步漸次以返之也當日自主命步步郵遞以至於今生今日即由此生步步郵遞以復歸於主命此禮拜之至義也

廣義　夫人初受主命只此一靈湛然純妙絕無纖塵之染及著形器汙染漸深矣陷于氣血繫于胎胞煩諸滋養取諸安位則氣稟日生而眞理蔽矣及其生也知愛惡明趨避貪貨利湎食色則情偽日起而本性益昏矣此人與主步步漸遠之緣也然而凡此諸緣又皆生人之關要入世所必需者如初稟形氣必需氣血以資長養而後四肢五臟九竅百骸乃成其體其體既生必需飲食以資靈動而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乃著其用直至少壯得聖教培植學問開發漸見本性之良通經解理維持事務斯啟其功夫長養之性以其自小而大自本而支頑冥無識有如草木之性遂染榮枯生死之象矣靈動之性以其知覺痛痒畏避饑寒運行往求具有鳥獸之性遂染食色嗜慾之事矣惟人性之良獨能泐本探源却妄思眞然苦累於物欲之海沉湎于生死之關豈能驟然超趨而後其未生之初地乎譬人之客于外也距家甚遠關山險阻一旦遽歸豈不甚難必須先明歸路然後郵傳驛度漸次還家吾教禮拜之規制爲立躬叩跪四儀義蘊精深誠示人以歸眞郵驛之路也立戴天履地有挺然代主立極之象猶臣受君命必以復命爲念也躬屈首懸身有鳥獸平脊卑順之象鳥獸惟知食色象鳥獸者意除食色以趨嗜慾之海也叩伏首偃身有草木麗土初萌之象草木不能免于榮枯象草木者意去榮枯而超生死之關也跪端坐沉默儼然未生無爲之體取象于無爲之體者意常清靜而還無始之眞也此禮拜所以爲歸眞郵驛之路也此聖人所以謂禮拜爲梯主之階也

齋以絕物也

人牽物欲而不能遽絕者以其有所求也齋者絕其所求之義也蓋性本無爲而拘於氣質則有爲有爲則不能不求於物齋用無爲之功而效無求之法也無求於物自能絕物絕物而無擾於性則本性復而不二於主矣

課以亡已也

人之所以不能合道者只因有已事事都從已上起見便與道不合輸課一條其事在於捨財而其意在於捨已事之屬已者不一而

惟財是已之所最着意者已無從捨捨財即捨已也捨已則已亡矣已亡則無適而不與道合矣故求道之士外亡諸物內亡諸已則繫戀之念全消沾染之事悉化不必刻意求道而道自不覺其渾融妙合矣

朝復命而歸眞也

人惟懷土之念深則墊道之念淺命朝覲者使絕域登途去其貪戀以近本原也夫朝覲之人割愛離家崎嶇跋涉而後得詣其境則凡修道之人亦必克去已私勤修苦行而後得還其眞此又借有形之朝覲以啟無形之修此而後天道盡以此五者爲修道之功則違道不遠矣夫道者廓天地析微芒物無不具人無不全萬化之所由出亦萬化之所由歸也出之於此而不能歸之於此豈道之遠人哉亦人自遠於道耳人能依此五者而修之常念則得所歸矣常禮拜則明所歸之路矣齋則絕物而向於道矣課則捨已而無自用之私矣朝則自遠之近自外之內而復歸於本體洞然之位矣外之所朝猶存趨蹌之跡而內之所朝渾然與眞宰之體爲一矣修道之功豈復有過於此者哉

念眞

念者心乎主宰之謂也有心念有口念心念者聚精會神以致於本原之地此無形無聲之念也口念者稱揚贊頌以不忘無始之眞此有形有聲之念也口之所至必須心至其念始不落於虛浮心之所至必須口至亦足以廸心而生其誠敬也禮法在口念近主在心故念之一功爲修道之首務也

口念以時心念無時

口念爲有形有聲之念而形聲足以礙之如與物接不得暇則不念故曰以時也心念爲無形無聲之念則形聲不得而礙之如視聽

言動起居食息之頃。一心專注於主。不敢暫忘則亦何時是念。而亦何時非念。故曰無時也。雖然。是亦祇爲中人以下者道耳。若上智之人。全體歸眞。身心融化。表裏如一。卽日應事接物。未嘗不是念主也。第此上智事。必上智人知之。未至於上智者。則不知也。

念之功用大矣哉

念也者。萬事未形。其心已動。爲善惡之造端。理欲之根原也。維時時念主。不忘則凡視聽言動。皆思主命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矣。維寧事念主。不忘則凡日用工夫。克盡敬畏之誠。而不流於怠荒之弊矣。一事不念。或貽四體之憂。一時不念。或致終身之患。念之爲用。顧不大哉。此念主所以爲修道立教之樞要也。

凡爲念者有十制

制主制也。五功皆各有主制。有聖則有典禮。有副功。主制主所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

典禮。兼主命聖則而爲古今之通禮。人事之當然也。副功則惟各人自任而獨善其身者也。念之一功。總其心念口念有主命十事學者宜細心玩味。加謹體貼。庶不致念落於虛浮也

誦辭

十制之一。曰誦辭。辭卽諦言第一章我證之辭也。此口念也。口念而誦此辭者。蓋念主必先識主。識主親切。無過於我證之辭。誦之以示眞實無謬也。故聖人教人正道。以誦此言爲準。禮法判人邪正順違。以誦此言爲定。

知義

二曰知義。義卽我證之辭之義也。蓋既誦其辭。則宜知其義。若徒口誦而不識夫辭之所以然。不幾與弗誦者等耶。故知義爲第一。何也。近信斯理。

三曰信斯理理卽我證之辭之理也蓋既論其辭且知其義矣仍必心中誠信其理爲至是之道矣卽是之道夫口誦心知乃庸衆之所習異端之所能者也若無心中誠信將何以別於庸衆與異端乎庸衆之所以爲庸衆者不知此理也異端之所以爲異端者不信此理也知此理者謂之知者信此理者謂之信士故穆民之名獨以稱吾人而不以稱他人也此云信士天方云穆民

恒斯道

恒常也守也既誠信此理爲至是之道矣卽當時時保守服膺勿失譬如行路者必循程依徑惟恐一涉岐途卽非抵家之路又如得寶者必謹守兢持惟恐一有失落遂成廢棄之嗟念者既得斯道必朝虔夕惕動思靜存惟恐一有失悞仍爲岐異之歸矣信之者貞守之者定終身不怠乃能生死無患也此十制之四也

問不諱荅求不緩授

有人問此理於我卽明言告之不得隱諱所以示已之信而亦啟人之信也有人求此理於我卽正言授之不得延緩不得推委他人所以推已之所得而亦使人得之也前四制乃已所獨明此二制乃因已之明推以及人而使之無不明後四制則又堅信去疑折異端黜邪說之辯難也

明夫主有之理

主有之理三曰造作之理曰事爲之理曰執掌之理何爲造作之理天下無一器一物無造作之者譬如盞盂必有陶工剪刀必有鐵工桌椅必有木工屋宇必有梓材皆未有無工作而遂自成其爲器物者也夫天地亦有形之物也又豈無造作之者而遂自成其爲天地乎以是知天地必有造作之主無疑矣何爲事爲之理天下無一舉一動無爲作之者譬如舟行必有篙師車行必有御夫風薰

凌空必有人爲之提綫飛箭投的必有人爲之發機未有無操御之人而舟車自行無提綫發機之人而鳶箭自舉者也夫天地如此其運行萬物如此其生息又豈無爲作之者而遂自能運行生息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爲作之主無疑矣何爲執掌之理天下無一物則已有則未有曠置而無執掌之者譬如房屋必有房屋主人田園必有田園主人即至一器一物莫不皆然況天地若是其大也萬物若是其蕃也又豈無主宰以爲之執掌也乎以是知天地萬物必有執掌之主無疑矣

主一之證

主一之證三曰一數之證曰齊治之證曰義理之證何爲一數之證蓋萬數始於一不始於二眞宰爲造化萬有之始又豈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明矣何爲齊治之證蓋家必一長而後齊國必一君而後治從未見二長同尊兩君並理而收齊治之效者況先天地而爲宰制萬化之原者乎又豈可有二乎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亦明矣何爲義理之證設使主有二將謂二主同能乎抑二主異能乎同能則有一不需二矣異能則有彼此有强弱矣有彼此則天地之造化不應出於一致有强弱則强者爲主弱者不應爲主矣觀此則主之止一無二更明矣

惟主無比之據

比謂比擬相似也一切萬有皆有比似惟眞主無比似萬物之所以有比似者因其有形色聲臭之可指也因其有義理氣數之可擬也眞主不類於形色聲臭不屬於義理氣數將何以爲比似哉眞主之本然清淨無着超於意慮思悟之表不特其本體無可比似也即其妙用亦無可比似不特其功能無可比似也即其爲作亦無可比似試看眞主所造物物皆生人之所造物物皆死即一蟻一蚊

一草一芥無非生活者人有能造一蟻一蚊一草一芥爲生活者乎萬物之中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人莫能似況不及人者乎以是知眞主絕無比似也凡此以上諸論皆藉外物而爲證猶非切近之道也切近莫過於身身之有性足爲眞主定有止一無比之實證也有有身而無此身之性者乎有一身之中而容兩性者乎有謂此性爲如何形象有一物可以比似者乎學者能即自已身中參求有得則認主之理思過半矣

知夫穆罕默德之爲聖也爲聖之至

千古以來爲聖者多矣而惟穆罕默德爲至聖至聖也者德無不備化無不通全體眞宰而爲用者也有宗派焉有感應焉至聖之靈卓出天地未有之先爲萬有理性之宗至聖之身挺生天地既全之後爲萬世聖人之果天地譬如一株大樹至聖其種也又其果也果與種不二也是故天地之大莫不胥其孕育而成有萬聖之靈莫不稟其蔭應而得生詳兄性理圖說是故其形爲阿丹嗣其靈爲阿丹祖其教統萬教而備其法集萬法而成其道卓越萬道而中正與日月同光與天壤同久也經謂凡欲識至聖者先須認其宗派此至聖之宗派也至聖之感應莫可數窮而其超越前聖者可以萬計若珠丸毓秀珠丸至聖身形之種子也不藏于父脊而現于父額自其父之父祖之祖以上至阿丹凡本支傳繼其生身者皆額現其種子若寶珠然母既孕而父額之珠丸隱焉肉印光瑩至聖生有肉印見于胸膛有天使之文云感神光於阿丹阿丹先覺至聖之德之貴每一念及遂有白光自額出以示神應拜丹青於唐主至聖感應神奇有祥兆見于東土唐玄宗使使求之不允往使者摹聖像以歸玄宗懸幅拜之像隨拜而隱皆感應之微末而亦前古聖人之所未有者也至其感應之垂久而爲天下後世據者則有主授之經焉有服教之人焉經册三十而不繁能包總前聖億萬之經其篇百一十而有奇能詳闡幽明化育之旨其理明其義深其文辭高出天下而無與比是則其經爲可

據也。服教之人。功名富貴不能惑其志。異端邪說不能亂其衷。適殊域傳子孫。累世而不易其信。道盛教衍。無往不逼。是則其人為可據也。視其宗派之原委。感應之神奇。為教之正。大自生民以來。未有一人可以幾及。則其為至聖也。可知矣。

集覽　滇南馬文炳至聖贊曰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隋唐之際異端蜂毒鳴羽西方紀卑倒貴主折節于闍黎教道衰綱廢而真傳墮編民稱尊乎釋梵普天長夜目瞽耳聾賢愚為之失路仙神為之靡依日月之明迄今千載而下率土東西遵聖人之化見其男女正長幼序貴賤分親疎途下愚不移或傷何病及膏肓其何傷若世亂紛爭千聖之後元命于先天聖哲天縱鐘靈異于初生德化神奇兆祥光于東土動星辰犯日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萬國服現祥星于天闕感氣而識所生落明月于宮懷盼白雲而知所處照臨之下影不留塵覆載之中心非住世咀怒氣于醜慕掩塵埃于朽骨若其來樹影湧指泉道括天地之機起亡命息塚刑誠回真主之怒大哉聖人救炎災于御囿獄焰于長橋仙神稱頌庶黎而能施貴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屈潔而長往窮神知化復命歸真明非日月所照者遠恩非雨露所澤者深壽莫極于蘇來馬尼富莫極于聖人道莫極于天人之道與天壞久與日月光誕敎有時而盡富有時而窮聖人之道與天

則念不專。虛而不專則易至於疑。不明主旨
比之理。則念雜。念雜而邪知惡覺起焉。不知
穆罕默德之爲至聖。則向道無由。歸眞無路。
而其念不入於傷門岐逕。未之有也。是故念
者。必全此十制而後可以克其念之功。
聖人曰維念百功之髓。萬善之元。仁者恒念克
終無虞。修道者甚不可以無念也。
髓言其精旨也。元言其根始也。百功資成於
念猶百體資成於精髓也。萬善資始於念猶
萬物資始於元氣也。念固滋百功而統萬善
者也。人能恒念則功成而善足。自可終身無
禍亂之虞矣。百務咸以念主爲本。況修道爲
天人會合之機。而可不以念主爲要也哉。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五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六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較梓

禮拜

拜者。身乎主宰之謂也。日禮五時。密於昭事之
功也。有條例。有儀則。
條例行於禮拜之先。如沐浴冠服等是也。儀
則行於禮拜之內。如頌經躬叩等是也。皆分
後條例乃禮拜所待以成禮者也。儀則即禮
拜之本功也。譬如織布帛。條例猶機杼。禮拜
猶布帛。儀則則布帛之經緯也。布帛以經緯
爲質。待機杼而成。禮拜以儀則爲質。待條例
而成。條例全儀則備。禮拜乃能盡善。條例不
全。儀則不備。則不能盡善以機杼布帛爲喻。
者布帛有經緯一毫絲縷紊亂不得。機杼有
衡軸。分寸安置偏倚不得。工夫當如何細密。
則知禮拜之條例儀則亦當如何周全矣。禮

拜者存心加謹焉。

條例。先沐浴。

沐者洗七竅。目二耳二鼻孔二口一通爲七竅。四肢及兩便。其法用餅貯水先洗手次兩便再洗手次口次鼻次面次臂次抹頭及耳及項次洗足全浴者洗七竅四肢兩便及周身。其法先沐不洗足入盆執餅洗洗先兩臂膊然後沐首先頂次面次腦次項次肩次胸腹至臍復次兩腋兩脇次背脊至腰然後脛下腰下腿膊至踝順次洗之者爲貴洗必先上後下先右後左先前後後周身水到手到三遍乃淨拭用巾二上下體各用其一沐浴必以虛暗處爲尚沐浴之時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塵事勿集于心。凡凡沐浴水必以盡用其餘。

凡兩便有所出或瘡傷膿血外注或嘔吐或病狂或昏暈或寢睡必沐而後拜房後或遺精必浴而後拜婦女月經既止或產後既淨必浴而後拜不然皆不潔人也不得臨拜婦女經產有專書詳細學者當審究明白爲訓閭閻婦孺女咸知當行可止之法以便遵習也

盛服。

禮拜以盛服禮也貧乏或燕居便服姑容慫必須潔重穢沾衣以徑寸爲度輕穢沾衣以徑尺爲度少則可恕過則必浣。重穢者糞溷臢血之類也禮輕穢者凡餲食之獸及一切野禽之糞也禮法中以過度必浣爲主制及度而浣之爲高貴或有謂星墾必不及度而浣之爲聖則浣者蓋慎士之小心而非通衆之法也男子之衣上必過肘下必覆膝婦女之衣自首至足皆蔽無露除面與手凡應蔽之處露其四分之一未可也婦女應蔽之處如髮如項如胸腹如脊背如肩膊如膝腿皆各爲一體于一體而露四分之一未可也男子應蔽之處膝之上膊之下少有露未可也

男婦失衣無以蔽體跪禮可也婦女應蔽之處如髮如項如胸腹如脊背如肩膊如膝腿皆各爲一體于一體而露四分之一未可也男子應蔽之處膝之上膊之下少有露未可也跪禮可掩者則以跪禮爲尚若跪禮仍不可掩者則以立禮爲尚沐浴之時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塵事勿集于心。凡凡沐浴水必以虛暗處爲尚沐浴之時心中沐浴之水不可傾于廁側

潔處

禮拜必以寺中爲尚不能入寺則必擇淨地而禮設地有穢污經日曝乾不沾者可也雨乾則不相入故也若地乾而衣濕則其法與後法同。

用蓆簟而穢污透於上寧立身而禮摹形躬叩可也首屈爲躬身屈爲叩蹲距爲跪若蹲距而衣復委地沾污則仍直立存心于跪可也總之聖人之教活潑通融不容滯禮亦不容廢禮也

正時。

日禮五時寅午申酉亥也寅曰晨禮午曰晌

禮。申曰晡禮。酉曰昏禮。亥曰宵禮。各因其候而命名也。時分初末而其中。即正時也。晨禮初時。曉既發。其末時。則日未出也。晌禮初時。日既昃。其末時。則一物之影有如兩物長也。除原影。晡禮初時。晌時既出。其末時。則日未落也。昏禮初時。日既沒。其末時。則曛氣未淨也。曛氣日落餘氣也宵禮初時。曛氣既淨。其末時。則至夜半也。

正向。

禮拜必以朝堂爲正向。朝堂在天方。吾人居天方之東。則必西向。以而於朝堂也。朝堂各克爾白在天方國。天方者。天地之正位也。其地處四極之最中。拜主處四極之下者。必以朝堂是向焉。蓋以眞主無象。亦無方所。惟於天地之正位朝向之。庶四方禮拜者各知所準。凡寢疾不能移。寢疾臥病不起者或畏讐不敢向。讐乃欲殺害之者。或奔騎於長途。或騎行於泥濘。或有盜賊之恐。衰老之艱。下騎則不能復上者。皆隨其所向。坐騎而拜。以意向西。可也。若涉大荒。或坐舟次。陰晦不辨其方。亦以意向西。可也。

凡騎行。或舟行。先以正向入禮。嗣後任舟騎旋轉。隨向完禮可也。

立意。

立意。虔心致意也。蓋禮拜有時。即晨晌晡昏宵五禮之時也。時有數。晨禮四拜。晌禮十拜。晡禮四拜。昏禮五拜。宵禮九拜數有主制。有聖則。主制主之命令也。聖則聖之常行也。詳見于後禮拜之人。務先虔心對主。致其意。所禮是何時。是幾拜或主制。或聖則。或正時。或補還。然後入拜。

闕一而禮不正也。

以上六條。如闕其一。則其禮不正。

儀則者。先端立。

正身。面西。直立。毋偏倚。毋仰仆。左右爲偏。依物爲倚。身後爲仰。身前爲仆。目矚叩所。

舉手。

兩手齊舉至耳。然後交手束於臍下。右手執左手。以大小二指作圈。束左手之指。其餘三指。平鋪左手背上。舉手之初。誦戒言。是爲入禮。戒言者。戒止一切塵思世務之言也。天方名特克比爾。

頌經

頌眞經也。先頌眞經首章。名曰法體海。次頌篇段長者一章。或頌篇段短者三章。

拜躬。

屈身。平脊手捉膝。目矚足。默致讚言。讚畢。直身。爲立伏身爲躬。不能跪。則臥禮但身然後叩首。

叩首。

兩手伏地。叩首於兩手之中。懸肘虛腹。肘不着地腹不貼髀。足指着地。目矚鼻端。默致讚言。每拜二

叩首。

坐。

膝脛着地。立右足而坐左足。手足之指俱宜指得以西向也。不立左足者。便于穩坐也。手撫膝。目矚懷。默致祈祝。凡讚言。祈詳晨夕功課經中。左右顧。道色闌。乃爲出拜。色闌。乃與人通問候安之辭。禮出拜之意也。衆禮。則屬辭與拜純乎天道。用色闌者。示人事與左右神明

闕一而禮不成也。

以上六儀。闕一儀。則不成禮。疾病不能立。則跪禮直身爲立伏身爲躬。不能跪。則臥禮但以首偃仰低昂。擬形躬叩。可也。若並不能偃仰低昂。則以意會。亦可。每儀升降俱有讚辭。禮拜中。神存心瞻。內慄外兢。毋外慮。毋旁顧。毋搔手。毋舉足。毋作聲。故犯者復禮。禮拜以誠爲主。以敬爲事。若有一毫不誠不敬。便與禮拜之義不合。故凡禮拜必內境醇麗。絶去塵物之想。外貌嚴肅。屏除驕肆之容。無思無慮。無惰無忽。誠敬純篤。致精神於冥冥之中。謹方寸於讚頌之際。而後能盡昭虔對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禮拜何。

一日五禮

一日之中。有五禮焉。五禮始於五大聖人。而集成於至聖者也。晨禮始於阿丹。晌禮始於易卜剌欣。晡禮始於郁訥思。昏禮始於爾撒。宵禮始於母撒。各聖之禮。止於一時。至吾穆罕默德至聖生奉主命令兼而禮之。宵拜後增衛特禮三拜。統集大成。吾人遵循其時。

篤行五禮。兼五聖之功守至聖之教洵萬世不易之典也哉

七日一聚。

天地之數。七日來復。吾人七日一聚禮焉。蓋以省滌七日之愆。又以徵來復之義也。其儀另詳

聚禮篇

一年二會。

月歷十二朔。晦爲一年。一年中有二會。一曰開會。乃齋月後開齋之禮也。一曰祀會。乃禫祀日朝覲之禮也。二會禮儀皆另篇詳之

晨禮四拜。主制二。聖則二。

先二拜聖則。後二拜主制。

晌禮十拜。主制四。聖則六。

先四拜聖則。次四拜主制。後二拜聖則。

晡禮四拜。主制。

晡禮無聖則。何也。晡禮爲時暫。日落不容難以多拜。故只禮主制四拜。然主制前。亦有聖則四拜在守時者。禮之亦美功也。

昏禮五拜。主制三。聖則二。

先主制。後聖則。

宵禮九拜。主制四。聖則二。典禮三。

先禮主制。次聖則。次典禮。典禮。兼主命聖則而集成者也。故此禮。特名曰衛特禮。○總一日之禮。三十二拜。六十四叩。一百七十八贊。通爲二百七十四數。蓋合十月行一周天之數也。

聚禮十拜。主制二。聖則八。

先四拜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會禮二拜。典禮。

典禮。古今之通禮也。禮止二拜。後賢於告論後。復增四拜。曰副功。爲附謝眞主之義。此禮各地有行者。有不行者。按此禮。即明禮。已時之禮也。惟賢學大人所宜遵。而此日則通衆禮之。亦使上下均受其利益耳。

凡禮拜務當其時。務守其中。

時。即各禮之本時。中即各時之正候。每一時皆有初有中有末。禮拜於本時之初。之末。亦爲完禮。但未若禮於中時之爲貴也。一日中

者。五禮之時。各有所爲中也。晨禮乃夜交晝之中。昏禮乃晝交夜之中。晡禮。乃夜之中。晡禮居四禮之中。經云。爾民禮拜。務守其中。其斯之謂也。一曰中者心也。禮拜之人。既端莊嚴肅恭敬於貌矣。必守制其心。毋使思慮旁騖偏著外馳。此義甚善。

日禮可補。聚會無補

聚禮會禮若有失悞。越時則不能補。以見聚禮可以獨禮。越時自補。可也。聚會二禮。從君會二禮。至貴至重其時。必不可失也。一曰日

每日五時五禮。或一時失悞。越時可以還補。

隨衆而禮者也。不容獨禮。故失則不可補也。

禮可以獨。禮拜乃限時之制。並無越時可補之例。經中無此條。聖人無此論。故凡至正時。雖病卧必在頃讚之長短耳

惟大人有明禮有夜功有祀親之禮

大人。乃賢而有學有位之稱。明禮。已時之禮也。日光明著于已時。故曰明禮。

夜功。靜夜之禮也。此二禮。

祀禮二拜。明禮夜功無數。

祀親之禮。二拜明禮與夜功之禮無數。或二拜或四拜或八拜或十二拜夜功有增至二十拜至百拜者。皆不拘。聖人夜功或以二拜終夜。或以百拜終夜。多寡不時。未有定數。只

聖人曰禮拜乃滌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階也。蓋以禮拜有閑邪存誠之妙。拜跪起止。見幽明化育之理。對越趨蹌。寓天人合一之機。禮拜之爲功。微矣哉。

禮拜則塵情盡却。生人之本性見矣。本性見而天運不息之幾與一切幽明兼備之理莫不於拜跪起止間見之矣。禮拜則物我皆忘。

身心之私妄祝矣私妄祝而忠孝廉節之事與一切盡已盡物之功莫不於恭敬對越時盡之矣夫一禮拜而其義蘊包舉之廣大如此其事顧不重哉故禮拜爲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六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七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英葉淇益較梓

齋戒

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每年一月天方以日行一周天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晝夜之一爲一歲以月行十有二月計三百五十四日又三分晝夜之一爲一年歲以步天時年以紀人事故凡屬典禮皆以十二月一周計之每十二月中齋戒一月蓋止食色以謹嗜慾也

雞鳴而食星燦而開

雞初鳴曉未發之時也星始燦日已落之時也凡人誤食於曉發後或日沒前開齋後仍補一日之中省躬濬過自曉發後除禮拜外食色不親諸務不作惟

省察已躬洗滌罪過而已

故齋之日官不聽訟民不列市君不設朝不幸野

凡齋之日官不理辭訟民不列市易君不設朝視政亦不幸野遊獵蓋齋乃無爲之功也物欲塵情悉當屏絕國政民務亦宜休止惟宜潛居省躬滌過或守靜於寺

齋之前必致意

齋之昨夕或夜次必虔心立意吾所齋者爲何齋蓋齋與拜同亦有主制有聖則有副功立意不誠則無功立意不合則亂功是故凡行一功必立一意意也者事功之樞紐也聖人曰萬務本乎意其斯之謂歟

甫月朔見月而齋有蒙則足其前月三十日

是月之朔昏時視月見光則明日齋若有雲氣蒙蔽月不得見則儘足前月三十日於第三十一日齋

齋二十九日而月見開　八齋竟三十日而未見月開矣

齋之定期一月月大齋三十日月小齋二十九日以見月爲例不論測筭蓋測筭者以人度天也見月者自天命人也人度以常謂人之測度日月朔晦乃天道之常也天命以時謂月之隱現早遲乃天命之時也時之義大也齋月天命之月也天命之月付之天命不得以人之測度而專其事也月朔一定者也可以測算而通之者也至其見光也或早或遲本乎冬夏天行斜正之差或晴或晦由于風雲時候之變斜正之差天運之循環也氣候之變造化之時義也順乎循環遵乎時義人道之當然也且月之朔準日之行自古至今止二十九日有奇從無足三十日者苟一準月朔以爲始則齋者當齋二十九日乎抑將齋足三十日乎齋二十九日則于朔不足齋三十日則于朔有餘有餘與不足殆非人所能自擇以處焉者也惟本乎時義而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順天之道承天之運聆造化之命令故曰時之義大也眞主命人以見月聖人教人以見月何嘗曰算也兩國異日而齋者相入則同日而開如東城人于二日起齋西城人于二日起齋東城人至西城西城人方齋二十九日在東城人已齋三十日矣若未見月且未可開待與西城人同開若西城人至東城東城人已完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見月開矣西城人亦與之同開所欠一日或二日隨後補之

愚按諸大禮法經及天文經中言見月一條僅爲齋月與朝覲月設也若其餘月爲

副功齋者。則以見月可也。以月朔可也。經書中于別月爲副功齋不設見月條例可知已。學者不明乎此。而于別月皆以見月爲定。如勤哲卜。捨而邦。以前諸月適值月初陰雲掩蔽。數日不得見月。學者膠滯不盡前而盡後。往後推去。迄至齋月。竟有初五六日開齋者。豈有月于初四五日而始見光者乎。因副功而誤主據典。反容差三四日乎。何學者不若野人之甚耶。

凡疾病或旅途俟後補可也。齋爲善。

疾病危急之病也。旅途離家有三日路者。若在家立意。出行某處。其處距家有三日路纔踰郊廓。即作旅途論。郊廓者。鄉與城交界之市也。遠路歸家。未入郊廓。仍作旅途論。凡此二等。止齋後補可也。若行至一處。立意寓十五日以上。則與居家等。不容止齋。蓋止齋者。原爲途次艱難也。若病中途中。可以照常持齋。其功更大。故曰齋爲善。

婦女行經或產後。宜後補。

並產後另有專書詳之。

乳孕畏傷。後補可也。

婦方乳子或懷孕身重。畏傷其身。或傷其子。開齋後補可也。

誤破一日。補一日。

誤食於曉發後。或誤開於日沒前。或被威逼而開。或藥物浸入。（如敷藥于瘡。滴藥于耳。木浴之時水浸于諸竅。或致吐。）（勉強嘔吐也。）或誤吞金石果核之屬。皆爲破齋。嗣後按每破一日。補一日。無罰。（凡忘記食飲。或不由已吐。或蒙遺。或厌烟蠅蚊之屬入腹。俱不破齋。若兩雪入喉。則破矣。）

故破一日罰二月。

偶失爲誤。任意爲故。凡人明知居齋而故意飲食。或御婦。或任意不齋。則除補一日外。仍罰連齋六十日。若六十日內間斷一日。或故破一日。前齋盡廢。必從復再起。不容間斷。

無能釋僕一人。無能食貧六十人。每麥二觔。

此言故破當罰者。若不能齋。待淨後計日補足。行經復有間斷。綿延無已者。則釋放一僕爲良人。

若無僕。或有僕而不能釋。則食貧者六十人或食一貧六十日。每日饔餐二飡。禮法斷以每日一人。食小麥二觔。無則大麥四觔。俱準此地官秤每觔一十八兩

亡人欠齋按日罰麥如數。

凡亡人囑有欠齋。受業人。當用其遺財。按每一日。給麥二觔與貧。

衰老維難。且罰且補。

凡衰老難於齋者。按每齋一日。給麥二觔。與貧。若衰而復健。或弱而復强。或病而得愈。仍須補齋。

按給麥食貧。禮法之定規也。天方風土多食麥。且尚食貧。故禮法之規如此。若在異地。則以各地所宜之穀。如米如稷之類。俱可。但須準二觔小麥之價。或即以價。亦可

病旅至死。無罰無補。

久病久旅者死。其在病在旅。所欠之齋。既無補亦無罰。凡補罰者。補罰其主制之當然也。齋在病旅之時。非主制之所當然也。故無補亦無罰也。○若于其病後愈一日而後死。或于其旅歸一日而後亡。則按其所愈所歸之日數罰麥如例。

聖人曰。凡物有課。齋氣質之課也。又曰。齋非僅止食止色也。務齋諸耳目身心。故齋之日。不起妄念。不動塵思。舉止唯敬。語默唯恭。

一切不善。嗜慾爲之先。氣血爲之乘。守齋則嗜慾遏氣血羸。非爲妄作。無所從起矣。德性所以養心。而能潤及其身。飲食所以養身。而能累及其心。齋止飲食。正抑氣質以强其心也。心强則明。明則私欲化而眞性見矣。此齋所以爲去邪迸妄防眞衛善之良法也。

集覽　禮記祭統曰。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丘瓊山曰。散齋七日以定之。即祭義所謂散齋于外也。致齋三日以齊之。即祭義所謂致齋于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齋也。其嚴如此。後世齋戒者。唯禁不飲酒茹

董御內而已而于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
當夫太宰告戒之時嚴庭尚爲奏樂而人
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爲毋犯干
齋殊非古人齋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
請行
禁戒

課賦

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斂也凡人執有資財滿貫
應於四什取一以給貧乏踰年一算
資財者可以營運生息之財也如金銀錢貨
之類金銀什物金銀首飾俱作資財住居房
屋服食器用及坐馬耕牛珠玉寶玩無論多
寡不作資財○滿貫者天方以金銀鑄錢使
用金錢以二十爲滿貫每箇約重一錢銀錢
以二百爲滿貫每箇約重七分今即以金二
兩爲滿貫無一十四兩爲滿貫於四十分中
捐一分給貧踰年一計其有擴而充之若有
百千萬億家資者皆照四十取一之數清白
算出無隱
每金二兩捐金五分每銀一十四兩捐銀三錢
五分
凡屬金銀首飾什物鑲鈒等俱準其分兩并
金銀貨價合算
錢貨作銀租者如貨
銅錢貨物俱照時作價若有店房田地或器
物以租取利者俱與貨物同照本物價值捐
課如例

課畜

牛滿三十捐一犍音矣一歲牝牛也四十捐一牸牝牛也凡施頭畜俱以牝者取其可以孳生之義六十捐二牸音貝二歲
二牸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牛三十捐一犍每牛四十捐一
牸
羊滿四十捐一羖音古牝羊也至一百二十一捐二
羖二百有一捐三羖三百有一捐四羖至四百
亦然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羊百頭捐羊一頭
駝滿五頭捐一羊十駝捐二羊十五駝捐三羊
二十駝捐四羊二十五駝捐一駝餘如算
餘增者按每五駝捐一羊每二十五駝捐一

駝。

以上牛羊駝。牧於郊野而圖資生者則如是論。若喂養於家者雖多無課若營運生息者。則同貨物論作價箕銀給之

羔豵無課。有壯必捐

羔羊未孕者也犢牛未卒歲者也羔滿四十或犢滿三十。俱無課。乳駝亦然若羔四十中有一壯或犢三十中有一壯則應以壯者捐之若乳駝五頭中有一壯則應捐一羊。

諸畜營運生息者如貨。

馬驢騾馱負生息者。俱與貨物同作價箕之。

牧於野。喂於家同。

田園所產。抽其什一。

田園自行栽種所產。如五穀果實瓜菜蜂蜜等。無論多少。俱抽其十分之一。給貧。若非自行採所得。無論自然成或燒煉成。俱抽其五分之一。入官。或給貧。掘地得窖物。如金銀錢物等。輪五分之一。給貧。若窖物中有穆民跡記。如本教經書名字等。則如失物不得自用。當訪原人而歸之。不得其人。將以給貧可也。自已無力自用可也。鑛窖之課。父子兄弟若貧俱可受之。開鑛得煤磺硝鹽硃砂寶玉等。俱無課。

彼貸自捐。

凡人執有資財而爲他人負欠當如數自捐其課。若彼負者不償無課若許以將來償。償後有課。

負債無課。

凡人執有資財而負人債。除償債所餘。不及滿貫者無課。

受課者。穆民良人。在生貧乏。一人而兼有此四名者。方可受課。言穆民則外教人不應受。言良人則奴僕不應受。言在

生則既亡之人不應受言貧乏則有滿貫者
不應受。受課財者非人不可。故不以課財起
建寺宇。或修砌橋井及作一切義俠餽贈等
事義。如置義田義宅及置經書於義學等。俠
如爲人謀幹加功贖罪及買盜逬還主等。餽贈如勞來賞賜及慶弔人情等
凡此等類俱不可以課財用之。
先親而後疎先近而後遠
本族父黨母黨妻黨隣里國人依次多寡諒
給之不得送向遠方別城若彼地有骨肉至
親應受課者送去可也

有餘入義庫

若課財多而受者少則除給散所餘將以報
官入義庫。天方聖制國有義庫專納民間課財之餘及無名失物或逃亡家財入之庫以備饑饉無承業者皆入之
賑荒歉或以濟遠來窮廹之人
父子不相與受夫妻不相與受主僕不相與受
父之父以上祖或母子之子以下男或女皆
不相與受課財妾與妻同僕必係買者若係
傭雇或當僕或許贖之僕則可與受若將課
財給與許贖之僕即以贖身可也然必給付
而後以贖不得折算
富者之幼子奴僕不應受他人之課財
父富而子貧子既分有執掌仍是父事故不可
課財若子幼尚不能執掌可以受他人之
受也主人富而奴僕貧奴僕亦不可受他人
之課財因奴僕自無執掌也凡課財必給與
自能執掌自專用度者方可凡所謂富者不
有力或有滿貫財貨不在多財只是稍
受課財者即作富者論

課財不與哈申人尊聖族也

哈申聖族之名也按哈申乃聖人曾祖太王
之號因支裔衍盛即以其號名其族居古來
市之地古來市者天方鄉鎮名也聖人生於
其鄉故後裔仍爲哈申人而稱之者但曰賽
一德猶云世子也
按課財不與哈申人乃居天方法也天方
禮制凡屬聖人後裔及先賢世胤皆月有
俸廩其不受衆人之課財宜也今賽一德
居東土者既無國俸又無供養若云無力
豈惟當給更宜厚
重以尊聖族也

故給與不應受者應復給誤給與不應受者不

復可也
凡給課必先度其人應受不應受若明知其不應受而故意與之應復給若始不知為不應受者而既與之矣嗣後知非應受可不復給也
是故給者必慎受者必謹蒙涸而取其財者罪在不宥
給者受者俱當謹慎給者當令受者知其為課財庶不蒙涸以為餽贈而受課者亦必先度已之所有倘據有滿貫則必辭拒若自昧而取之罪在不宥也
聖人曰凡物有課有所能而施之以濟不能也
財富者利濟貧乏學優者導化愚頑言美者釋訟解爭力強者扶危助弱廣修屋廈以延賓客多備器用以應借貸皆課義也
人惟聚斂之心日盛則其私已之心愈不能已捐課乃衰多益寡之義豁達和衆之心而體乎民吾同胞之義則天下何者非吾之所有而吾所有者又何不可為天下之所有乎此大公無我之象也此天人合一之機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七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沅江馬汝爲宣臣閱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朝覲

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

天闕卽朝堂。又曰天房。天方名克而白。蓋造物設之。以作萬方朝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墨克實天下之祖國也。天方乃天地正位。在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又居墨克城之中故萬方之向朝堂。猶四體之朝心也。人之所以必當親詣朝覲者。返乎生人之始處也。

期月一朝

每十二月一朝。朝之月曰覲月。天方名祖立後哲朝之期。覲月之第八日至第十三日也。

先期備行

路途遙遠者。先期備行。越一二年路者。若有力必至焉。有力謂有車騎盤費往來無阻。考更須有商旅同伴在路不孤者。

比至關受戒。

墨克有五關。禁地界關也。東關曰查惕二里格。乃而剌朊人戒所也。北關曰格而匿。乃納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祝合搏。乃沙目人戒所也。南關曰葉關。關乃耶滿人戒所也。中關曰祖里侯。來搏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凡四方及中土人朝覲者。至關則必受戒。

先潔已沐浴。

未戒之先。潔意精誠。以省其內。盥漱沐浴。以滌其外。內外省滌。所以嚴恪心身也。

易服佩香

去常服。易盛服。須新製。不用浣過。雖炎暑。必複。複音覆。重衣也。雖盛暑也。佩香囊。或焚香薰衣。有髮者屬膏油。盛服所以著威儀也。香膏所以表德性也。

禮拜致告。

正身面闕。虔誠再拜。告其來意。以冀准佑。

誦應辭

應荅天命默契眞主之辭也詳見晨夕功課須高聲誦之後凡登山下川遇騎者俱高誦應辭

入戒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滌首不薙髮不齊髭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入戒十一件乃受戒之法露頂不戴冠巾也裸足不着靴履也黃紫艷色也容臭香囊也香果甘美之物也皆不可用滌首薙髮齊髭剪指修飾之屬也皆不宜事陸地生靈飛者走者山野畜養皆不宜殺即傷一蟻一螳亦爲犯戒當罰若遇惡獸傷人能伏則伏否則羣力捕之死無罰惟魚可取食

服戒衣

戒衣不緣不縫內外俱新製不用浣過不用艷色雖炎暑必複不薰香不膏髮戒衣并上下二件爲戒者之所當遵也凡十一件通爲十二件中有犯一件當罰如例每罰羊一隻

至墨克先朝謁

朝有三曰朝謁乃初到墨克未至覲期而各人自行朝禮也曰朝覲即正期大朝也曰朝懷乃將歸而辭別之也朝謁朝懷惟在四方遠來之人中土墨克人無此二朝此二朝儀與大朝儀同

寓彌拏

彌拏山名在墨克西南郊山下地面平曠厎大祀皆立壇於此山麓有市朝覲者寓焉

飲日飲牲

飲日以飲牲名天方名特日委葉乃覲月之第八日也人各備牲俱於是日喂喊飲水大朝之事自此日始

嚴明王侯官庶咸潔已沐浴

是日名曰識日天方名曰爾里搏日乃覲月之第九日也王侯百官士庶咸潔已沐浴書中凡言潔已沐浴同但潔已乃齋于心尚容食飲齋戒則齋于心而并戒于食飲也

王步履出郊百官士庶從之。

是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出郊百官士庶從其後。

大會彌撒。

自王至於庶民俱集彌撒郊壇之所有違路未至者候齊至。

王登壇告諭。

王登壇諭衆朝覲拜闕大射宰牲之禮及駐蹕諸山踐趨各境之儀並諸功行所以然之義。衆聽而識之。

晨駐爾立法堤。

爾立法堤山名在墨克城外西北三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此山。爾立法堤譯曰識山葢人祖阿丹與其后好娃氏既離復會相識之所亦大聖人易卜刺欣受命初識朝覲人必先駐于此以爲入覲之首行。

正儀面闕時或高誦應辭。時或恭默念主。

此在爾立法堤所宜行之禮也。

暮駐母子得理搏。敦厄反

母子得理搏山名在墨克東北二十里。與爾立法堤相距二十里。王於爾立法堤事畢帥衆駐蹕於此。其儀如上。

厥明歸彌撒。

是日即大朝之日也。天方名遜穆納令爾。

大射。

王帥衆會射於彌撒。

凡三射。

三射每射七石。每石致讚。心平體正。各繹己志而射。射不用箭而用石。因箭爲輕浮之物石爲堅重之物。射石示其志之堅重如石也。

初射中射。射於本山。終射。射於爾立法堤。

本山彌撒也。爾立法堤譯曰終。小山也。以終射得名。附彌撒旁之西首。

止應辭。

射畢止應辭。後不復誦。

宰牲。

俱集郊壇。各宰其牲。宰牲之儀見禮祀篇。牲肉分食衆

貧。自攜歸去亦可。然以食貧爲貴。
開戒。
宰牲既畢。去壇歸寫。除戒衣薙髮齊髭。剪指。
取修飾。
齋戒沐浴。盛服佩香。
此云齋戒。乃除去冠裳之戒。而服止食之戒
也。將入覲。潔心身。服朝服。帶容臭。或焚香薰
衣。
弁冠入覲。
弁冠王侯四民之常服。用弁所以昭敬也。按天
方禮制。王侯百官士庶等級既差。冠裳自別。
而于敬事主宰。燕居禮拜。以及禋祀朝會之
時。皆着弁。所以示品雖不同。而其敬一也。王侯百官士庶。次第入
覲。
撫石。
闕庭之南。有巨石一片。縱長一丈。橫廣五尺。
高去地三尺。其色玄。自天降也。故名玄石。又
曰天石。凡朝覲人至闕庭。先必撫石。以示信
道之堅重如石也。
周廻克而白七匝
克而白即闕庭。規模高廣。另有記。其上有罩。四
圍有幔。皆錦綺造成。朝覲人遊於幔外。自故
垣外起。周行繞故垣外至玄石止。爲一匝。七
匝而止。故垣者古朝堂之舊址也。古朝堂倍
大于新朝堂。因洪水淹没後易卜刺欣聖人受命重建。欽而小焉。其故垣基址仍
存在新朝堂之北。遊克而白者。必遊此垣之
外。
每過石必撫。
遊克而白七匝。每匝過玄石必撫之。撫之之
法兩手平覆於石。反舉而以口親之。反舉謂
上也。掌向
每遊行必讚。
凡遊行。必讚頌念主不輟。蓋既入禁地。則念
主讚主。應無止息。然口讚或可暫息。心念不
容暫離。
臨位禮拜致祈祝。
位。乃古聖人易卜刺欣功行之位也。在克而
白外。正面二十步許。凡朝覲人遊庭畢。則臨

此位拜主。告主申其懷。凡二拜。四叩首。主首班。百官士庶次第繼其後。不能入班。隨地從之。遲至則獨自禮之。此與開祀二會之禮同。但二會之拜失仍可獨禮。蓋因路復禮此拜若失仍可獨禮。蓋因路遠難至。且爲人生不易逢之會耳。

出至索法。登絕頂。仰天面闕而讚。而頌。而告。默致已衷。陳其志。之所在。

墨克城外。附郭有二山。一名索法。在城東首。一名默爾襪。在城西首。兩山對峙。如雙角狀。兩山之間。曰白土泥川。川之兩界。復有二巔。各去山百步。蓋以樹燈火者也。凡朝覲畢。王帥衆。由色朗門出。色朗門猶此云南安門。至索法山。登絕頂。舉首向天。正對闕庭。奉手告祝。各人默致其所懷。或爲赦過。或爲准功。或爲栽培道德。而不致傾覆。或爲保庇志誠。以安於永久。凡屬善念。皆可求也。既畢。下山。凡上山下川。俱念主讚頌不息。

下。徑白土泥川。趨於兩墩之間。

昔易卜剌欣聖后哈哲姆氏。初生易司馬儀。不得水。因覓於兩墩之間。奔趨往復七次。終不得乃歸。見流水自儀足下湧出。即今滲滲泉也。凡朝覲人至此。必奔趨往復七次。蓋以思古聖人功德之盛云。過墩則緩行。

解見於前。

復入拜闕。悉如前儀。

下默爾襪山。復入宮城。撫石遊庭。禮拜致祈。祝。悉如前儀。凡先後祈祝。不得相異。若先有歸彌拏

厥明。復射。

朝覲第二日也。自王至於士庶。復大會射於彌拏。如前初射中射。

翌日終射

朝覲第三日也。終射於爾朊白。此一射候齊會射可也。各自先後射亦可也。以朝覲事畢。

各有歸程之務云。已。

朝覲之事畢矣。

歸必辭朝。

卽所謂朝懷也。臨歸時仍復拜闕。禮儀悉如

大朝。但大朝乃王率衆隨從而朝。此則聽各

人自行朝禮。

謁陵。

大聖人穆罕默德之陵也。陵在默底納城。去

墨克正北三百里。陵地縱廣二十里。松栢椰

樹。交榦而生。盤連不絶。颶風至此則息。飛鳥

遶空而度。走獸從不踐跡。無遺垢焉。其墓乃

天生祖母綠寶石造成。塚旁砂石。得其蔭色。

亦如之。謁陵人取砂石攜往他方。奉爲至寶。

墓頂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可望於百里之外。

至今如故。衛陵軍士四千人。凡朝覲人三朝

既畢。將歸時。必來進謁。禱祝於此。

探泉

卽滲滲泉也。在墨克城內易卜剌欣聖位寢

殿後。其水甘香清冽。朝覲人將歸。盥漱其上。

少飲。用器貯水攜之。祛邪愈瘋。療諸疾。辟惡

獸。藏之海舟。遇颶風。以其水灑之。風浪頃息。

復詣闕。撫幔。拊擗慟然。鞠躬而退。

幔闕庭之幔也。拊擗以手捫心。悽戀不欲舍

去之意也。慟然心有所不安也。凡出朝必面

闕鞠躬。反踵而退。

按闕庭之幔錦紵造成。厚寸許。顏色千狀。萬國所希有也。每年一換。王命頂爲製造。

待朝覲日去舊易新。朝覲後將舊者裂

按朝覲人數作塊。每人分給一塊。珍護以

歸。爲朝覲之徵云。

經曰。穆民必朝。路艱可待。傳曰。路塞乏用。無親

命。廢疾可無朝。

凡屬穆民。俱當朝覲。以完主命五功也。但路

途艱塞。或無盤費。或父母在堂。或因疾殘廢。

道行經云。朝之爲言會其紛散而返乎其本也。

省親親賢閱心。念主其亦猶之乎朝也。

父母生身之本夙夜省視居家之朝也賢學明教之本晨夕親近在境之朝也心百務之本動定撿閱當體之朝也主宰萬化之本語默思念至切之朝也凡人不得朝于天方遵此數事亦可以當朝之功矣既得朝於天方遵此數事可謂日日朝時時朝終身無間者矣

集覽 明朝世法錄曰天方國有寺其寺分爲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可容數萬人四方本教人雖一二年路程者皆必至朝覲禮拜焉

紀錄類編曰其寺名克而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用白玉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九柱後一百一柱左一百三十二柱右一百三十五柱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五條爲樑以黃金爲閣其墻壁皆是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馨香不絕上用錦紵爲罩罩之蓍二黑獅子守其門其門堂之左易司馬儀聖人之墓其墓俱是綠撒不泥寶石壘砌之長一丈二尺高三尺濶五尺其圍墳之墻以黃甘玉壘砌高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座塔宣傳禮拜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以玉石壘造整飾極其華麗

天方朝堂賦畧曰夫朝堂者肇基于開闢復創于中古廓寶玉而爲庭揉襍香以爲士華榱丹陛實天下之偉觀香棟金簷誠古今之勝槩深宏淵靜崇巍高堅鳥飛飛而空過纖垢不遺日炯炯而中懸層欄無影憑識承天之聖智足見丕世之神功垂雲聳漢揭露飛霞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中裔廻中海之競流拒崑崙之險阻天地所鍾衆入極而拱向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八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九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　金學舒董醇參訂

楊斐蕊樹玉較梓

古而邦。篇附開齋會禮

馬明道信篤

山左　李持中恒一　仝較

焉有禮記之禮以事天禮之爲言潔也

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

而邦。蓋亦有潔已以希臨格之義考其

名與禮記畧同。究其實義則別有寄也

古而邦。潔已爲禮以希臨格於真主也

古而邦。朝覲同義。總以求近乎主也。但朝覲

乃親詣天方之禮。古而邦。遠人不得至天方

而於各地所行之禮也故其儀制多相彷彿

焉

其爲禮也。系於三事。大贍禮也。會集於郊也。宰

牲也

大贍禮。恭奉主也。會集於郊。統合衆也。宰牲。

以牲之血淨。示已之私淨。藉牲之順德。獻已

之純德也。

自王至於庶民。一體遵之。

古而邦。自王至於兆庶者何。乃至聖之教。合

上下而一於敬之義也。蓋人有尊卑而主則

惟一。詎因名分有殊。而遂二其敬事之誠耶。

故民與王同古而邦。質非僭也。

凡有執掌。施厥牲費。男女大小同。

執掌論資財。并其副餘。得有滿貫者。即當遵

禮用牲。不論其爲男女大小也。資財者。金銀

錢貨之類。副餘者。除日用所需而附置之物

也。如積糧閉宅田園珠石寶玩之類。計其所

值滿貫者。即應用牲。此典論滿貫與天課之

滿貫不同。蓋天課只論資財不論副餘。此典

則兼副餘論之。至若無資財有副餘值得滿

貫者。亦當用牲。不可廢禮也。

父子不相代。夫妻不相代。父代子祀用子財。夫

代妻祀用妻財

此言各人行祀各人任之非可混爲相代者也雖父子至親若子有執掌父爲代祀亦必以子財用之雖夫妻至密若妻有執掌夫爲代祀亦必以妻財用之不可以私親蒙溷也

婦女無瞻禮無集於郊

婦女之事尚隱故無大瞻禮無大瞻禮故不集於郊也若婦女自有財物執掌則只有牲費之責

先期備牲牲尚畜不用野

尚畜惟牛羊駝三項可用餘項如麋鹿獐羜禽屬俱不用

駝曰大牲牛曰少牲羊曰配牲

駝風畜故爲大牲牛土畜屬地屬地者原供人用故爲少牲羊以作祀便民也一夫之用也以副二牲故爲配牲

牲必壯

羊壯過一歲者牛壯二三歲者駝壯五六歲者不及壯不用

牲必全

生而無角無耳無尾勿用損角損足失耳尾三分之一勿用無齒者勿用若能食草姑用可也

牲必肥

瘦癩瘋瘸瞽疾羸弱不能行於祀壇者俱勿用

牲既足覆以巾

凡備牲作祀擇既定即覆巾於背以爲識示隆重也

勿摘毛勿穀乳勿以耕負勿用孕

凡牲以作祀者善哺喂不得剪取其毛不得擠瀝其乳亦不容用以耕地負物如牲毛自落乳自滴則以所落所滴施給與貧牲有孕宜易之若已產則并羔犢而合祀之不易可也

牝貴於牡黃貴於黑。一肥貴於二瘦七羊貴於一牛。

牝性靜順。黃色美觀。肥取健意羊取馨香。須健壯。故用二瘦不如一肥。貴全美。故七人共宰一牛不如每人各宰一羊。

得肥須去瘦。

始備牲瘦纔而得肥者則用肥者去瘦者。十錢買牲貴於千錢給貧。

十錢言其至賤也。人有私愛恤牲寧施錢財。不用牲者不忍於宰也。殊不知雖以千錢給貧。未及十錢之牲之當於禮也。恤牲而舍錢。是狥私而廢禮矣。

上戶以駝。中戶以牛。下戶以羊。

宰牲之禮。諒各人之力不顧職位之高卑。惟計執掌之多寡。故上戶巨富之家雖一人宜用一駝。中戶多執掌之家雖一人宜用牛。下戶僅得盈貫之家一人用一羊可也。不及滿貫者不稱戶。

羊一人牛七人。駝同牛。

一羊作一人之祀。一牛可以作七人之祀。七人而後用牛也。三四言其盡數也。非謂必七人用一牛。更善至若巨富之家雖一人亦宜用一駝也。駝與牛同。亦可以七人共之。

駝也。八人共一牛。未可也。須按人丁增之。如二人則用二羊。八人則用一牛一羊。九人則用一牛二羊。十人則用一牛三羊。餘者增算至如十四人則用二牛。或一牛七羊多則又增不得苟減。此皆就下戶說。僅可完禮之法也。

大祀三日。

大祀限期三日。卽觀月之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也。其日與朝覲日同。朝覲在天方本國。大祀則在各方。因遠國有不能來至天方者。

祀於初日至善。有阻。則二日。二日有阻。則三日。

凡祀必於三日之初日爲至善。若初日有疾風暴雨或震驚大故諸阻。則祀於第二日。若二日又有阻。則祀於第三日。三日後復有阻。未可祀矣。但宰牲於其家可也。不必會集於郊。若有大寺。可以容衆。瞻禮於大寺可也。凡人旅行。或忘失祀期。越三日。不必祀矣。

是日王公百官士庶咸潔已整齊。

潔已所以修內。整齊所以飾外內外修飾。以臨大祀。致誠敬也。

齋戒沐浴。

此二者潔已之法也。齋戒以潔心神。沐浴以潔身體。

盛服佩香

此二者整齊之法也。盛服以著威儀。佩香以表德性。人含德性。如木含馨香馨香不顯。則與衆木同。德性不見。則與庸衆同。故曰佩香以表德性也

咸着弁。

自王至於庶民皆着弁。

王步行至郊。百官士庶從之。

祀之日。王不設儀衛。不乘輿輅。步行於郊。天方各國凡行祀禮。必於郊野。如居異域則祀於寺。然一城中有數寺。必會禮一寺。不可各寺分禮。

登壇

祀所之壇也。

王首班。公侯後之學士後於公侯。庶民後於學士。

此分班之序也。

贊教申禮。

贊教又後於庶民。揚聲諭禮七遍。近制贊教七人。諭禮九遍。或贊教九人諭禮七遍。都爲六十三贊。蓋取聖壽六十三歲之吉云

咸起立。面闕而拜。

此拜名曰祀會。天方云二一凡二拜。闕即天德頌子哈

闕朝堂也。雖居異域。必以朝堂是向。

致意。

致其祀會之意也。心致其意。爲主制。口誦其辭。爲聖則。

四舉手。

一切拜中。止用一舉手。惟會禮。用七舉手。先一拜。四舉手於頌前。後一拜。三舉手於頌後。初舉手後。拊手默讚。二舉三舉後俱垂手。四舉後。拊手聽頌。其第二拜。每三舉後。俱垂手。

勿拊
每舉大讚。
首領者揚聲大讚衆人恭默從之。
獻頌。
四舉手後。首領高頌天勅。衆人恭聽。
躬。叩。再叩。
一躬二叩。此爲一拜。
起立獻頌三舉手。躬。叩。再叩。跪坐。
此爲二拜。
默致祈祝。
左右顧。道色闌訖。
跪坐中默致所祝。祝畢。左右顧。道色闌是爲
拜終。凡拜中一切躬叩禮儀。隨首領之舉止
升降。衆人從之不得先
告諭。
拜畢。首領登座。座在祀壇上
禮及宰牲之義。左側面下　告衆以祀會之
王出衆出矣。
首領告諭畢。出壇。衆人亦從而出。

歸者異途
赴會之人歸路異其來路。畏遠者聽之
返第宰牲。
天方之禮。卽於祀壇宰牲。今處異域。則各歸
其家。各宰其牲。宰牲在巳午交會之際。蓋會
禮歸來之時也。宰於會禮之先未可。惟野居
之人。不能遠來赴會。禮者宰於是日曉發後
可也
主人自任宰之。
凡祀牲。必主人自任宰之。須利刃。力主人
不善。託善宰者宰之。不得託之屠人庖人。
斷其二喉二筋。
二喉。食喉氣喉也。二筋。附於二喉之旁者。斷
喉以盡其氣。斷筋以盡其血。少斷一筋可也。
少斷一喉不可。
駝斷其臆。
臆。項下近胸處。諸牲皆宰於項。惟駝獨宰於
臆。何也。凡牲用宰者。欲淨其氣血也。駝之氣

血最旺。其性滅最速。若宰於項。則氣血未淨。而性先滅矣。性先滅。則氣血不流。必有停滯於中者矣。其肉為不淨。惟宰於臆。則血去甚速。性未滅而氣血先盡淨矣。一曰諸牲之喉。皆露於項。故宰項。駝之喉露於臆。故宰臆。取其易斷也。一曰駝臆有刀痕可宰。項皮厚毛長不可宰也

牲物區作三分。一自用一給貧。一饗饑親鄰。

區作三分。蓋隨時宜也。非必然之禮也。俱以給貧亦善。俱留自用亦可。俱以饗饑親鄰亦無妨。分作三項所以合時宜也。皮毛可用。用以換經或造器用或賣價以買什物或以給貧或易食類給貧俱可。但勿易食類自食勿以克屠庖工價。骨血埋。埋于深淨之所

開會之禮與祀會同。弟晨食而出施開儀。默致讚言。弗用牲。

開會。開齋之會也。禮制儀節。與祀會同而異者四。一早晨飲食。然後赴會。蓋見月已足一期。乃足十日。故拜而後食也。二施開儀。凡有滿貫財物者。按家屬男女大小僕婢。進教與未進教者。每人施麥二升給貧。傭僱僕婢先給然後赴會。給於前一日不美給於會之後不可。須預備及時散之。若祀會則不用儀。三心中默致讚言。非若祀會之高聲讚頌也。四不用宰牛羊駝。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　楊斐菉淇益參訂
楊斐蒨湘芷較梓

五典

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經。爲天理當然之則。一定不移之禮也。篇分八章。前有總綱。每章後引主諭聖言數條。以証本章之義。又集襍傳數則。以廣本章未盡之蘊。凡主諭則書經曰聖言則書聖人曰其不書者。則襍傳也。

總綱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男女而後人類出。故夫婦爲人道之首也。

天地生物之本。男女生人之本。男女之最初。元祖也。厥生蕃繁衍。互爲配偶。繼主而立極者。阿丹也。阿丹天下萬世人之其父。三世別其祖。四世別其父之祖。五世別其祖之祖。其祖之祖。其後以次漸遠。至不涉於祖父之體。生齒繁衍。互爲配偶。一世別其胎。二世別嫌。由是婚姻有禮。男女有正。而生人之道擴克於無盡焉。

有夫婦而後有上下。在家爲父子。在國爲君臣。有上下而後有比肩。同出爲兄弟。別氏爲朋友。人倫之要五者備矣。

夫婦既立。子女生焉。子女生而上下之品判焉。父子者家之上下也。君臣者國之上下也。上下雖有家國之不同。而爲尊爲卑之理一也。上下既分。爲上者一。爲下者衆。而比肩之等列焉。兄弟同出之比肩也。朋友別出之比肩也。比肩雖有同異。而爲長爲幼之義一也。人倫之禮本乎三。而盡乎五。三者男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五不外於三。而三則約乎五之義。三不外於五。而五則統乎三之名。名義立而道

盡人倫之要無餘蘊矣

夫五者萬物之本也

天地生人德成於倫五倫之禮盡而生人之能事畢矣天地之生義完矣故曰五者萬物之本也一曰萬物即萬行也萬行莫先五倫五倫立而萬行成是萬行以五倫爲本也

夫婦生人之本也

夫婦爲人道之綱修此而後家道正家道正而鄉國正矣故聖人之教五倫自男婦始

父子尊卑之本也

父子者尊卑之所由生也父子定則鄉而長幼國而君臣由是而皆定矣故聖人教人明尊卑自父子始

君臣治道之本也

君臣者治道之所由定也道統於君行於臣君臣之分定而天下歸於至治矣故聖人以平治天下之責歸有位也

兄弟親愛之本也

兄弟者並蒂之果同本之支舉世交遊未若兄弟之近切而無嫌也故聖人教人親愛自兄弟始

朋友成德之本也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長成我者朋友朋友一倫能成四倫之功故聖人教人定交以成德也

修此而後人道盡

五倫之序天理之自然也五倫之道天理自然而流行者也五倫之理天理流行而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者也故其理該萬理事該萬事聖人慮人不能全此五倫因制爲典禮頒行天下後世使人各因其性之所本有以盡其分之所當然斯不愧人爲萬物之靈也聖教立五功以盡天道又立五典以盡人道者天道人道原相表裏而非二也蓋盡人道而返乎天道斯天道有以立其基盡天道而存乎人道斯人道有以正其本天道人道盡而爲人之能事畢矣

夫道

夫盡其爲夫以愛其道五教之禮法以嫺其儀食之義粟以潔其養量豐歉以示寬儉嚴內外以正閨閫無傷毀以永繾綣

禮法即教規念拜齋課事公姑勤紡績育子治饋之類是也義粟營謀合義如士農工商各以本分財帛爲潔也量豐歉者量入爲出勿過儉勿過奢也嚴內外者婦婢不出戶外僕吏及非骨肉男子不入內戶也毀傷詬詈之語繾綣歡洽和順固結不離之意全此五者夫道盡矣

聖人曰以非禮營物而養妻子非愛也

非禮營物者非本分應得之財也或以勢索或以術取爲妻子衣食之養豈得爲愛乎

經曰夫建乎婦又曰豐用寬歉用儉

建立也有養給得宜不使危困之義蓋婦秉柔弱倚仗於夫唯夫能建立之養給稱其豐歉時豐則用寬時歉則用儉非過侈過減之謂也

聖人曰婦有過善言以教之勿輕去

善言徐徐婉喻也去出之也婦無輕出之禮必犯悍惡淫賊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後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道以歸於好此爲夫之道也

聖人曰妻暨僕民之二弱也爾衣衣之爾食食之勿命以無能爲

妻依於夫僕依於主皆不能自立故曰弱也衣之必冬夏得宜毋使我煖而彼寒食之必饔飧同饌毋徒我飽而彼饑至命以事必諒其才力之所能爲如不能爲者勿强命之也

聖人曰夫不私色不吝用妻衆必公其衣食御當夕不易室

私色外婦也用日計當然之費也御內事也妻多者凡衣食寒煖粗細濃淡厚薄必公同一例入御之期必均平有定當此夕不易以彼夕亦不御於他室如是則男無偏寵婦無私妒永和之道也

妻不助我以德仇之不媚我以色珍之

妻稱內助助德也若徒以色媚我不以德助我是將導我於不義也故可讐如不媚以色而助以德賢婦也珍之正所以賢其賢也

勿嫌貧勿憎醜安居唯和非有客必同餐

婦之所貴在德性不在富麗夫之所貴在和愛不在苛擇嫌貧憎醜小人之事也有婦者非有正事必同室而居非有客至必同餐而食不疎其情也

愛妻以德不以色

愛德則彼日攻於德愛色則彼日攻於色

訓婦以父母之事先於已事

娶婦之意爲承先繼後代身事父母也子治於外婦治於內內外倡隨而孝行成焉古人稱爲內相良有以也如徒以已事爲先父母之事則後之殆非娶婦之意矣

婦道

婦盡其爲婦以敬其道五言必遵夫取與必聽命不私出不外見不違夫所欲

遵夫者謂夫之言是固所當遵即或不是亦必姑且順從從容幾諫諫而不聽則更俟他日必不敢違也聽命者謂取夫之物或以物與人必聽夫命不得任意自行也不私出者謂無夫命不得私自踰戶外也不外見者非骨肉至親不得輕與相見也不違所欲者謂夫有所欲不得阻抑其志也盡此五者婦道幾全矣

聖人曰婦專敬以致夫愛夫愛猶主愛夫惡猶主惡也

忿語人事之常反目室家所有但爲婦者一志於敬無絲毫怨忿則夫雖不愛亦將轉而爲愛矣眞主以已之愛惡寓於丈夫愛惡之間見夫之愛惡即見主之愛惡矣何也主命流行以來婦人有當然之則從夫是也猶子之從父臣之從君無絲毫自用亦無絲毫違逆者也禮由主定孰能違之違禮即違主也

逆禮卽逆主也。主之愛在順從。主之惡在違逆。夫因婦之順逆而愛惡焉。主亦因夫之愛惡而愛惡也。此不計夫之是非。唯計婦之順逆。是則見夫之愛惡。猶見主之愛惡之矣。

聖人曰。婦無爲。聽於夫。

此欲爲婦者去其私臆。一當聽命於夫也。

聖人曰。自行取與。功德在夫。過在已。

婦人私自爲善功德歸於夫。而已仍有不告之過。甚矣自行之不可也。

聖人曰。婦行主順。與專敬同意。但敬行於言動食息之間。主順則用於應對命事之際。所適所欲也。

聖人曰。父母疾。不命不往視。父母喪。不命不往弔。

情莫重於父母。事莫大於喪疾。非夫命且不往視弔。況下此者乎。益見婦道以事夫爲重。

順夫爲大也。

夫問不諱。荅。夫召不托事。

夫有問。不可隱諱。卽明言荅之。夫呼召。不可推托。卽隨呼赴之。果有要事。不妨實告。若夫固欲其來。雖萬不容置。其亦置之。

夫命事。不委於諸婢。

事宜命婢者。夫自命之。旣命我。卽當自行。不得復委於婢。蓋敬德在勤。勤易致愛也。

夫怒。不得去左右。察已過。婉容修言。以回其喜。

語曰。婦非至賢。不克完婦道。非至忍。不能稱賢婦。忍不易言也。人能忍之。我亦忍之。非忍也。忍之而默默避去。非忍也。必不去其左右。婉容愉色。柔言修飾。回夫之怒。直至喜動於心。形於色。返乎其初而後已。斯乃爲眞忍也。安得天下盡賢婦而與之言眞忍哉。

婦美美德。不美美色。

君子之美婦人也。美其德而已。不美其色也。彼徒以色爲美者。陋矣。

婦有大德二。不私。不妒。

不私不妒尊常事耳謂爲大德何也蓋二者爲近今之通病婦雖賢且不免安得不稱大德平正物以希爲貴之意

居貧困而守禮遭患難而無怨

禮易行於富有而不能不嚢於貧困之時心易安於逸樂而不能不變於禍患之日誠爲婦者知以從夫爲順雖居貧困而不違禮處患難而無怨尤婦德可以稱厚矣

婦從夫守約事姑

從夫命守夫約勤事公姑也

婦謹言夫無憂婦謹行夫無辱

婦人口舌實爲是非之端婦人放恣卽爲敗家之漸故夫之憂辱關於婦人牝鷄不可司晨也語曰讒婦天下之毒妒婦丈夫之疫可不畏哉

女自十歲始除伯叔同胞兄弟母舅卽不應見

女子十歲而品格定非同胞至親不應相見如伯叔父之同胞也兄弟身之同胞也母舅母之同胞也則皆可見不然畧涉疎遠皆其所宜避者嗚呼見且不可而況相與授受乎授受且不可而況相與同器共席乎聖人之教其謹於男女者嚴矣哉或曰婦女所不可見者乃可與爲婚者固皆可見乎親則易亂物近則難防卽同胞伯叔母兄弟相與接見亦所不得已焉耳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一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　楊斐菉淇益參訂

楊斐蒨湘芷較梓

父道

父盡其爲父以慈。其道十。謹胎教命美名。開乳報牲。防患害。潔衣食。嚴教訓。擇師董學。量才授業。及其長也。男婚女嫁。而爲親之道盡矣。

父母初孕。即節欲制情。檢身習禮。無妄作。無非言。惡聲亂色。不入耳目。非其飲食不入於口。益於性情者從之。賊於性情者去之。如是。則神清氣定。而子得其養。是謂胎教。及其生也。一日開乳。子生一日。先食以甘物。或蜜或棗。然後乳之。三日命名。子生三日。父母命名。必以美好字。或貴物名。或聖賢名。男用男名。女用女名。勿以天地四行名。勿以草木鳥獸名。勿以賤名。七日子不同父名。弟不同兄名。僕不同主名。七日內父母宰牲報主。以謝報牲。子生七日。內父母宰牲報主。以謝生子之恩也。男子二羊。女子一羊。覘其疾痛。防其患害。衣食務潔。教訓務嚴。擇循良之師以董其學。量其才能而授之業。天方之禮。子習學至十五歲。視其資質何若。性情何若。能學者終學。否則爲農爲工爲賈。各因其才而授之。不可固執于一業。蓋人生各有志。即稟于造化之本領也。順之則易。拂之則難。嘗見人家子弟。魯鈍不靈。父母必欲令之讀書習經。以圖進取。又或儘堪習學。而父母反驅之市井。俾殫意經營。以致貿貿一生。終于寡就。凡此皆不能順其所稟之過。欲成就子業者。尚其審。

男長爲之婚。女長爲之嫁。男長以二十歲爲限。女長以十六歲爲限。一日皆以知情爲限。不及期而婚。傷子。過期而不婚。父母有過。語曰。男大難制。女大難防。爲父母者其可忽與。全此十事。而爲親之道盡矣。

傳曰。惟天地代主育物。父母代主育人。父母代天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爲勝。可不盡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傳言天地父母。皆係代主而生化者也。第天地之所生化者物也。父母之所生化者人也。人靈於物。故父母之功。較天地爲勝。可不盡心栽培。審才授業。以各成其志乎。

聖人曰。父母其繼眞主而生人乎。男女必同育。聰拙必同愛。教之以禮。授之以業。習射灑以防不虞。漏渡也。食之必以潔。衣之必守分。以布勿以帛。

父母若知其爲繼眞主生人則知凡所生者皆眞主之所命也或男或女或聰或拙無非眞主所與惟承順眞主之命而愛育之且宜教以禮儀授以藝業使習射灑水以防不虞之患食以潔教以右手衣以布勿以綢帛如此則父母生育之道斯完矣若以所生不合而怨憎子女也是怨憎主命也烏乎可也

聖人曰勿以男喜勿以女憂惟男暨女眞主所寄命也

今世之人每喜男而憂女其以男可繼業而女不能承家耶男可營謀而女無所取益耶吁何所見之淺也予嘗見富貴之家有敗子矣未見敗於女者也忠樸之家有蕩子矣鮮有蕩於女者也是男亦不足恃女亦不足畏矣況男與女原有分定非喜之則來憂之則去可以由我者也惟知其皆眞主之所寄命則男女同視無煩憂喜矣

形有男女禮有嫡庶所出同也其愛宜均

正室所生曰嫡姬妾所生曰庶雖有男女嫡庶之殊而同出自父則愛宜均均其愛者同其恩也同其恩者一其生育之道而無偏也

夫教有三胎教於生前禮教於幼習學教於少知失於胎教則氣質不純失於禮教則言動無節失於學教則德行無成教而不善子之過也不教而不善父之過也

胎教先天之教也禮教學教後天之教也先天之教本也後天之教末也今人既忽其本又失其末奚怪氣質不純禮貌不周性情不善哉爲父母者誠欲成全其子亦先自盡其教可也

子習學豐其衣食倍其用度使無紛志於營謀學爲衆業之尊有子營藝有子習學則習學之子衣食用度當豐於營藝之子所以重學所以使其心無外慕乃得精於所習也（聖教重學）如此而今人視習學爲餘事不特不能豐之倍之而且減之薄之使其給用不贍反資外

慕傚求以至有見利不顧義者風斯下矣何怪乎學業之難振耶凡父母之愛子學者東家之待來學者皆當日復斯言以爲學之助勿謂習學宜苦苦自苦也非苦之也

無誇譽無姑息富教以禮貧教以節以克成夫性德斯慈愛有方也

父母知用慈愛而不知慈愛之方則慈愛反爲禍害矣誇譽姑息常情之慈愛也豈知誇譽則長其狂妄姑息則恣其惰慢狂妄惰慢則事業不立豈非禍害之大焉者乎惟嚴之以教又於教之中各因其時當富貴教以循禮使無驕奢當貧困教以守節使無諂瀆則成功以漸而立德有基矣是所謂慈愛也彼以禍害爲慈愛者何其悖耶

子道

子盡其爲子之道十敬事而順潔誠而養奉以親身執守良業勤於學而敏於善不危其身不辱其名奉父母於無過親在從其事親没守其愛

敬小心翼翼無怠無忽也順無違潔精純誠實也親身凡事以身先之也良業務本也勤學敏善近正人行正事也不危身者不登高不臨深也不辱名者大而刑憲小而物議微而衾影皆所當慎恐貽父母惡名也無過者奉親於道也從其事者奉於生前行其志也守其愛者謹於身後保親之所愛也全此十事方盡爲子之道然其要在於一敬餘皆由敬生依敬立因敬成者也故經文直以敬爲孝行之首蓋敬於靜則無時不盡其心敬於動則無事不竭其力敬於生前敬於身後擴而充之事無盡量時無終窮皆孝也皆敬也

經曰爾民報主曁爾雙親

經言報親次於報主者示報親之重也木有本水有源吾含靈成形之本源惟主與親則吾之修身盡性無非尊源報本之誠故言天道莫大乎尊主言人道莫大乎事親盡人道即是盡天道未有盡天道不始於人道者也

聖人曰孝有三重焉。敬身。愛人。喜近賢學
孝之所重者三。敬身則身不處於有過。以無
過之身奉親。有不盡其誠敬者乎。是敬親之
誠由敬身始也。能愛人則人之愛我者衆。愛
我者衆有不以愛我之情移愛於吾親者乎。
是一人所愛者淺而衆之所愛者深也。喜近
賢學則交處有道禮義有所勉邪僻有所防。
自不立於卑暗亦進父母於高明矣。斯孝之
至也。事親者不可不知所當重也

聖人曰事親而不識主不體聖不親賢居而無
業。愚而不學雖孝弗稱
天命聖則賢行所以孝親之法也。不識主則
不知天命爲何禮不體聖則不知聖則爲何
事不親賢學則不知賢行從何修一切不知
流浪一生。弁昧一世。雖有奉養何足以稱孝
哉

修身奉親。光顯祖考。啟迪後人。父母有過。婉言
愉色以諫之。悔孝之至也。是要在乎學

萬務以學爲要而事親爲尤甚。蓋守身爲事
親之本。不學則不知所以修身。何以事親乎。
惟處心好學身入於正。能正身事親則親悅
矣。親悅則德成名著。我之祖若宗因我之賢
而益顯。我之子若孫遵我之訓而皆善。設父
母有過修身以諫。父母自翻然樂從。不失其
身而事其親。斯謂之至孝也。然學立而行至。
行至而德成。故曰在乎學也

子事父母猶奴隸之事主人不緩命不改委非
身所能則請命僕協爲之
奴隸之事主人也無緩命無改委子事父母
亦當如是。父母有命必親身行之。若所命重
大非一已所能爲則請命僕人協爲之允命
則已不允仍是自行不得私心委僕恐父母
不悅於中也。母方胎我。艱苦備嘗。母方產我。
我唯恐有疾。炎日不去懷。及乳我。惟恐弗充育
之恩。皆父母親身爲之。爲人子者。雖捐軀用
命莫能報其萬一。乃有給之以月費委之于
奴婢終日一至省視數日一候寒煖猶若有
不得已者焉
足稱孝哉

親扉未啟。不敢叩。無事則洩返。有請立而待。有命聲息以聞之。勿敢窺。

扉室也。子至父母之室。門未開不可叩。無事且歸去。有事請命。則立於門外俟開門。然後請。若奉命至。則作聲以聞於父母。如所命者急。必啟戶召入。聞聲而不開門。則知所命非急也。立而待焉。毋內窺。

父母之前不誇勇。不式力。不矜言。毋噦噫。變聲毋跛立。毋箕踞。毋睇視。咳涕必反面。嘔則起而去之。語必視其面。父母命。唯而進。安所適。終始其命。以悅親心。

誇勇逞能也。式力拽重也。矜言衒才也。噦噫飽食氣滿而嘔聲也。變聲語言失常也。跛立偏足邪立也。箕踞盤足傲坐也。睇視邪目褻視也。皆不敬之貌也。時有咳涕必反其面胸臆欲嘔。則起身避去。皆示敬也。凡對父母言。必視父母之面。父母有命。則隨聲而進。安者無勉強貌。謂父逸領命。終始其事。以悅父母之心也。

親在不遠遊。不從征。不履危。不涉海。不以無事而臨大川。不因財利而輕去其家國。

者子不危其身。凡此皆置身危險者也。

父母在堂。子無私事。

父母身之所從生也。凡我之所有。則皆父母之有也。何可私。身不可私。況事乎。事不可私。況衣食財貨乎。於父母而私。衣食財貨者。禽畜不若矣。

拜中聞母呼。必應入寺。聞親疾。則歸。

功課莫大於禮拜。若拜曰父母呼必應入寺。之際。尚未禮拜。聞父母有疾。則歸禮拜入寺。猶以父母之事為謹。況瞑暇。時乎。

父母之喪。貧富貴賤。不違於禮。量力而行宜也。

愛其所愛。親其所親。

生養死葬。人子之大事。不可因貧富貴賤。有違於禮。但稱家有無。以適其宜足矣。貧者賤者不得過。後過減。富者貴者不得過。後過減。

皆違禮也至於父母既沒凡其所愛吾亦愛之凡其所親吾亦親之則父母雖亡仍若未亡而孝思永矣

一齋曰父子天性之親也五倫中惟父子尤重人於此一倫不眞則一切皆假于此一倫不修則一切皆漏聖人之教亦教人以尊卑禮法之有可言者其無容言者在乎人之自盡而已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一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二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陳祖孝翼後參訂

楊廷桂木天輳梓

君道

君盡其爲君以仁其道十一曰體主二曰法聖三曰敬賢學四曰親百姓五曰廣仁惠六曰正法度七曰燭姦八曰從諫九曰日省已私十曰時察民患

仁者具衆理該萬善推其德意無所不及之名也體則曲承其心順焉不違之謂法猶則也法度者凡國家之禮樂政刑皆是也燭明察也惟主至仁故君道必以體主爲先聖則宣主命令而足爲表率者也故法聖即次之然必親師取友而後體法之道盡故敬賢學又次之百姓者君所與共此國者也故親百姓又次之仁惠者君所以厚此百姓者也故廣仁惠又次之至於人君所賴以經此國者

惟法度所慮以害此國者惟姦邪法度不正則下民失守姦邪不去則君心易惑故又以正法度燭姦邪次之若夫諫也者更大君遷善悔過之源也諫不從將剛愎自用掩過飾非主何由體聖何由法賢學何由敬而百務何由視故從諫則又次之由是而進省已私察民患則君德愈清明民隱愈周悉仁道全而君之所以爲君者盡矣爲仁之道十其最先曰體主既曰體主則無不仁矣而又曰法聖敬賢等皆不過從體主中推出者也蓋主何以體法聖即所以體主也聖者主之表也聖人既往敬賢學即可以見聖也賢學者聖人之遺派也人君體主有不能盡則必遵聖法以明之聖法有所不悉則必從賢學以講求之講求既明遵而行之由此可以法聖即由此可以體主而爲仁無難矣至于親百姓廣仁惠則爲仁之効也正法度則爲仁之方也燭姦不使小人立于朝從諫不令過失掩于已則爲仁之力也日省已私則謹天理遏人欲而一身治時察民患則興利除害拯寃捄溺生民樂而天下安此則爲仁之至也仁至而君道全焉體主之能事畢焉

經曰呼達五德維予命汝爲天下后斷民以理勿縱私私則迷路惟諸迷路於有凶罪

呼者詔而戒之之辭達五德天方后名也予眞主自謂理天理也眞主嘗呼達五德而戒之曰維予命汝爲君凡聽斷民事務依天理勿縱私欲私則昏昏則是非舛錯迷失正路予且將罪汝矣可毋愼歟經訓若此則知人君之有天下乃眞主命之以治天下也必遏聲色嗜欲不敢居位以行其私則天下無不長治而久安矣若主以天下付之后而后以爲奉已之資安得不諄諄然惕之乎

經曰維主命汝公惠親親止虐惡有畔厥命諄哉汝其欽哉

此亦述眞主告戒人君之辭公則奉主無私一切聽斷賞罰不出已意惠則萬民有賴一切災疾苦役有所拯恤親親則黨族和同尊於我者敬之等於我者愛之卑於我者育之由親及疎推近至遠而百姓皆知勉於孝弟之風矣此三者眞主之所諄命也恣情無度謂之虐任法無恕謂之惡違禮背義謂之畔虐則傷身惡則禍民畔則亂理此三者眞主

之所切禁也人君遵其所命而防其所禁可以無過矣

聖人曰王者眞主之影生民之庇民枉賴以伸

王者代眞主以治世者也王者體主若影之隨形動靜曲直毫無異焉主欲庇民主欲無枉民主欲無屈民而人君一能體眞主之意以庇之民有受枉法者亟用聰明忠愛以理之民有被屈害者亟須訪察咨詢以伸之是則影之義也是非聽其臆斷賞罰隨其私情影不隨形民何賴乎

聖人曰君民者民之役一夫有失君之責

天下莫尊於君亦莫勞於君身居九重富有四海尊也而心必常周於天下哀煢苦獨痛疾嘵嘵之間一夫不得其所輒引爲已責非勞也乎是則爲君之身雖尊而心實勞也吏役於官臣役於君君役於天下役者勞苦而心愈勞位愈大而慮愈苦庶民飽一飡而終夕安枕惟君負天下之重日理萬幾而寢食不安其心之勞苦爲何如諺曰子民憂勞在一食國主憂勞在一世君責之重愈可知矣

聖人曰天下與異端可守也與枉法不可久也

此一節其言枉法之害也蓋王者所以明治也王者明於治雖政教殊異猶能守其國若用枉法則非鞏固之良圖也

人君之治先已而後人

君身天下之本本治而末卽隨之故治人斷以治已爲先

聖賢君已不必君人而人心自服

此一節乃正已而不求於人之意蓋天下人情至衆也人君以一身而欲天下同歸於治不必遠務冰求惟以君人之法君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人心自服天下自歸矣體天下人之體心天下人之心人安卽我安危卽我危

人君爲天下之主須念人我同受造化同具血肉同是趨利避害貪安懼危必所欲與衆所惡勿施溺猶已溺饑猶已饑危者務使之安而安者必不至於危人卽我我卽人此所謂四海一心兆民一體之意也

毋貪廣毋慮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廢私智而聽賢良

毋貪廣則不窮兵黷武與民休息而境自安毋慮長則不橫征暴斂取民有制而動必謹輕勢位則上不驕重天下則下不害廢私智則無自用之誡聽賢良則收才智之益矣爲國者其奉爲龜鑑哉

百工以時民無怨夫征伐以時戍無怨卒遊獵以時鳥獸得以生息草木得以蕃實此皆澤及生民恩被庶物之實政也

時之義大矣哉天以時育物地以時成物人以時享物天失其時則不生地失其時則不生人失其時則無以收萬物之利甚矣時不可違也亦不可失也惟是百務以時則人民無怨庶物咸熙而澤之所及者廣矣此爲君之實政也

開諫門塞佞路正已以示百官型天下

諫門開則過日聞佞路塞則邪日遠正已以示百官者欲正百官必先正已也已正而後百官正百官正而後天下型型者式法於人而人法之也古之聖賢有置木書諫者矣達德王置木于朝門外召人書諫言于上海得諫則欽聞而改之有懸金買諫者矣大賢爾里懸五百銀錢于門首有能諫一事者予之皆足以爲萬世法也

人君體天懸日月以利人垂雨露而潤物凡有所施不望報也人君法地負區宇而常然包河海其如素凡有所加不辭責也常然不遷也如素依舊也天懸日月垂雨露而無望報於人之心地負區宇包河海而無詖責於人之意人君亦能普施而不望報任重而不辭責斯之謂能體天斯之謂能法地

君志在民不在位寶德不寶財省民困安民業賑饑扶危優賢養士清盜賊通商賈寬刑薄賦旌善討逆皆所以順民情而成已德也

民者立國之本德者致治之源自省民困以下凡十二條經謂皆所以順民情成已德則有國者亦可以識其要矣蓋志民寶德則無不勤之政不在位不寶財則無自利之心省民困則民無湮鬱之情安民業則民樂農工之役賑饑則無逃亡之患扶危則無夭札之憂優賢則山林隱逸聯袂而登養士則賢良方正拔茅而進清盜賊則道途無塞通商賈則財用有資寬刑則斷獄從輕而囹圄之生活者衆薄賦則惟正易供而閭閻之沾被者深旌善則獎厲鼓舞民爭趨於善良而風化自亭討逆則止奸禁暴民皆安於衽席而雍熙自致凡此皆民情之所喜樂者也順之則民樂矣民樂而君有不樂者乎君民同樂王者之功成焉功成而德著德著而爲王之道始盡

臣道

臣盡其爲臣以忠其道四正也高也定也寬也四者臣之四維也用於君宜於君用於民宜於民

忠也者以心致之於君而無一毫之欺隱也盡忠之道四一曰正正其身也二曰高高其志也三曰定定其心也四曰寬寬其量也正其身則君不褻視我而言易從高其志則不希寵於君而道易行定其志則矢志靡他而君益視爲腹心寬其量則包容協恭而君益委以國事所謂用於君而宜於君者此也正其身則聽斷必公而無枉屈高其志則包荒不入而無私情定其心則法律有準不因細言而輕賞罰寬其量則仁恕平允不因小過而試桁楊所謂用之於民而宜於民者此也

四者臣之四維維柱也屋得四柱而立臣全四者而忠缺一不可以稱忠矣正高定寬四者皆由不日

學問將致君澤民之理講求有素一旦得君而事取隱居所求之志一一見諸施行乃能不邪不畔不搖不刻有是四者以全其忠非委質之後所可襲取也有心世道者安可不豫也乎

聖人曰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一德天下咸寧

此一節言下民之所攻習在君臣之所崇好也一德不二不雜之謂葢君崇正則萬民歸於正君好異則萬民趨於異故曰民道在君也百官受命於君身體力行多方化導則百姓率從故曰民行在臣也君臣同心上下一德勉天下以善不雜於異端邪說則民心歸一而天下咸安矣

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也故賢臣事君無時無事不以心致之於君屋漏之中如對君面如聆君言

由君指出主來正以見其當忠也一時不心於君即爲不賢一事不合於君即爲不忠故雖處屋漏如對君面競競自持如聆君言凜凜自勉謹微慎獨亦猶念主而不可須臾離也無時無事五句是忠君之極致而屋漏三句則又無時無事不心致于君之極致也

此一節就念君念主對舉而互言之即上節忠於君即所以忠於主之意葢君爲有象之主主爲無象之君念主天道之首功念君人臣之首行兩念而兩不忘則天道人道一以貫之矣

教不同不相爲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

此一節言君臣異教則不能爲治爲仕者之所宜審處也葢教不同則爲禮不合而君臣行事不無相背君臣相背則不能爲治矣設有不得已而爲之必其事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有害於道雖有利於民弗爲也是治末而喪本也無利於民雖無害於道弗爲也是圖榮顯而務虛名也

甲兵雖強不如君仁之能克也城郭雖固不如

臣忠之能守也

甲兵城郭皆不足恃所可恃者惟君之仁與臣之忠耳蓋甲兵城郭乃顯然之形勢君仁臣忠則又無形之甲兵城郭也無形之形勢最強最固也語曰以德可以服天下以力不可得一人此之謂也

較有形之形勢爲最強最固也語曰以德可

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見身先衆庶而亟圖之

體君心則上不憂恤民隱則下不困察祖稷之安危以安其內審敵人之動靜以防其外人臣全此數者亦可以盡其爲人臣矣

賢臣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莫能治也

治事未萌非有幾先之哲者不能故惟賢臣足當之迨事至已見莫可及矣然苟能彌縫其缺匡救其災則猶不失爲才臣也若滋蔓覆載之中無物不備而能開物成務者非聖君弗治智斯下矣故曰庸臣

賢相未可也

此一節言治國不可與無益之工利已而勞民也開物者開導其物使知其用成務者因物付物使各得其當也蓋人非聖賢則處物不能盡當措置不能咸宜而能興作盡合於理者鮮也且凡興作有勞多而益少者有勞少而益多者其爲利益有利於一已者有利於萬物者凡事勞少而益多者則行反是則不行利於萬物者則行利於一已者則不行

審量而後興作民不勞而成功易是大聖大賢之所爲也

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伸屈平冤而反以致枉是求醫於毒手也

此一節言人臣代君治民當用法平允不可任私而枉民也眞主憫下民不得其所將權位付與帝王以代理之帝王委託於相相足本乎一體相任與百官猶心使身身使手足伸冤望之平猶病代而不相違者也屈望之伸冤

求醫苟不能治而反害之非求醫於毒手乎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二終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九霞丹巖參訂
棠邑劉可大簡菴較梓

兄弟之道

兄弟盡其爲兄弟。以協義。

協者。共力同心之謂。義則事理之宜也。言兄弟之所以盡其爲兄弟者。不在務友于之名。而在并力同心於事理之宜。分解見後

兄之道在寬容。而不嫌弟之不足。在仁愛而不忌弟之有餘。在體恤。不以繁重累之。而傷其筋骨。在涵養。不以小忿與爭。而破其情懷。

此專言爲兄之道。不足有餘。如貧富貴賤。智愚巧拙之類。謂兄之待弟。當如父母之待子。父母之於子也。同一愛養。未嘗分別大小聰拙。則兄長亦當體貼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設弟有不足。不可憎嫌。弟若有餘。不可忌妒。有重事。以身先之。勿貽苦累。遇小忿。以幼恕

之。勿與較量。惟恐一有失所。或致傷損。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兄之道不可不盡矣。

弟之道恭而敬。順而安。循事而勵。有屈而不慍。此專言爲弟之道。恭以貌言。敬以心言。順不違逆。安不勉强。勵自勉也。慍含怒也。謂弟之敬兄。亦宜與敬父母同。蓋兄長爲父母所依任者也。兄强有力。則父母不勞。兄能任事。則父母無憂。兄先我而生。侍奉膝下者久。能體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慍於心。凡所以事兄者。惟恐一有不盡。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順父母也。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慍於心。凡所以事兄父母之心。敬兄即所以敬父母也。順兄即所以順父母也。兄有事。勇力爲之。勿作推諉。兄有屈我處。怡然忍受。不慍於心。凡所以事兄者。惟恐一有不盡。何以問心。何以對父母。何以爲法於子孫一念及此。則爲弟之道不可不盡矣。

聖人曰。兄弟同本之枝。並蒂之果也。能無和乎。此下三節。合言兄弟。兄弟與弟形雖分而源則一。作爾我觀。已是不可。況不相和睦乎。如一木同生數枝。枝枝相讓。未嘗相觸。一蒂並生二果。果果相依。未嘗互擊。草木若此。矧人爲萬物之靈。同出一胞。豈可不相和睦而反相傾害乎。此聖人見有兄弟不和而嘆之辭也。

聖人曰。吾身親身也。吾兄吾弟亦親身也。傷兄弟不即傷親身乎。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因其爲父母之遺體也。吾兄吾弟。非父母之遺體乎。而可以毀傷乎。

古人以孝悌相連。其義深矣。蓋人能盡孝。未有不盡悌者。悌即以不孝詒罪。

兄弟義共天下與頌。兄弟義睽。天下與戰。頌稱揚也。戰爭敵也。兄弟和則子孫觀型。鄉里取法。人將共稱其德。不然。骨肉之間。既已乖傷。其所以待人者可知。手足而外。安得不與之爲敵耶。近有兄弟不和。反與異姓相親相密者。是忘其親愛之本也。其本既忘而人

復與之交。寧不自危乎。語曰。無兄弟者無友又曰。友不悌者非友也。亦大可思矣。

兄弟如手足。右先於左。自然之理也。故任事之責。在兄不在弟。

此一節專言兄之待弟。言既爲人兄。一切家事。當力任其責。不當更諉之於弟。蓋兄弟有長幼。猶手足之有左右也。右强於左。凡臨事。右必勞於左。兄長於弟亦然。凡事之或甘或苦。俱兄先而弟後。不得自居安逸。而使弟常勞苦也。

兄之惜弟。猶右手之惜左手也。右先之。左後之。左弱於右也。

此一節又申言上節未盡之意。言不但不當諉責於弟。更當深愛其弟。一如右手之愛左手也。不忍其勞。不責其短。不以已之所能。而强弟以不能。此兄待弟之道也。

右手持重。左手副之。非有所命致也。

此一節專言弟之待兄。謂兄固不當諉任事之責。而弟亦不當盡付之於兄。宜如左手之副右手。不待命令而致之也。

右手操刀。誤破其左。未有左亦操刀。復傷其右者也。左足舉踵。誤觸其右。未有右亦舉踵。復觸其左者也。兢兢而不再陷於失可也。

此一節又合言兄弟。謂兄或不愛其弟。弟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兄。兄弟或不愛其兄。兄則不可因之亦遂不愛其弟。蓋兄弟之間。自幼至老。周旋最久。豈無一語之失。一事之誤。但能相忍相讓。諒其誤。忘其失。兢兢焉惟恐落於讎報。則無不睦之兄弟矣。兄弟睦則父母安。父母安而親親之道盡。此則踰手足之義也。

一齋曰。人若知兄弟實爲一體分爲二身也。則無不和睦之兄弟矣。人若知兄弟雖有二體而實爲一親身也。則無不敬愛之兄弟矣。一體之中。肯相凌瀆毀傷乎。大可包小也。上可

澤下也。則凡爲兄者。當先施愛於弟。且不僅愛而已也。設若父母之愛。或有不及。則我仍加愛以補之。以成父母之愛。而父母益歡。父母有所惱怒。則我用婉言勸解。以回父母之喜。而父母益悅。斯皆成孝成悌之法也。孝子事親。愛其所愛。父母所愛。有甚於子者乎。是以篇中諄諄愛兄弟。正所以愛父母也。成吾之悌。正所以成吾之孝也。人有不能見及此者。相爭相害。至於父母勸勉。亦不能同歸於好。其爲孝乎。爲悌乎。人道以孝悌爲本。孝悌廢復可言人道乎。是故欲盡孝者。先當知所以盡悌也。

朋友之道。

朋友盡其爲朋友以忠信。其道三。始於合志。中於合義。終於成全。成始成終。而朋友之道乃盡。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一曰相與善導之謂忠。相與成全之謂信。忠信之道三。一曰合志。交友必有所爲。即其志也。或爲天道以鼓舞于功行。或爲人道以勉勵于倫常。或爲經營合義通財。或爲謀幹同心任事。諸如此類。皆志也。凡交友必先閱家志不合也不得爲友。二曰合義。義者事之宜也。凡交友必求合義。志同而義不合。不應爲友。如二人結友一爲習學謀仕。一爲治生養志。志同則友。不同則否。如二人結友。一欲以理致財。一欲以非理致財。志雖同而義不合也。不應爲友。三曰成全。全其所志之事也。暫時附會中途而止。非友也。必相資相勉。有始有終。至於德業成全。初志完畢。乃爲忠信之友。忠信立而朋友之義正。德業成而朋友之道盡。

聖人曰。良友者。兩世之福。

良友忠信之友也。兩世。今世後世也。人得良友則生前藉以成德。死後賴以留福。故爲兩世之福。

聖人曰。良友者。照垢之鏡。療疾之醫。

借鑑良友。則己之妍媸立見。故曰照垢之鏡。得友針砭。則身之邪僻立除。故曰療疾之醫。

朋友爲我之半。是第二我也。

兄弟不可分爾我。朋友亦不可分爾我。兄弟

我同氣朋友我同德也。爲我之半者。合之則一之意也。是第二我者。言我一我彼亦一我合而一之之辭。非析而二之之辭。

朋友如日月。相代而不相悖。

此一節乃申明上節第二我之意。日月異體而同德者也。日麗於晝。月麗於夜。循環相代。而實不相悖。故其照歷久而不衰也。交友者求其歷久而不衰。亦如日月之相代而不相悖。斯可矣。

知交友之道者。比德不比勢。

比。有互相矜勉之義。古人交友爲德。故日勉於德德有不足於人卽爲恥。今人交友爲勢。故日爭於勢。勢若少弱於人卽爲恥。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交友者盍返於古乎。

友有三。曰義友。利友。戲友也。君子友義。小人友利。蕩子友戲。

義友。矜善比德之謂。利友。望施圖報之謂。戲友。縱樂讙洽之謂。君子尚義。故友義。小人尚利。故友利。蕩逸之子。不顧義利。惟縱樂讙洽。故友戲也。

古有以多友而稱富者。

友多。則所成之德亦多。非富而何。

不圖共樂必也共憂。不圖共謀必也共成

共樂而不能共憂戲友也。共謀而不能共成。利友也

毋褻慢。毋濫交。

交友宜相敬重。不可禮貌有褻。言語輕慢宜加審擇不可亂交。故天方有擇交如擇婚之諺。寧愼擇而寡交。勿離毀而多怨

交友以德識人以行。

欲交其人。先訪其德。次觀其行。行與德合。然後與交。有一不稱勿與交也。

交友者先視其事親何若。處兄弟何若。事親處兄弟而不侔愼勿與交。

此則識人以行之法也。孝悌百行之本。事親處兄弟而不合區區文藝安足云。

一齋曰人有良友則無事不借以有成古來賢人君子有道德學問而不成於其友者乎有文章功業而不成於其友者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凡有缺陷而不得情理之正者朋友皆可爲之周旋調劑而使之歸於全美也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蓋共所成就者多矣有資其侃侃直陳而得以自悔其過者有因其旁引曲喻而卽爲潛消默化者有賴其隱微消釋而保全無窮者有借其才力通融而建功立業者五倫中朋友之爲功不亦大哉然我望成於友友亦望成於我也若只求友之成全我而我不有以成全夫友也大可愧矣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四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江左馬助佑上泰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民常篇

民常有四曰居曰用曰服曰食乃生民日用之常需茍有合義不合義之殊則有宜行不宜行之事此篇分述各類之所以然使民識所宜行庶無悖於義也

總綱

維造物皇恩誕敷寵錫加我愚氓品類時出皇誕皆大也敷分布也寵愛也錫賜以物也氓與民同品類萬物也時出因時而生也眞主施化之恩克彌無盡專注於人者至極而無以復加故造天設地章日月陳水陸皆爲斯人覆載之計耳迭運陰陽生物色化品類皆爲斯民安養之利耳總之眞主好生使蒸民既得以生活復得以安享則幷幪之德至

高至厚不可勝量矣
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
此以下分述品物之等類也木竹以作宮室
石土以作垣壁作窖革作帳房五室備而民
居奠矣
五鑛以用金銀銅錫鐵
金銀以通貿易銅鐵錫以造器用五鑛備而
民利普矣
五服以衣棉絲麻葛裘
棉絲常服麻葛夏服裘冬服五服備而民不
寒矣
五食以食穀蔬果肉飲
五食所以和榮衛而資頤養者也穀曰陽補
爲食之本蔬曰陰補爲食之附果曰味補爲
食之資肉曰膏補爲食之養飲爲五補之君
而諸味賴以調和五食備而民不饑矣
五食各五稻麥稷麻豆五穀也
稻曰嘉穀麥曰常穀稷曰翼穀麻曰資穀豆
曰補穀五穀皆屬陽陽以補人人之所賴以
生也
蔬瓜苔藻原隰五蔬也
蔬圃生瓜藤生苔石生藻水生原隰野生野即
菜
五蔬皆屬陰所以輔五穀之陽也陰陽調濟人之所賴以長養也
果蓏藤實藻實土實五果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蔓藤實如葡萄萬葽陽桃之類藻實如蓮實菱芡實之類土實如地栗雪桃土露子之類五果皆味甘甘以飴人人之所賴以滋智也
飛走潛穴嬴蟲五肉也
飛肉性輕走肉性行穴肉性靈潛肉性清嬴肉性勁五性皆利於行而資人勇於爲道也
又五肉者稟五行而生各得一行之精飛肉得木之精走肉得金之精穴肉得土之精潛肉得水之精嬴蟲得火之精抱五精以益人愈見人秉天地之靈超萬物而獨貴也

廣義飛肉得木之精者從林而居故羽毛翎
翮有枝葉扶疎之象其飛舉也有凌雲
之勢走肉得金之精者從山而居故
俯昂起伏之形穴肉得土之精者從穴而
居故形質有蘊育之象其運用也有含靈
之奇潛肉得水之精者從江海而生故鱗
次如波紋層疊之狀其優游也猶潮汐來
復之自然羸蟲得火之精者藉腐草折木
而生故爲物也時見時滅其見也如火燄
之易盛其滅也如火燼之易敗其奔趨飛
止振振蠢蠢如火之動烈而騰燿也大都
眞主造物有次第焉有純駁焉探五行之
精以滋草木草木之精以滋鳥獸鳥獸之
精以滋人身人身之精以滋其心心得天
地之精以滋乃能生大知大覺以達本來
良知良能此人所以獨秉天地之靈爲萬物之至貴者也

水乳果漿花露蜜五飲也

五飲滋潤肌膚通利諸體各有功用不相代也水利於肝而血脉藉以生乳利於腎而筋骨由以强果漿利於脾而膚體得以快暢花露利於心而神明得以宣朗蜜利於肺而生氣得以流行內外得以調劑五飲備用斯衛生康樂而無患也

類凡四十以備

眞主造人物多用四十數以成如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坯土四十晨其後男女媾精四十日而成胎又四十日而成血又四十日而成肉又四十日而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而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見機智四十歲而壯虔誠四十晨而通微達隱母撒齋四十日聆眞主之言聖人四十歲而受命行教列聖多以四十歲而見功績故所以養人者以四十數而備焉

以利民事以弘道績老得以終幼得以育

績功也四十品類之物乃利民事之需弘道之助老者以此養幼者以此育天道人道藉此而修四十數之該廣如此

嗚乎皇恩厚哉寵錫殷哉

嗚乎咏嘆稱美之辭殷衆盛也此總上文之義言眞主恩寵命物顯用屬意於人者至大至盛也

維造物皇德大垂眷顧重我生民張陳萬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亂厥置位聖人明聰無忤無

拂審形辨義以物付物順物材物以不負物物乃乂義乃成民斯利益

眷顧寵愛之至乂安也眞主寵愛生民故造化生靈張陳萬物一聽我民之取舍初無禁忌也乃我民生而愚昧迷形蔽理錯其位置亂其性而謬其宜大失造物之意由是眞主委命聖人明而能視聽而能聽大知而能解悟審物之形象察物之義理宜於用者用之宜於食者食之宜於驅使者驅使之因物之義成物之事以不負物之所生皆各得其當而安其位也物安則義成義成而民之受以爲利者乃有益而無害也

集義利而成德以德報德是爲至德

主之所以授於人者曰利人之所以全乎主者曰義義與利分則爲禍義與利合則成德德乃爲至德

嗚乎皇德深哉仁愛淵哉名無可名意無可意此復總上文讚眞主之德愛深厚而不可以思議窮測也蓋眞主授物於人聽人取舍乃人有不智取舍失當眞主憫之復委聖智爲之宣白孰可居孰可用孰可衣孰可食條理明析位置恰當人因之而利物因之而安人復即此以建盡人合主之功則主之恩德及人者豈可閾量也哉故其德之不冒蕩蕩乎廣遠仁之浹洽浩浩乎淵深即普世之含靈蠢性者盡其智之所能亦無能名之窮其意之所思亦莫能意之故其默運潛被於橫豎間者惟曰無可名無可意也

居以安用以利衣以衛食以養

居所以安吾身者也用所以利吾身者也衣所以衛吾身者也食所以養吾身者也身必需此四者而生猶室必得四維而立也居用服食民之常安利衛養民所享

居用服食。民生處世之常。貧富貴賤一也。安利衛養。眞主命人之祿。智愚賢不肖等也。人雖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終歲營謀者不過欲全此四者而已。主雖有恩威賞罰之不同而今世誕育者不過公此四者而已。夫人得此常享。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濟已濟人之功。賴以成全詎復有餘望乎哉。

常享主祿。企止主德。秖奉主命。以終主福企專望也。秖專適也。夫人受享深厚。豈徒貿貿之義。其事維何。在專企眞主而求配其仁愛之義。又在奉承主命而宏其道妙之功。配主德。宏道功則天人之幾在我。夫而後無憂無慮。終爲主福祐矣。此報德之効。正人之歸也。

居處

居近仁。處執義。非其隣不宅

居近仁。專言卜居者。必擇仁里而居也。處執義。則兼出處而言。簉仕必以義。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非其隣不宅。謂既居矣而隣非正人。則去之。以就於正也。近仁則觀法思齊。日進於高明矣。執義則不爲苟祿而致謹乎進退矣。非隣不宅則潔身遠舉。不爲穢俗所累矣。若夫不磷不淄。導愚化頑。歸民于善。聖者之事也。守正立型。隨事感悟。大賢之事也。能如是則宅之。苟非聖賢。既不能導愚化頑。又不能守正立型。反恐爲習俗所染。故不可不遷而去之也

穆民忌野居野近愚。城近知

野居荒僻。孤陋寡聞。既爲賢知所不到。又爲習俗所漸染。故其人多愚。我日與愚者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愚。不可得矣。至若城市都會。賢智畢集。進有所請業。退可與從遊。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我即至愚而日與賢知相親。潛移默化。欲不至於知。亦不可得矣。是在人之知所忌憚耳。雖古來穴居野處不乏聖人然而天縱聰明。寧幾人哉。後世才不逮聖

而又好爲野居是以愈遠愈愚愈孤愈陋豈政教之不足哉抑其心無所忌憚而不能勉於問學也問學既弗明習染又最深則言行自不免於悖戾心志自漸墮於迷謬矣是故君子最忌野居也

先隣而後宅以親賢正此甚言擇處有愼始之道也選宅者必先察其隣里賢否然後視其宅之合宜苟不愼重而遽處之恐有近朱近墨之害矣即或免於其害亦未能見益於我何如擇仁里而居之就正有道日遊於聖哲之鄉耶志道君子其加謹哉

不危居

巖墻險崖多水患野獸之處危身命者　兵燹賊警之所危財貨者或異端邪說盛行之地居之易受其染者危心性者皆危屬也宜勿居之

不孤處

居必有隣隣所以保身財又所以輔德性者也三室而一人處之謂之孤三里而一家居之謂之孤一曰凡於居所靜夜呼之其聲不聞於他所者爲孤郊行夜行野宿無伴隻身爲客或入敵國或交遊異端俱謂之孤居家處身者切宜愼之

不坐臥於寺

寺禮拜寺正殿也必以功課入之非功課不得閑遊坐臥於其中若正殿傍舍非常行禮拜之所無論

不久寓於違譯之鄉

凡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處即爲違譯愼勿教之人不得輕往其地或往焉亦不得久寓恐習俗易移也

墳原不寺

墳墓之地不建禮拜寺亦不得建於其側若萬不得已必寺中宜禮其聲不聞於墓可也

國囿無家

國囿帝王之苑囿也官民皆不得搆私室於

其中亦不得耕獵於其地總之地屬國官不得侵地屬官民不得侵此禮界也

禁地之中無敢私舍

禁地天房周圍之地也天房又名主室方云克而白在天方默克城即萬方朝向之所也凡宮墻之內無論帝王官民皆不得搆舍於其中因其爲天房禁地也此與國固無家同出一義也曰蓄密通宅見在禁大蓄密通宅原附于宮墻之外至默合帝亞開廣禁地蓄密通愿捨其宅遂收入禁中矣因其宅爲蓄密通日夕功課之所故存而未毀凡朝覲之人必遊歷以觀其勝焉

男女之中有大嫌焉少幼不共席鯁寡不爲隣

十歲至十五歲謂之幼十六歲至三十歲謂之少男而無婦謂之鯁婦而亡夫謂之寡吾教最謹最嚴者無過男婦之禮以其爲人道之大端也故五倫以夫婦爲先聖教以男女爲始男女雖少幼非骨肉之親師弟之誼不得共席而坐男婦鯁寡非實有廉潔貞節者亦不得比隣而居總以避嫌爲緊要也

淫亂之家不過其門

慎嫌之道不惟不親其人尤不覩聞其事不惟不履其境尤不經過其門此守禮慎獨之法也

非我族類必有表記

非我族類者敵國投誠之人邊遠異服之人皆未入教而居我天方者也天方國制其人居宅必在僻徑不居大路通衢蓋鄙之也其居宅門首必有表記或書名於門或揷荆棘於楣或懸草綏或書物欲使人一見而知其非我族類也

凡我中域不容殿若堂不容祝虎院祝乎德寺俗謂挑筋教也佛室道觀即今僧道所居招提廟宇之類天方聖教言理最眞爲法最嚴凡屬中國地絕不容外教人建寺立廟於其中恐邪焰狂波眩亂吾民也故天方大國稱省會名都者凡九十有四絕無一佛室道觀及他教

之寺宇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四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五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石城馬禹錫洛文參訂
山陽楊斐葊淇益較

財貨

財貨非義不取。非禮不用。百官非禮不納朝廷非禮不稅。

財貨取與皆節以禮義。則無利欲之撓而爭端息矣百官非禮不納則無賄賂之私而刑賞當矣朝廷非禮不稅則無苛索之弊而黎庶安矣民富國强上下安樂由乎此也

財貨聚以合衆以聚財。仁者疎財以合衆不仁者分衆以聚財。

夫財者民命之所寄也民以財市以財賈以財集猶魚潛於水而貪之也故一聞財利輒往趨之此今古所同然者也爲上者寬征薄斂賑饑恤貧養老慈幼不吝帑藏之財以解民困被其澤者有不父母親之而元后戴之者哉其合也以疎得之此仁者之爲也苟或

橫征暴歛額外苛求民多菜色而血比難堪野無孑遺而追呼不息惟知剝取民財以飽其欲被其虐者有不願逃其綱而輕去其鄉者哉其分也以聚致之此不仁者之爲也

仁者悠久不仁不常

仁也者大造生物之心也人有此心是爲恒心有恒心者享祚久長福有攸歸也不仁也者卽失此心之謂也既失恒心傾覆及之何常之有

聚斂之家鮮克有終

貪積不舍謂之聚科取無道謂之斂鮮克猶不得也有終謂永享而有後也今世得好子孫承受之後世得好福報安享之皆謂之有終貪積不舍不仁也科取不道不義也不仁不義而欲永享有後自古無聞也

四民之資在乎業業無大小惟近於仁義者爲正業無通塞惟本於忠信者爲公

四民士農工賈也所以利人者曰資所以致資者曰業愛物利民曰仁取與以道曰義時行曰通滯泥曰塞無欺於好醜曰忠無事於詐僞曰信士盡其學農盡其力工盡其能賈盡其有言語信實買賣公平稱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減不虛託本利不謬稱好醜不全已虧人無諱無匿是可謂公正也矣

勿饕利（饕音叨）

限期取利也（詳見後）

勿蓄粟

積穀待價日望歲饑有幸災樂禍意非仁人君子之存心也販粟者隨糴隨糶不得留積倉廒以待大價若係自積防饑或本田收穫者無論

勿鬻良人

良人本教男婦也庶母許良允贖者皆與良人同（庶母妾之有子者蓋妾既生子卽是良人許良奴婢蒙主人許約放釋者允贖者奴婢得主人允諾以價贖身者）不容買賣買賤得良則釋之無力釋之則退之

勿市諸所禁

豕酒暨血一切生物血人身之物如乳髮糞及胎衣之類自死之肉禽畜自死者或妄殺者同皆不可貨賣若有不可食之物將死如驢騾等宰而賣之可也自死之皮治過賣之可也

妨義者忌

屠宰造金銀器鬻喪葬物買賣盜逃皆有妨於義者也屠宰則心失仁愛日肆暴狠造金銀器則心沉技巧日滋繁華鬻喪葬物恐人之疾疫也買賣盜物逃僕自罹於殃禍也凡此皆宜忌之

饕利四等一同類之物兌換而有差二同類之物借償而有差三同類之物當贖而有差四同類之物因美惡不等交易而有差所謂差者輕重多寡之謂也如以金易金以銀易銀以麥易麥以粟易粟而有輕重多寡不可也借金償金借銀償銀借麥償麥借粟償粟而除本加利不可也贖當加月利不可也美惡加成色不可也

聖人之於民業也最嚴交易而加利恐欺弊由此起耳凡同類交易而有加者不出二故或因好醜不等或因時際不同此好而彼醜則醜者當加於好者矣不知醜之爲醜甚不一等因而加之之法亦甚不一等即此甚不一等之中則欺弊之端起矣如以銀攙金以銅攙銀以水潤麥以灰餙米皆弊也此時此處付之而於彼時彼處償之此何須加而必加之者必此貴而彼賤也此勞而彼逸也若此貴彼賤則兩相作價如價償之此勞彼逸則償其勞之之價皆不得溢加苟無貴賤勞逸僅爲借當斷無容加矣何也凡來借當者必皆無力之人在有力者當念其貧苦恤其饑寒出已之有餘資彼之不足何容多取其利乎此天方仁義之風也今居此地在本教人仍遵聖制其於外教便易行之可也權法經云類償類而有大小美惡之不同不加則不值如之何曰無已則作價謂將兩物各作時價如價償之又云借金銀營運累月不償致無生息如之何曰無已則量利謂量其營運計

若干本每月得若干利而以得利之數均分之若駁計一人出本一人出藝之法也或曰寡婦孤兒有財自不能營運將財與人限期取利可乎曰不可此當如領本之法按所得利平半分之後孤寡之財經律甚嚴毫無苟取與尊常借銀不同蓋孤寡交財者寧可有餘不可不足蓋慎之也○大凡交財一道不易易也今之風俗大行借財營運多不能終始清結其故有三一限期取利不顧賺折二任意廢用不思財非己有三凡借財者必無力或不守本分之人無力不守分貪奢負累政敗之道也有此三故所以不能終始清結貽身後無窮之悔也悲夫

冠服

服有常制有常級非其位不服其服

冠服者明尊卑辨等殺分中裔別貴賤聖人製之垂天下萬世而不容易也常制一定之式也常級一定之位也常制凡五曰金繡王之服也銀繡臣寮之服也綠帛士服也素布民服也短褐吏賤之服也常級凡九曰王也侯也冢宰也百官也道者也學士也庶民也吏也奴也五制九級之服各有定式各有其位居其位而服其服不相紊也

王衣金繡冠冕旒

金繡赤金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雜繡狀若此地袞服第繡尚山水藻卉之文不用鳥獸龍鳳之象冕旒亦與此地畧同第旒皆後垂前如纓絡狀皆用金索貫珠寶爲之近制尚弁冠冠上着頂頂之數不一視所屬王國之多寡爲定掌一王者一頂掌二王者二頂掌四五王者則四五頂頂皆重寶爲之天方稱大國者九十有四稱王者五十餘方云蘇魯禮稱帝者七方云墨江奇而復統屬於魯密之一君所謂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頂無二

諸王同服而繡旒有差

諸王亦服金繡第繡藻卉無山水亦冠冕第後旒無前纓弁冠無頂

冢宰銀繡金素

銀繡白銀拔絲織衣而用五彩絨線雜繡狀若此地朝服金素金織無繡者也百官銀素以職異制

銀素銀織無繡者也百官品第不同其制自

異然其所異者亦以當時所尚耳無定式故不詳

士緣帛

緣帛飾衣邊以繒帛也道者之服同狀而無緣

民素布狹其袂

民則素衣用布無帛無緣民服之袖廣不過一尺

冠一以巾以職異制

自王以下皆冠冠巾合品職異制度也巾之制古今不同尊卑不同長幼不同方隅不同各以時尚焉無定式亦不詳

吏奴短褐襟裘膝袖至腕

役於官曰吏役於民曰奴又云官役爲吏私役爲奴褐粗布或毛織之衣短者袖之長不過於腕襟之屬皆曰繒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民不衣帛

凡絲織之屬皆曰繒曰帛經緯皆絲也男子勿許服若絲經棉緯或棉經絲緯可服故巴國緞可服而海子絨不可服也巴國天方地名所造之帛柔細光亮儼然絲緞其實絲經棉緯也故可服○海子絨似絨羯而極細以水犀絨織之服之無礙今服海子絨者甚多水犀非可多得之物民乃謬用桂絲結者甚多水犀非可多得之物民乃謬用桂絲音畫結絲也織之爲絡絡綿紬也擬其文理以充海子絨名緣狀雖同其實帛屬也經緯皆絲故不可服緣

冠裳以繒帛量四指不容過繒帛作枕作衾褥作門帘作肩羽作戎服裝潢經冊俱可

不以金銀飾

男子不以金銀鈲冠帶不以金銀作戒指不以作指印除有職凡一切器皿什物如壺碗鏡硯椅桌牀厨之類皆不得以金銀打造鑲鈲若造兵戎飾鞍馬可也

惟婦女金帛無忌

婦女之飾以釵鈿故用金銀宜也婦女裳服有柔順之道故用絲帛宜也宜者用無禁然非必當用之也使爲婦女者不知儉約日肆侈靡可乎故凡金銀器物鑲鈲與男子同忌之

男子不衣艷色庸常不服金印奴賤不衣衫襖艷色紅紫之類金印有顯職者用之衫襖良人貴者服之

禮官尚白刑官尚黑聖王尚綠庶民土黃吏役青靛

禮貴誠潔故尚白刑屬幽陰故尚黑綠乃天授山原草木之正色其色尊故聖王服之土黃地土之本色也其位卑故庶民服之青靛雜變之色也能藏垢納汚故吏役宜之吏在官奴役服青黯色觀服色之辨天方之禮制微矣哉

毋着異冠毋服異服

僧帽道冠毆羅絛祝虎帶浮圖衣皆異冠異服類也俱勿許服聖人曰方乎其人則屬之不可不愼

時王之制屬國遵之可也

古今冠服異代不同異處不同凡居屬國遵而服之可也至入寺瞻禮之時犬祀朝會之際以及喪葬大事仍着弁爲存古禮弁古服也其形制上小而尖下大而圓用羊鞾鹿鞾布韈皆可爲之有單有夾有棉有六縫十二縫二十八縫天方之人多用布弁六縫從簡也○或曰弁冠天方之服也居東土而服之未免爲異服矣曰子以弁冠爲異服耶子亦知東土先王之制乎周禮曰天子皮弁以臨大祀六經圖式弁上銳下圓鹿皮爲之用十二縫視吾之所謂弁冠未見少差然則冠服之制原來大同弟後人未之察耳不考古禮不服古服則不知古人之所用而遂以弁冠爲異服子之議將誰歸耶抑或尊貴大事用之鄙賤之事不用可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五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六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武林丁　灝勗菴叅訂
山陽楊斐菉淇益校梓

飲食上

飲食所以養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則益我之善性。彼之性惡。則滋我之惡性。彼之性汚濁不潔則滋我之汚濁不潔性。飲食所關於人之心性者大矣。物性有善者。有不善者則人有可食者。不可食者。茲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言可食。下篇言不可食。分述詳明。學者審之。勿謂一飲一啄之細。非成已成物之基也。聖人曰。一口不潔。廢四十日功可勿警歟

飲食惟良。必慎必擇。良以作資。乃益性德。人之所賴以生者。飲食也。飲食性良。則能養益人之心性。苟無辨擇。誤食不良。反有大累。何能養益乎。惟智者慎擇可也。

禽食穀。獸食芻。畜有純德者良。棲林曰禽。居野曰獸。家豢曰畜。良。善也。凡禽之食穀者。獸之食芻者。性皆良可食。一曰。凡禽似鷄喙者食穀。似鷹喙者食肉。獸蹄者食芻。爪者食肉。可以辨之。此言凡野禽野獸以獵取得。不知其爲食穀食芻者。則以喙蹄辨之。凡諸洲鳥。水鳥。食水蟲而生者。與穀食者等。天方人家有六畜。駝牛羊馬騾驢也。六畜中可以驅使而不可食者三。馬騾驢也。可以驅使而復可以食者二。駝與牛也。只可供食。不可驅使者一。羊也。六畜皆芻食。惟駝牛羊獨具純德。補益誠多。可以供食。非馬騾驢可比也。然馬亦有純德。但補益較少。故天方亦有食馬肉者。

若鷄鳧雁雉。穀食者也。

鷄種不一。有家鷄。野鷄。野鷄似家鷄而尾長喙尖。羽具五采色。飛不甚高。聞人履聲。輒振起。飛二三丈遠。復棲首而藏。今人渾以爲雉。非也。竹鷄。似家鷄而小。又似鷓鴣鳥。居林竹間。多啼。味甚鮮美。杉鷄。似家鷄鶵。頰青色。居杉樹下

蔞鷄。有紅黃白數色黃白者腹下必有赤毛常食石蔞草故名此種天方甚多秧鷄。白頰長喙短尾背有花白斑點居秧田中拾秧粟夏至後啄啄夜鳴達旦秋後即止登鷄。與秧鷄同類大如家鷄長脚紅冠雄色羯雌色斑常鳴秋月至其聲止駝鷄。似野鷄而尾長似雉高三尺至七八尺雄者丈餘背有肉鞍似駝可乘致高遠駝蹄蒼色張翅甚大其卵如甕可作器皆穀食者有火鷄。似駝鷄稍小食銅鐵火炭吐氣如雲出入火中羽可織衣避火異種。不可食也。鳧種亦不一。家曰鴨。野曰鶩。似鴨而小喙短尾長羽五采色常浮游于水居洲曰鴠鳥。似鶩而喙稍尖又似鴛鴦尾有一點黑性定而不更匹不移處贊而有別居洲食水蟲棲水曰鵁青。似鶩而小高脚丹喙頂有紅毛如冠性戀水食魚蟲皆性閑而靜者。雁有數種。家曰鵝。野曰鵠。似鵝而大有丹紅青白數色喜羣飛比翼不失次第其翔極高俗謂之天鵝常游于灘渚食魚洲居曰鴻雁。大曰鴻小曰雁似鵝質多青色飛翔如鵠行列不亂知時候不再偶性定有義食水蟲皆性曠而貞者雉種最多。有山雉。雉似野鷄而尾長能高翔遠飛披五色毛羽棲山林間食草實海雉。似雉而色蒼黑居近海山中鷸雉。長尾多走如鶴行常鳴有純白者味甚美鷂雉。形似雉而色似鷂晴日之下羽光五采鳪雉。似雉黃白二色黃者復有深黃淡黃二種黃多雄白多雌其鳴卜卜如自呼鷩雉。似山雉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其飛較諸雉尤高身色多赤或曰即錦鷄鸐雉。形似山雉而尾最長脚較高善鳴或曰人面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者異鳥也另是一種鵯雉。白色雉又有白身而黑點或五色點者赤雉。似山雉而色紅如火常立于晴日之下人視之疑為火焚以喜鳴性和靜食草種此一種東土所無棲山林而穀食者為良大約雉似鷄喜交常與他鳥合故其種類甚襍考之原初不過一二種也種類愈襍情狀愈變凡人獵得務察其情性果係棲山林而穀食者方可食他如鳩。鳥以鳩名者不一此所云乃斑鳩食五穀桑椹者也鴿。鳩屬畧大于鳩喜合逐月有子能飛行數千里知還家天方人常携于商舶稍書回且識水性穀食有信義鷃。小于鳩頭小尾禿與鶉同類但飛高不盈尺穀食性貞靜鶉狀如鷃無尾身有斑麻點喜偶鬬畏寒夜則羣飛晝則草伏最避人穀食貞靜天方國當漢哀時天雨鶉及芋故方民稱為天祿鳥鷓鴣。野鳥小似斑鳩前臆有白圓點多對啼結韻如悲歌食穀及水蟲性友悌鴝鵒。野鳥小如鷃尖喙短尾身首皆黑翅下有白飛則見多鳴喜巢最高處俗名八哥剪其舌端能效人語鶺鴒。洲鳥大似鷃背上青灰色小喙長尾鷄脚頷下黑如錢文食穀及水蟲性清曠黃鸝。林鳥似鴝鵒而大身毛色黃羽及尾色黑食果穀性情和暢田鴉。野鳥灰色狀一如烏鴉項白喙稍短常附于田間穀食性廉愛鵜鶘。水鳥大如鵝而尖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沉水食魚好羣飛每為食重墜地莫能飛起人獲之剖得數升魚脂甚肥皮甚厚俗名淘河鴛鴦。水鳥紅頭黑尾頭有白長毛質杏黃色具五采文雌雄飛止相並常浮游于水性和愛鷖鷗。水鳥蒼黑色飛鳴隨潮上下浮游于水食水蟲性閑靜

鷺鷥。洲鳥。色黲白。頭翅背皆有長翰毛。項上毛毵毵然長尺餘。如絲。啄。頗長細。以目感而胎。好自低昂。雀。渚取魚食。脚長尺餘。如絲。啄。頗長細。以目感而胎。好自低昂。雀。似舂鋤狀。大。方有。亦色。羯色者。性皆廉潔。雀。林烏。色似鶉。雛大者不過盈握。喜伎人棲宿。堂簷間。俗呼爲茂雀。又爲麻雀。味香美。穀食。性。山鳥。尖喙如錐。長寸許。丹項長項。修尾。潔。鴝。質黃綠色。足青鶱色。舌最長。伸可一寸。之。半。剽木食蟲。喜食松栢實。俗名啄木鳥。性。專守。而廉潔自愛。天方名鳳德。鳳德。此云聖。鳥。葢以此鳥諸德備足。爲鳥中之聖云。故以供食。可以補先天之不足。作藥餌。可以收後天之有餘。訥言者。食其舌則能言。魯鈍者。食其腦則生慧。以其喙造筆則能書。以其睛灰點目。則能視久不眩。以其脚灰塡屨。則能行遠不乏。舌骨挑牙蟲立出。毛羽焚灰。愈瘋痙。狂譫。肉啖小兒。免疳瘡。祛痘疹。骨治骨弱。腸胃消。蒸疾。健忘者。食其心。鷓鴣者。食其肝。大

音者。食其頸骨及肉。頂毛畏虻蟲尾。毛辟邪。魅。血以食貓。能捕鼠。脂塗婦顧。使不妒。常食此鳥。可以終身不病。凡此或棲山林而食穀。或居洲渚而食水蟲。皆良可食。然非常食物也。

若麋麚麞麝。勿食者也。

鹿麋同類而異性。麚麝同性而異類。鹿居山陽獸也。麋居澤陰獸也。皆有角。麚無肚。麝有香。皆無角。皆野獸。勿食而益人。他如山牛山羊。山驢之類。與家畜同狀者。俱可食。

穴屬有兎。潛屬有魚。羸蟲之屬有龜。穴屬如獾。狢狐。鼠。狸。兎之類。皆緣木而生。惟魚。黿。鼉。之類。皆附土而生。惟魚。黿。鼉。之類。皆緣水而生。惟魚。棄水。性。之正。魚類甚。繁。大小。迥異。難以名數。第以魚。首魚尾。脊有刺。腹下有翅者。即可食。若形狀怪異。或魚。首而異尾。或魚尾而異首。或首尾。俱魚。而無。亦刺腹翅。者。皆不得食。大都水產。甚祿千形。萬狀。奇怪。不

蛺蝶蜩蟾蜍蠏之類。皆藉草木而生。惟蠏。掇。草木之精。華。蠏。又名螖。魦。西人名墨勒黑。生于荒歉之年。慣食天稼。者。刺德。貝七種。肖相馬頭。牛項。猴胸。鵾翅。鼉足。蛇尾。蝎腹。翅上有文字。曰。素面。雅。鳥字也。其文曰。雅主降。螖。以利。以福。義。利人。食。禍。禾稼也。時令紀曰。聖人遇歉食。蘑。憂。必致禱。又曰。聖人又曰。聖人聞者。刺德。德則真。論于衆曰。者。刺德。爲禍。宜往征之。葢謂。螖。禍民食也。今人有謂者。刺德。爲水族者。未詳也。

備其味也。兎魚蠏三種。亦穀食芻食而良者。每類食其一。拔其革。兎食之可。魚食之常。蠏食之變。利於大歉。

可者無禁之辭。非所常食之物也。若魚則可常食矣。蠏既非可食。更非常食。惟於荒歉之歲。將以廢生蓋惡其禍。蒸而以之充食也。

造物仁威並用如此

牛羊作膳馬驢乘負

天生牛羊原以供膳生馬驢原以負乘牛可供膳而復可乘負者以其德無不兼也馬驢乘負而不可食者以其性有不善也夫六畜有騾乃馬驢亂群而生者故第舉馬驢而騾在其中矣

駝曰大牲宜祀宜負

駝爲天方六畜之尊駝似馬而高頭似山羊長項垂耳棕鬣肉蹄脊有肉鞍隆高若封土有蒼赤黃羯白五色性靜而順喜潔惡卑濕受濕則病恐生癩噉糞可愈啖青肥草不食嚙過其臥腹不帖地屈其足大者重千斤高八尺輕行而速踏蟲不傷諺謂蟻聚遭駝踏以爲雲過也善知人意人欲載輒屈足受之人欲下輒屈足待之能致遠多日不食故天方旅人行遠者必用駝執駝人計其所適至之路行三日無食則約之以三日不食五日無食則約之以五日不食期盡則鳴荒服之地常有惡風傷行旅風將至駝先引項鳴以鼻口吸地人見之則以氊擁蔽口面避其患又沙漠千里無水有伏泉駝遇其處遽停不進以足跑地掘之常得水駝具十二生相備五德羊首龍項鷄目馬耳鼠唇蛇尾牛齒虎胸犬腰猴毛兎脛豕趾十二相也舒行而輕踏蟲不傷仁也一駝未至羣駝不飲一飲未畢羣駝不去義也一駝爲之領羣駝從之不敢先不敢犯禮也風未至而先覺水未見而先知智也約食之期不至不鳴信也此之謂五德國人常携至遠域地土高潔其性不移若地土卑濕則失其性

駝牛羊謂之三牲而駝爲大牲大牲宜祀亦宜負者亦以其德之兼備也

祀則不以負

駝牛羊既以作祀俱不合用以耕負

非大祀不宰駝非賓會不宰牛市無牛互於見民政

駝爲大牲非大祀不容擅宰牛爲少牲非賓會不容常宰苟圖賈利而輕殺是民政之衰也互乃市中用以懸肉之架書曰市有懸牛聖化不入故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爲業者昔者聖人至默底納國見市有屠牛賣者曰屠鄙業也盍易之對曰世業於茲矣易之維艱曰有羊乎民遂舍牛而業羊

荅問或有問于余曰飲食人之經常天下共之而貴教有食者有不食者何故余曰大造生物美惡具陳若植若動若靈若蠢皆所以備人之取用耳若夫飲食乃生人所資以立自非渾圖而不擇焉者聖人知之取其美置其惡以其可食者食之其不

可食者適有他用亦不害其爲物也愚俗無知不辨等類輒見輒食或且取其惡而置其美不智甚矣夫所謂食或取其味甘而在養性情以益于道也所謂惡者不在味苦而在恣嗜慾有累于心也嗜慾之源也性情之益也與善之源也起惡之端也性情之益也與善之源也

飲食所系固不重哉此吾人擇之最嚴故有可食有不可食者或菁其目曰果穀瓜蔬之屬均食亡論草木之屬毒甚者不食禽獸之屬性純而嗜草穀者食性不純而食穢汙者不食可食者有畜養之類如鷄鶩牛羊是也山野之類如麞鹿犀兕是也水潛之類唯魚是也不可食者有侵奪之類如雕鷹鴞鶡之類如虎狼獅豹是也頑滑之類如熊羆狐鼠是也貪汙之類如犬豕鼠類如鳩鴿雁雉是也水潛之類唯

用之最全者唯聖人能審物用物以其功用最全其補益于人也自厚故凡供膳必擇畜養之類倘其性和而不流順而不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畜秉五行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偏其體具五臟六腑臟腦膽腎心肝脾肺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胞門是也非徒重也牛士之機乎曰然則牛亦可殺耶曰可曰可殺之心忍乎曰固不忍也之于六畜也以牛爲最重故凡養生事死承祭祀皆必以牛爲至敬禮運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內則曰膳膏腥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脩牛胾也醢牛脣也此古今考注腳牛脩也醢牛脣也此上大夫二十豆五行之前兩行八豆而行之也夫貌雨行八豆而牛具五臟則先王之重牛也見其槩矣然其重之也非徒重也牛士畜秉五行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流順而不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倘其性和而不流順而不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用之最全者唯聖人能審物用物以其功用最全其補益于人也自厚故凡供膳必擇畜養之類倘其性和而不流順而不悖承人事于諸畜爲功詎可謂絕不容食乎今人不明至義又以牛爲耕稼不可食不知大造生物原無物

潛者土者水者皆不可食如龜鼈螺蛤蟻蜂蠆之類是也間有禽畜之屬性本純良而或食蟲草四十日然後宰可食或曰然則沸氏戒殺豢三日然後不殺于教不有戒乎曰有戒戒儒者無故之有節也今人失其節食者濫而無厭戒者一粲不食皆過矣吾教律法有言曰節而毋溢非禮不宰何如其嚴哉無故不殺一粲不食佛氏之陋或曰唯天生物爲養人而人殺之心忍乎曰固不忍也以牛爲至重故凡養生事死承祭祀皆必以牛爲至敬禮運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內則曰膳膏腥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脩牛胾也醢牛脣也此古今考注腳牛脩也醢牛脣也此上大夫二十豆五行之前兩行八豆而行之也夫貌雨行八豆而牛具五臟則先王之重牛也見其槩矣然其重之也非徒重也牛士畜秉五行之全得天地之正其氣中而不偏其體具五臟六腑臟腦膽腎心肝脾肺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胞門是也非徒重也牛士

好生體天爲善一粲不食有何不可而必肉食耶曰爲此言者不特違于造化且有謬于先王矣古者先王之制禮也在家奉親在國奉君大而天地微而賓客莫不有肉食以爲敬獻禮運曰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周制庖人供六禽六畜六獸觀夫古禮未嘗以肉食爲不善也若云唯天好生夫不殺天亦未嘗不殺也春秋性殺

而毋溢非禮不宰何如其嚴哉無故不殺一粲不食佛氏之陋或曰唯天生物爲養人而人殺之心忍乎曰固不忍也以牛爲至重故凡養生事死承祭祀皆必以牛爲至敬禮運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內則曰膳膏腥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脩牛胾也醢牛脣也此古今考注腳牛脩也醢牛脣也此上大夫二十豆五行之前兩行八豆而行之也夫貌雨行八豆而牛具五臟則先王之重牛也見其槩矣然其重之也非徒重也牛士

凝一聽人之裁度而取用也且牛亦果爲耕稼而生乎事物紀原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田而種之古時只用人耕牛耕自漢趙過始也爲此言者其亦必有所見夫牛不專爲耕稼而生也或曰然則聖人見人暑牛而命之易何謂乎曰時有不忍之心也亦不欲人以屠牛爲業耳非謂牛不可食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七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錢塘丁　晟缺李燊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輯梓

飲食下

若草與木有良有毒若鳥暨獸有善有惡造化至備也盈天地間飛潛動植無非物也無非應人所取用者也然而用之合其宜者則爲良不合其宜者則爲毒用之當於禮者則爲善不當於禮者則爲惡此一說也草木有草木當然之情鳥獸有鳥獸當然之性良毒善惡皆所不免良者善者食之固無不良無不善矣苟毒者惡者用之適合其宜則亦無不良無不善矣蓋眞主造化毒惡原有相制今之受毒惡者皆由措置失宜耳此亦一說也

金嬴浪若厥性毒

金嬴浪若二草名皆性毒金嬴食之人身立即化爲膿血浪若食之令人咆哮發狂不醒如鉤吻亞卜蘆皆毒草類也二者舉其最也

鷙鳥攫獸厥性惡

鳥擊殺鳥曰鷙獸擊殺獸曰攫鷙鳥環喙鉤爪攫獸鉤爪鋸牙皆性惡者也大凡鳥獸之不宜食者有二十種暴目者鋸牙者環喙者鉤爪者嚙生肉者殺生鳥者同類相食者惡者暴者貪者吝者性賊者汙濁者穢食者亂群者異形者異性者妖者似人者善變化者

經言鷙攫者勿食異形異性者勿食惟穀食芻食及有純德者良則二十種之不可食斷然矣

唯毒戕生唯惡賊性賊性唯大戕賊皆害也世人知草木之毒能害生而未知禽獸之惡能害性也世人知害生者可畏而未知害性者更可畏也蓋惡者或助狂長慾或惑志迷心不擇而食之則性爲所賊昏迷惑亂是非莫辨邪正不分言動不節功行

不謹貪生忘死無所不至以之治身而禍入禍賊性之害不亦大哉一切習染而人徒競競防戒于草木之害而于禽獸之害反無忌憚且珍而食之是可謂重小而輕大矣聖人曰旁流而事異端執着而從臆見惡食滋之也又曰嗚乎慎哉唯惡食亂道毒身敗惰功行先賢葉海涯曰食飲不謹異端之漸不潔也不法不義皆是又曰食不義滋不潔多食野獸曰食不義滋不潔多畜之不潔也不法不義皆是又端即墮于禽獸由乎已德性一害不流于異端是較天生諸不更大乎哉

入人者淺唯食飲入人最深性善之物食之則能助人志氣以勇于行道不善之物食之則耗蝕性良以致事理乖張所謂是非不辨邪正不分者賢知之性爲所賊也言動不簡功行不謹者庸愚之性爲所賊也甚至暴戾侵奪慳吝殘忍種種不善皆從食飲致之人習之而不察也或曰人之不善氣欲爲之何與于食飲曰食飲者氣欲之資也資者不善則所資者因之矣○經言賊性唯大謂賊性之害大于戕生也蓋死生命也人所不免也常夭生而當生者不與也遇其毒木之毒固能害生而爲所害則亦命之嘗終非人之自取也至毒而死聲形醜惡常夜鳴子人屋上蓋畫象而被禍而弗覺禍其潔之物不聞亦不視○有樵者喜膏肥薪價苦不足給棄域居山獵野味食之嘗自詡曰學者每言不良之食害人向也擇食身謹儼常如病貌今惟所得即食神爽而身健矣一日見老人杖立巖上呼曰死者樵顧左右不知呼已也復呼曰樵未應又呼曰死者樵顧左右不知呼已也復呼曰樵死久矣弗自知乎身健而弗勤功身死也貪膏腴而亡家心死也樵憮然老人忽不見遂歸城持齋禮拜于食飲尤加謹焉

鷹鵰梟鶚鷲類也

鷹鳥中鷙殺之魁也身大如雞色如鵝環緣鉤爪差小於雌能久時隨人指縱馴者搏生鳥不死形性皆如鷹而色蒼故獵人用之鵰差小青蒼上而居母姬于百日羽翼長從母索食食母而死聲形醜惡常夜鳴子人屋上蓋畫象

梟野鳥也狀如鷹而大身貓面穴居夜惺也俗名猫兒頭鷺山島也狀如鷺色有文采足皆赤喙長不能遠飛性惡好鬬

鷙鳥之總類也他如鴟形似鷹是下髭梟而大土黃色野鳥似鷹而小毛長超短性强勁最貪殘不可當鷙山鳥狀如鷹大于雞毛羽蒼黑色黃頭赤目見鳥諏就擊衆鳥畏之鷙青黃色隼似鵰而好翔搏擊則遠遁鷹屬也鵰形似鷹青黃色甚疾搏鳥極準發必中鵰屬也鶡山鳥狀如母雞有文性貪殘好奪梟屬也鳥鴉有腹下白者性極貪酷形似烏鴉而尾較長色亦長嗥鉤爪全身烏色亦有人呼曰某爾靈禍矣十異人炙狼肉閣臭其聲香士之曰何以禍曰陳人炙狼肉閣臭其聲香士曰未禍也曰有過不知問事亡荅非禍也歟

鴟梟善搏諸鳥畏之鷺屬也皆攻剽殘忍之鳥也又如孔雀山鳥長尾展開如車輪金翠若碧霞自珍

愛遇旭景必張翅尾盼睞而舞視足則偃蓋以其足極黑而醜也雄者冠有三毛長三寸許雌者無冠尾短無金翠以音影相接而孕常與毒蛇交其糞最毒殺人其肉食之閉人聰水鳥大于鵠長項高三尺喙長數寸丹頂赤目項有烏帶自頰至嗉羽有白斑明鶴頂赤目項有烏帶自頰至嗉羽有白斑青數色黑翎生于兩脇長五六寸至一尺每邊十二根扇覆于尾之兩傍好鳴性僻味毒食蛇似鶴而小項無丹項無帶長項赤喙蟲鸛喜孤雌而飛亦有青灰白三色俱翅尾蒼黑影接而孕大如鶴青蒼色亦有帶頂無丹兩頰赤喜鳴好僻食蛇蟲以蛇蟲爲食皆非良物也

虎狼獅豹攫類也

虎獸中搏攫之首也狀似猫大似牛黃黑青白數色毛有黑章鋸牙鉤爪搏百獸極其暴惡居山伏林乘風而動狼獸身前高後廣有黃白黑三色性能擊獅山獸形似虎而頭大尾物咆性貪好積聚獅長身軀小潤猿弭耳印鼻突目動毛柔毳鋸牙鈎爪筋骨突兀毛髮紐纏目光電耀牝者有豕鬃大如斗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亦有一體而具數色揉糅成章獅虎之若俟命草獸鴟跑而至環伏拱之若俟命然獅取其一啖之分剩與衆獸食芟搖尾而衆獸去獅怒在首獅樂在尾小獅與畜狗相似式之以虎狼畏伏則知其爲獅也此一種東土所罕

豹而小有青白黃玄金線豹文如金線豹文葉豹文如文葉玄豹文黑又一種黑質白文土豹質黃無文異也金錢豹文葉豹二種文要皆一種而文異也金錢豹文葉豹二種其名虞人畜之攫獸之總類也虎豹之屬有豺形體細瘦性最殘忍豺狼之屬有狼狼屬而似狐黑質長七尺頭生一角能食虎豹老則毛落皮裂若蘚皆猛惡暴狠之獸也

他如熊身形似豕山居冬蟄蒼穴獸也有人熊面似人效人言笑喜扳援上高樹見人則撲下食鹽即死飲酒即醉故獵人常以酒困之有馬熊頭似馬狗熊頭似狗猪熊頭似猪但熊暑尖而耳薮小毛熊俱能人立熊人意身形俱相似而但異在頭面耳熊類亦祿玩熊黃白文長頭高跗不及薮罷能拔樹撼石天方有玄罷赤罷猛悍多力

象山獸天方之南譯欣都所出狀似豕而最大一枚重千觔大者可二千觔鼻如筒以鼻捲食入口內有食齒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尺餘象鼻不附兩地鼻長委地鼻是其本肉其皮厚數寸刀箭不能透刀出輒復合其尾毛如鐵針北交在水中以脚相貼與他獸異其牙一歲一退換

有騶虞似虎白質黑文尾長于身食自死肉性酷能殺虎豹山林伏于岩穴夜出晝居求食于上能人立似熊羅搏獸極捷烈于豹屬似虎而頭小象鼻犀目獅首刺而里色黑白駁有蒼黃白三色喜食竹菌最堅能碎鐵火不能焚胡僧以克佛牙佛骨者即此以羚羊角擊之即碎有猨狖形似獅而毫短尾修頭稍小多似牡吼則百獸降不如獅吼則百獸集此亦有人家猛獸也○大約獅種亦多天方之地常有十數種焉畜之者自不傷人食肉而有度東土之人罕見則其名義不傳故此亦未便悉載狼之屬有豺狼屬而似狐黑質長

狐。穴獸似犬尖鼻大尾性最淫能附邪魅爲祟其色黃歲久變黑黑變白。貍。野猫也大小似狐有數種曰猫貍圓頭大尾色黃黑有斑如家猫善竊鷄鴨肉臭不可聞曰虎貍銳頭方口斑如貙虎食蟲鼠果實曰九節貍似虎貍尾黑白相間如節次然曰香貍文如豹而作麝香氣又名靈貍又曰靈猫曰玉面貍白面尾似狐善捕鼠人家有畜者鼠皆遠遁或腹貼不出曰牛尾貍尾如牛尾而頭圓足短善援樹食百果凡貍皆善搏欲搏則必先止而擬度其發必中。貉。似狐而頭銳有斑文毛深厚溫滑。鼠。鼠類不一有水鼠生水澤間食菱芡魚蟲有山鼠生林木間食果種木蟲俗名松鼠有火鼠甚大生野山中人取其毛績之號火浣紗織之號火浣布染垢汙燒之即潔冰鼠生荒野積冰之下皮毛柔滑可作蓆貂鼠大如獺尾粗毛深寸許有黃紫黑三色白鼠即銀鼠似貂鼠而小毛短尾黑黃鼠似貂鼠色黃赤毛稍短生山野及人屋樑間鼯鼠居竹塢間土穴中食竹根大如兎鼯鼠生山澤中穴上爲巢形似獺邊人掘食之鼯鼠狀如小狐肉翅聯四足及尾似蝙蝠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襍白脚短爪長好暗夜飛田鼠生野田中食禾稼灰鼠小于銀鼠而毛稍長其色如灰倉鼠即家鼠也大約鼠本穴屬隨處皆有隨地而異形質雖異而其性情皆不甚遠視其爲穴盜食畏人疾馳種種一如也猫。即家畜捕鼠者目可占時脊可取火獺。居水形如小狗頭似鮎青黑色長尾四足亦有白色者諸物肝皆有定數獨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食魚蟲及猿猴之類皆非性善之物也。

皆勿食。用其羽革皮毛可也。

凡以上鳥獸。其肉皆不可供食。但用其羽革皮毛可也。獸自死。用其毛角。不用其皮。若治過。貨之可也。

勿啖豕。

豕畜類中。汚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汚。有鋸牙。好攫。嚙生肉。愈壯愈惰。老者能附邪魅爲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嚴。而諸教以爲常食。故特出戒之。

集覽本草經疏曰豕味寒食之令人暴肥性能作濕生痰易惹風熱殊無利益耳今人以爲腎補腎恣意食之大爲差謬不覩日華子云食之令人無子孟詵云食之令人傷腎其非補腎之物明矣○又曰按豕爲今人常食之物臟腑腸胃咸無棄焉然其一身除壯膏外莫不有毒發病害人人習之而不察也壯實者或暫食而不覺其害有疾者不可不知其忌也今畧具數條使人一覽而知所忌豕肉多食令人虛肥生痰熱發熱病同薑食發人瘋病頭肉食之生風熱疾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血能敗血損陽耗心氣肝食之生癰疽傷人神肺食之令人氣滯發霍亂八月和飴食至冬發疽脾有大毒斷勿食之腎食之傷腎少子損人眞氣兼發虛壅脛男子食之損陽腸食之動冷氣鼻肉食之動風舌食之損心。

醫經別錄云豕肉閉血脉弱筋骨虛人加骨切勿食

孫思邈曰食豕肉令人少子發宿疾筋骨碎痛之

延壽丹書曰豕臨殺驚氣入心絕氣歸肝勿食

孟詵曰久食殺藥動風疾損眞氣

李時珍曰南豕味厚汁濃其毒尤甚

韓忠曰凡肉皆補唯豕肉無補故養生家不食豕肉也

荅問 問曰諸家無戒豕之說僅醫者論之不過一家言耳何足爲據荅曰言有一家之言理無一家之理諸家鮮爲飲食立說故未暇及此惟醫以衛生爲事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訓吾教戒豕之終明且詳矣奈世俗習染最深難以埋解故藉醫言以戒之也曰誠如是說戒食足矣何苦于腥膩沾觸之際疾僻以讐之曰此防微杜漸之義不可不然爾

勿飲酒

聖人曰酒致亂之鑰速禍之煤也又曰酒爲衆惡之母初雖少飲終則沉酣無度壞事多矣斷勿飲之詳見後

豕汙

解見前

酒亂

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能使智者惑節者淫信者遷馴者暴飲食中踰閑敗德者莫甚於酒故君臣以酒失其義父子以酒失其親夫婦以酒失其敬長幼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信酒之爲亂大矣聖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亂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集覽 尚書酒誥曰乃穆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注曰文王誥毖諄諄以酒爲戒酒之禍人也天毒降災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誥云父母慶克羞耇羞饋祀則可飲酒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剛制于酒者剛果用力以制之也

東萊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而已非以恣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意乃以酒得禍民爲酒困即天降災也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原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又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

西山眞氏曰溺于酒則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又曰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爲受天命復何疑哉○又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强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商受之情狀可知矣

史氏鴻漸曰飲至于羣壞風俗者也商人羣飲固爲不善此風又及于周則何以爲國耶故于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俊于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

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人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于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已矣○又曰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即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前漢書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呼式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後魏書曰高允受敕集在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

本草備要食忌曰酒過飲則傷神耗血損胃爍精動火痰發怒助慾致生濕熱諸病○又曰過飲則相火昌炎肺金受爍致生痰嗽脾因火而困怠胃因火而嘔吐心因火而昏狂肝因火而善怒胆因火而恐懼腎因火而精枯甚則吐血消渴勞傷蠱膈癰疽喪明爲禍不小

汪氏穎曰人知戒早飲而不知夜飲尤甚醉飽就枕熱擁三焦傷心損目夜氣收斂酒以發之亂其清明勞其脾胃停濕動火因而致病者多矣

愚按周武酒誥及諸儒注論觀之則酒之爲禍深也明矣又醫家詳言酒能傷神耗血損胃爍精則酒之無甚益也明矣及董氏云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非爲奉養合歡之物而後以酣飲喪德喪邦無所不至則酒之爲當禁飲也益明矣然古聖人不曾教人以盡禁而人究不能以自謹者以爲酒非穢物也後之人不能自禦于沉湎而卒不免于亂亡者以不知酒非德物也天方人于千餘年前亦未嘗禁酒酒之禁自吾聖穆罕默德始初禁酣飲而飲者究不能不酣繼禁飲于禮拜之時而飲者究不能禁于其時乃大申嚴禁絕不許飲凡于大事養老合歡燕會賓客皆用花露漿水之屬漿露之爲物也能令昏者明暴者和馨香之氣達于凡筵終日飲之而不至于亂終日飲之而無其禍且淫蕩之風以息喪亡之害以除人心以古國政以興五倫以敘有補于至治者豈淺鮮哉彼香香于麴蘖之井者無論醉後光景不堪回想即醒後餘氣觸之尚且欲嘔亦烏知漿露之美有如是也乎

勿食自死肉

自死之肉不可食有二義一凡物自死必有毒一凡有生之物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乃生之之性即其良能良德爲益於人者也氣質之性乃由血氣而生爲貪惡嗜慾之性有累於人心者也經曰血氣者嗜

慾之母凡生物必宰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血氣去則嗜慾之性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之性仍存終爲人心之累故斷勿食嗜慾之性本禽畜之性良德之性本聖賢之性而人俱有之減得一分嗜慾即增得一分良德其日近于聖賢之機也增得一分嗜慾即減却一分良德其日近于禽畜之漸也一增一減之間正入聖入禽之關其危矣哉學者不于此愼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水者則浮血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雖有血之形却無血之性矣故禮法中魚血不爲穢汙諸血經曝黑魚血經曝白

勿食妄殺

不以禮宰者非其人宰者宰之不以其法者皆謂之妄殺故凡宰生必吾教同人必斷其二喉二筋詳見禋祀篇必誦主名誦主名者奉主命而宰也不然是爲非禮之宰所宰爲穢物

勿食若巳人視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耶蘇之名或母撒之名宰者勿食除此二氏凡不明主道不知主名之人所宰皆

勿食

魚暨螯無宰而食

牲用宰去其血性也魚離水血性已去故不宰可食也螯蝗之屬則全無血故不宰亦可食也且魚之爲物大者極大小者極小螯之爲物既微且蕃皆無容宰之道故無用宰之例

獵取者食

山野鳥獸如鷄鳧雁雉鹿麋麌兎之類或箭射或兵擊或縱鷹犬獵而捕之獲者皆可食當於射之初縱之始必誦主名既死必肉破血流可食否則不可食詳見漁獵篇

死於火器者勿食

凡禽畜野獸被火鎗火箭銃砲傷死者或被火焚死者雖誦名皆不可食蓋物被火傷則

血凝而不流雖有血出非遍身之血也且火傷者必有火毒其害更大兼此二說故斷勿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八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斐菜淇益參較

聚禮篇

聚禮者斂衆歸一以示斂性歸眞之義也

聚者散之反也收其散以歸於一謂之斂蓋人生未有朕兆之先古今靈妙皆會聚於眞一之本然自造化起而高下分殊各正性命則聚者散矣茲則舍棄百務而相聚於清淨之所合大衆之精神命脈皆致之本原之際始亦如朕兆未起古今靈妙皆會聚於一眞也此斂性歸眞之義也

七日周復

大化元功七日告成初日天體成一日地體定二日草木萌五日鳥獸異見四日三光明三日祥出六日人類生而大化成天機迭運七日來復初日土星運一日太陽運二日太陰運三日火星運四日水星運五日木星運六日金星運七政宣遍周而復始人生胚胎或四什七日而生或三什七日而生或多或寡皆準七日之

數。四什七日四十箇七日也三什七日三十箇七日也人懷胎之期至少是三十箇七日一十日也至多是四十箇七日爲二百八十日也不及少期而產者希異其或少于四十箇七日或多于三十箇七日而產者皆必以七日爲增減計二百五十九日或月行周天十遭有半計二百七十三日或月行周天十遭有半計二百八十七日皆以七日之數加減也至於人壽長短亦以七數計之乾方秘書有人壽表自孕胎至生成壽盡或長或短皆以七數增減算之七日周復一大瞻禮以答眞主化成之恩也天地開闢于是日人類攸努海定水厄易卜剌欣釋火災母撒克遷都默底納亦皆于是日而倣王爾撒陟降天府皆于是日語聖愛命行教開墨古之貴未可言過亦百倍

合衆聚以成一聚是爲大聚

凡聚禮必合衆寺之人統歸一寺若一城之中聚禮二寺未可也若城大而其中有江河險阻則聚一二處可也

是日也王免朝官謝政士民解業

聚禮之日王不視朝官不理政士解業民罷市各宜私處修齊內外以備赴聚

釋拘械寬責譴厚施豐餼

械刑具也譴嗔怒也聚禮之日釋囹圄之刑具寬奴役之責譴厚施濟於貧困豐饋餼於家屬蓋是日爲一切吉日之宗也眞主於是日降祥人世較他日爲特厚人於是日利民濟物所以感眞主之恩而體眞主仁愛之義也

日甫昃贊教宣禮

昃日側西也贊教登明臺高聲大呼曉衆赴聚明臺左云墨拏爾狀如塔高出雲表每至聚日日纔西側贊教登其上高聲大呼達近赴寺聚禮聲可聞十數里外比時城之內外家戶寂靜俾宣禮之聲逼達遠適

咸潔已沐浴盛服佩香

自王至民皆潔誠淨體服美服帶美香燻香亦可預備整齊聽宣

聞宣即趨赴於寺

即趨有不容延緩之意此天方禮制也若處異域宣者聲不能高遠者耳不能聞則量時

赴焉在路念念屬主不可語塵入門先右足毋喧譁毋嘻笑毋塵言非其冠服易冠登殿脫履殿外（途間靴履沾汚於大門外去之不得帶入泥土無妨）

謁拜

凡初入寺登殿隨禮二拜謂之謁拜（方云特黑謁若正禮時迫則不禮）禮畢端坐念主無虛息（心中記念口中默贊毋高聲）失悞晨禮者於此際補之近制於始宣後掌教頌眞經克合福一篇以俟人至亦可然非聚禮之條例也（若掌教頌經則衆人不必謁拜以聽經爲要）

既齊各禮四拜聖則

聚禮共十拜王民俱集先各自單禮四拜爲聚禮聖則次二拜主制後四拜聖則

序班

王首班（天方凡聚禮必王者首領詳見後否則各地掌教領之）宰官後之士民依次等殺有序（尊卑長幼後先之序也）每班量隔躬叩所不及

止靜

四拜既畢贊教傳呼內外止靜止贊頌（是時一切贊頌俱止聞宣禮或聞諭主聖之辭皆默契於心毋庸口贊）禁語言（道色刺穆亦勿答）謹咳涕立者跪拜者止（此時不宜禮拜惟遲至補本日晨禮可也禮聖則未成一拜者則止已成一拜者二拜而止已三拜者完其四拜）息心恭默聽諭

首領陞座

座在殿上左側向下贊教呼止靜之辭首領出位陞座登階三級（近制首領專任領拜另設教諭者亦可）

再宣禮

贊教移位對諭座立再宣禮（此爲第二宣）示衆恭默聽諭如在拜中不得妄動

告諭頌先主次聖次群賢次入告誡衆庶之辭再諭再頌先聖次王次當代宰官次入諷諫王臣之辭

宣禮畢乃告諭一諭也而分二節始諭先頌主德次頌聖功次頌先世群賢之美行頌訖則告衆以當行可止之事而勸勉之諭畢少坐（量三贊之候）復起再諭先頌聖德次頌王功（下階一級）次頌當代宰官之善政頌訖（復登三級）則述凡

為王臣所宜遵宜戒之事而諷諫之夫諭聚禮之至要者也得聚之貴在於聞諭如不聞諭雖聚猶未聚也是故聚禮以諭為主制若會禮之諭則為聖則故聚禮諭于禮前會禮諭于禮後赴聚禮者務以聞諭為緊要焉

諭畢贊教申禮

諭畢贊教申唱拜禮誦至召集句乃亥葉而句也合毆起立

肅班如序

首領一班百官士庶次第如序贊教立於班尾排班並肩齊足立不出一身躬叩不出一首

致意入禮

分班既定垂手恭立致聚禮之意正時主制二拜此王都聚禮之意也非其國復晌禮則不舉正時主制意因其例不全仍為晌時主制也贊教誦至立禮句乃格帝噶默諾咸從索剌特句也

首領入禮

首領揚聲贊頌率衆再拜是為主制

贊主名舉手入禮頌真經額主獻誠頌音預祝再拜二拜也首領率衆而衆從之此聚禮之主制也○凡從首領禮拜首領起然後起躬然後躬叩然後叩雖後於首領而不可違於制制謂禮拜之儀則如立躬叩跪也不違于制者謂首領已鞠躬從者仍立或首領已叩起從者仍在叩中不可也惟跪中末贊首領已出拜而從者未完誦畢自出可也○凡聚禮遲至得首領一拜自補一拜或得首領於末拜叩跪中自禮二拜皆可以完聚禮若聚非其國

得首領末拜叩跪則舉四拜晌時主制意從首領畢自起全其晌禮并聚禮後四拜聖則亦不必禮○凡後至從拜者從容入班首領在躬即躬在叩即叩在叩即坐即坐不得自行躬叩俟首領出拜接補所失得于躬者成一拜得于叩者否○凡補所失先隨首領入坐誦証辭有餘時重誦証辭勿誦贊告俟首領說色剌目出乃自起接補或二拜或三拜或四拜跪復證辭贊告說色剌目出

主制畢再各禮聖則四拜

從首領禮畢各自單禮四拜爲聚禮後四拜聖則也大聚之禮止此

非其國復晌禮主制四拜聖則二拜

凡聚禮必在王都大國（詳見後文）非其國則爲禮不全雖聚莫能完其義故復晌禮以補其闕焉（晌禮十拜不復前四拜聖則者以聚禮之聖則當之矣）

終以禱

禮畢首領祝辭領衆祈主准其誠懇佑其道念赦其既往之非

聚禮必王都禮法具章

王都王居之國禮如朝儀國政教典之類法是律法如戶婚田土辭訟之類具章明備也經謂凡聚禮必在王居大國禮法明備之所苟非其國雖完其禮不能完其義也一曰不必王都但其城有司禮掌法之官即可（司禮方云穆輔提掌法方云噶最）一曰城有大寺邑民集之莫能容者即可

王臣在位否則必有代位或世蔭者

凡聚禮必王者或宰官當首領之位王者不至必有代王者宰官不至必有代宰官者若無代位必有世蔭爲王爲宰者方可

附邑則守牧否則任舉賢學

附邑者王都所屬之邑也（如府州縣等）守牧可以首領無守牧則邑民推舉賢學者領之

非其人不領非其國不全

非王者或大臣或守牧或代王臣守牧者不可領聚禮非王都大國或附邑無司禮掌法之官不能全聚義此聚禮之例也全其例者全其禮也禮全而義乃盡故凡例不全必復晌禮以補其闕

非其日時不聚

萬物聚成於六日而著盛於午會天地固結於金運而既濟於水火（聚日屬金聚日之午初屬火午正屬水此天地形交萬物神聚之候也）人因其聚而聚焉以成天人會合之義故聚禮非其日不可非其時亦不

可大會之禮可容三日五時之禮可補於終身惟聚禮不遷日不移時其所關合者深矣

聚之義大矣哉

聚其身則動靜云爲有所收束聚其心則憶慮思念不致放縱聚其性則返本歸原復還眞理生前之所聚在眞宰則死後之所聚者亦眞宰如此可謂超生脫死者矣超生脫死之由在於一聚聚之義不大乎哉或曰道包天地凡人無不在天地中即無一不在道中未嘗散也何必言聚未嘗大散何必大聚即散即聚不散不聚而何必多此一聚之名此殆超越乎塵凡之境而已深入乎其眞者也苟非其人敢輕爲是言乎

四人成聚

此言居城之法也居城人少雖至四人亦可聚禮首領一人從者三人若四人聚禮未成一拜而一人去之不成聚矣則以四拜作晌禮若居鄉野或在旅寓人雖多不聚禮可也聚禮而復晌禮以不寢其義亦可也

凡居城良正男子無恙赴聚無免

前自聚禮必王都以下乃言成聚之例此一節則言當然赴聚之人也居城對旅途言良對賤言正對異言男子對婦人言恙憂疾也凡家居或旅寓在城意住十五日以上身爲良正男子無所憂疾俱當赴聚不容姑免聖人曰一聚弗至其心已黷三分之一黷音讀黑也垢也蒙恩也三聚弗至其心全黷矣先賢曰違於聚者甘於散也哀哉

賤者無責

此以下乃分述可以赴聚可以不赴之人也賤者奴僕吏役之類無聚禮之責者以有主人之事也若主人命其赴聚則亦有責同於良人矣傭僱之僕與良人同不可因傭主之羇而失聚禮

野人無責

野人謂居郊鄽之外者郊鄽城外有市井之所也一曰距城二亭之外爲野亭方云米勒一亭五里里八百步距城十里計八千步之外爲野天方以五里爲一亭三停爲一鋪鋪方云附爾桑克一曰距城

一舖之外爲野一日郊有大寺宣禮聲所不能到爲野一日來城赴聚即日不能歸家者爲野約距城六十里數說不一要當以郊廓爲界踰郊廓而居即謂野人不赴聚可也若野人於聚日午前入城本日不歸當赴聚

旅人無責

旅人謂出行於三日路之外者纔踰郊廓即可不聚歸家既入郊廓即當赴聚若於旅寓意住十五日以上即同居家當赴聚若出行於聚日午前而午後方出郊廓則當聚禮而後出

老弱廢疾幽禁無責

瞽目癱瘂瘋狂謂之廢疾囹圄羈繫謂之幽禁凡衰老羸弱廢疾不能行於聚所或被幽禁不能放脫皆無聚禮之責若瞽目有引領者或幽禁允其出聚俱當赴聚

經曰嗚乎信者如宣禮於聚曰即趨念主棄營藝斯於爾至善若爾知

此眞主垂告穆民當聚之辭也信者指穆民而即趨隨赴也念主即聚禮自趨至已之功營藝乃營爲家國之事也眞主呼穆民而告之曰如贊教宣禮於聚曰爾衆即以念主爲事趨赴聚所毋更事家國之營爲惟棄家國而念主在爾民爲至善若爾民知道營爲家國之事小而念主赴聚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聚之益大也經文首呼信者則凡信者必赴而不赴者難言信矣末言若爾知則凡知者必赴而不赴者未可云知矣吁今之人不知而不赴者固多矣赴而不知者亦甚不少也知而不赴其如知何聖人曰維主命我民聚於若日時典制哉永保攸命孰敢遺之蔑眛輕視自散自凶若人也五功無實百行不登

於若日時猶云此日此時即第六日也天方以七日一轉首日爲初日末日爲六日自開闢以至今日聚期無改乃祝呼得聚於初日歐若巴聚於一日皆失聚之義矣聚原取萬物聚成之義萬物

聚成於第六日也典制哉乃咏嘆其事之大
也遺棄罣也蔑眛輕視謂不明其理而輕視
其事也實果實也登成也聖人於聚日諭於
衆曰維眞主命我人士聚禮於此日此時其
爲典制之至大者也自今而後永保所命不
可遺棄其有遺棄者是不明其理故輕視其
事自落紛散自罹凶禍雖有五功不得成實
如樹木空花不能結果雖有百行不可登進
如禾苗生穗不曾成熟穆民其可不以聚禮
爲至要哉

畢史爾曰不徒身聚而欲心聚心聚而性聚矣
是謂聚禮以聚心爲要也

畢史爾先賢名謂聚禮不僅聚身而務求聚
心心聚而一靈湛寂與眞宰合矣然後可以
謂之聚道行經曰聚身而不能聚心非聚也
聚心而不能合性於眞宰非聚也合性於眞
宰而復有時間斷非聚也一聚而千古之事
業完焉是故能聚於一時即能聚於時時能
聚於一事即能聚於事事是故能聚於瞻禮
對越之間即能聚於一切動定云爲之際聚
禮者甚不可不知其要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八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十九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山陽楊斐棻淇益參訂

男繩基厚存較梓

婚姻篇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古今聖凡皆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也廢此則近異端矣禮出自天方聖教而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俗異細微亦有不同而大節則總相似也故予於序禮解畫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昏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便易而親賤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

鄉貫名氏

問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女氏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子某子之母出自何氏顯者述其官職然後

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通其鄉貫名氏與男家書式某籍何處祖某父某女某女之母出自何氏顯者述其官職若女無父母必言主婚何人其意蓋欲彰明較著而無隱也

按通鄉貫名氏爲兩家素無親知者言也若兩家原有親知可以不必通鄉貫祖父之名但問子女之名及子女之母出自何氏或女無父母必問主昏何人

立主親

男氏以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女氏相議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說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有貽誤也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賓如女氏致謝主親至女第主人出見相揖坐賓從者乃以書進賓受奉與主人主人受書再拜乃持書入告與凡尊屬長者女氏復書主人出以復授賓賓受人于賓位主人遜讓乃各就本位相拜並致謝辭賓退賓返命賓歸男第男氏

主人揖謝從者以復書進賓受奉與主人主人受書再拜饗之男氏治饌饗賓

按今俗男氏主人率同居兄弟或宗戚尊屬如女氏拜謁謂之謝允次日女氏亦至男家回拜謂之荅謝俗禮也姑從之

納聘

男氏具幣帛爲聘禮餽於女氏幣帛之資稱男氏貧富以爲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或除幣帛之外增用金銀衣物釵釧之類亦可食物不論

按今俗未納聘前于議定時用釵釧一二件以爲定禮既納聘後復于迎親前一二日餽冠簪釵釧衣帛食物與女氏謂之送敕俱俗禮也揆之時宜似亦無礙姑從之

又按婚姻之有聘禮宜也今俗女家以爭聘財爲事幾成售鬻致使兩家失和夫婦失愛或力不從心蹉跎歲月標梅致嘆壞婚姻之義矣凡有子女者斷勿行此醜俗

請期

男氏先使媒妁如女氏請期於某月復具書使主親如女氏定期於某日待女氏復書定期男家乃具書請女氏主翁書婚於迎親之前三日書式隨俗宜

書婚

迎親之前四日男氏具啟邀女氏主翁於翌吉書婚近俗若女氏主人上有尊屬或至戚或伯叔及宗子長子男家會具書請過者亦同赴書婚姑從俗是日男家延掌教先延掌教大師至家安于別室命子弟知事者侍之立司禮司禮即懇原主親爲之盛服候賓主人及宗長伯叔宗子長子親友俱盛服就堂坐次以候來賓女氏賓至迎入男氏戚長宗長主人次第迎于大門外伯叔迎于中門宗子長子迎于階下登堂堂以向南爲例賓由東階主人陪客由西階齊揖就坐賓皆列坐于上陪賓坐于東位主人坐于西位茶三獻畢司禮者起請見拜如儀司禮起衆皆起賓立于堂東面西陪賓立于階西面上宗長及主人立于階下司禮立于堂次西側用大稱呼先請來賓戚長立于堂中瑜琰坐陪賓自戚長諸親親友以及宗長伯叔主人宗子長子依次出見俱每見四拜畢各就立位復大稱呼請來賓宗長陪賓主人次第出見如前畢各就立位復大稱呼請女氏伯叔見拜如前請女氏主翁見拜如前請女氏宗子長子見拜如前俱依次每見四拜畢各就立位乃舉書婚之案案桌設于堂之上正中陳書婚之具香凡爐筯筆硯箋書果盛每各一具俱陳于案上設座案之上設一座案之左右各設一座掌教大師出衆拱拜賓主一齊環拱而拜掌教就座掌教就上座女氏主翁就案左座男氏主人就案右座衆親友宗族俱列次坐于左右兩傍婿崇冠盛服出跪坐于案次瑜琰上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婚之義書男女名氏及男女父之名氏於箋

而宣於衆。蓋謂某之某子與某之某女合配幣禮幾何或金銀幾何皆書于箋而告之于衆。擲果向婿擲之凡三撮。婿入陳饌饌訖賓辭返第。

鋪陳婿室。

迎親之前一二日。女氏備嫁粧。遣使往男氏鋪陳婿室其備粧之資。稱家貧富多寡。依分家之例女得一男之半。該分若干。即以備粧無侈無儉。譬如其家有一子一女即以家財三分之一備之有一子二女即以四分之一備之有二子一女即以五分之一備之只有一女即以家財之半備之餘照箋詳見分制指掌圖。

按今俗好奢炫飾于外罄家所有或仍行借貸以備粧物其女富而往矣其父母則貧而居矣兄若弟亦束手而窘迫矣又有吝嗇之家所廢不及應分之物使女赧顏以往俱非禮也其女無知而自行苛索無所不携而往者風斯下矣聖人曰守禮者不窮旨哉。

親迎

預命執事人。備迎親之具。彩車一乘鞍馬一匹彩燈四盞提鑪二對有職新職事。新婿崇冠盛服。拜告尊長。拜受父訓。父訓以往迎之禮。乘馬行迎。彩燈先行職事繼之次提爐次彩車婿隨車後陪迎者隨婿後執御者俱喜服提鑪者用家人在道焚香不輟。至女第。彩燈職事陳于門外提鑪入內分列于堂階之下。婿下馬翁迎入拜於堂。就座。婿坐于上衆陪迎列次坐于旁。母訓女於室。母爲飾粧訓以內則事夫及舅姑之禮。翁戒之於庭。戒女敬勤夫事善事舅姑。女拜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以錦帛覆其首而上車。時堂賓皆退翁命婢能者爲姆奉婦上車。婿出。婿拜翁于堂辭出翁送于門外上馬。車行。婿馬先婦車其彩燈職事提鑪次第如前陪迎送者隨車後。歸第。彩燈職事並入陳于墀下提鑪列于階前。婿入婦車繼之抵中門下車。主人出命婢婦二扶婦下車。入室。命婢二執燭童子二提鑪導婦入其室立于幃之左側。姑入。啟幅命坐。是時凡舅公伯叔及一切親戚俱就外舍不得入視。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按今俗有姑迎于女宅而母送至婿家者大爲非禮宜戒。

成禮。

宵禮後。媒氏入。舉饌案。媒氏命婢從舉饌案近婦。婿入。媒氏引婿坐于婦之對案從者進花露羹湯。饌訖。徹案。請盥。盥洗手漱口也先男盥次婦盥以婦盥之餘水傾少許于室之四隅。延閨淑以董子婦。主姑于親族諸婦中擇年齒尊劭厚樸而通敎典者以訓戒子婦厥母之婦室導婿婦並坐幃中訓以夫婦互相敬愛之言男女內外各別之禮問以敎典所應知之條例知則已

不知則切示焉若兩家係素習禮法者則不必質問乃與婦除餙下幃出

明日婦出見舅姑

雞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姑舅姑亦治饌饗之舅姑治饌食婦乃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按今俗新婦不即見舅姑母家餽饌命侍僕以進踰三日乃行拜見非禮也仍當于次日拜見舅姑其餘俟三日後拜見可也

婿往見婦之父母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已之父母次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族饌婿荅幣皆如常儀

婚姻之事各地風俗多殊比屋尚自不同況殊鄉異域相隔數萬里之遙乎吾人既生此土自不能盡異此俗但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仍當依禮而行如謝允荅謝定媒行四拜禮三日拜堂皆其無礙于大節者不妨隨俗行之至如問八字爭聘財講奩資客婚期莫屬跨鞍用音樂姑迎母送甚至居喪婚嫁女死爭競皆風俗之大悖謬者斷乎不可從也

十九卷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十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秣陵馬星高陵參訂

山陽楊斐菉洪益駿梓

喪葬篇 附祀典

病危內外止靜

病危氣將殂也於時內外息聲音禁行走男子之室婦人不入婦人之室男子不入惟本生子女可也

囑

病人事有當言者囑之書於紙如闕欠齋拜貢人財物或委託重任及許約義舉等件書畢附與承囑者執掌行之若非大事勿以煩擾

按遺囑乃病者自言非旁人求請而囑也今俗有無知之人于病者呼吸難接之時妄求遺囑徒亂病者衷曲大不愛也大非禮也切宜禁忌

正寢

寢頭北足南仰臥以面少向於西或枕東足

西亦可蓋取向於朝堂也補哈烈學者云宜正面仰臥取氣性易出亦善

與道善言

子男知事者視於寢次誦清眞言提覺病者使心存於道不繫於世蓋臨終之時要緊關頭得失所係莫危於此故須親切之人刻刻提醒爲要

按與道善言但使聞之足矣愼勿强之念恐其危難之際荅以不念則悞大事爲害不淺

既絕安位

既卒瞑其目撮其頷理其髭鬚順其手足設屍牀牀用厚板長六尺廣二尺四寸以木槃二條架之更衣易以新衣無則易浣濯之衣至臨浴時始脫之○按更衣只去其汚衣可也天方之衣袖寬易脫今制之衣袖狹難脫但取輕易無苦于屍爲是遷屍於牀用三人首一身一足下一緩動輕移覆以衾衾以白布爲之長六尺濶四尺家主則移於中堂中堂者內室之曠達公所也餘則各停所居之室中遇炎暑則廢牀寢地下墊薦席上覆罩巾罩用細竹爲之高一尺五寸長廣諒屍牀罩之上覆巾焚香不絕始哀哭此際始可哀哭前此未可也以後凡動屍舉櫝俱哀哭無論然當沐浴入殮殯拜之際及入夜疾風暴雨之時俱輟哭哭之時拊擗不號亡行勿數

立主喪

父喪子主之兄喪無子弟主之孫立子位死而無子有孫則以孫主之姪立弟位死而無子無孫無弟而有姪則以姪主之無近黨則遠者主之依黨序

執喪

執喪者掌理喪事者也須四人一曰相禮掌喪葬禮儀或親族或執友或隣里知禮而見事多者一人爲之一應喪葬事務悉聽裁處子弟不得親其事恐喪事叢脞有廢禮節二曰司賓迎送來弔賓客以同居尊長或族屬親賢或至戚或執友爲之專與賓客爲禮三曰司書記出入之事以知書者爲之四曰司用掌出入之財以識實者爲之凡司賓司書司用俱聽相禮指揮

易服

咸依禮易服服色青黔取幽陰之義也天方喪服俱尚青黔今居此地服色形制悉遵功令

訃告親隣

凡宗族親戚比隣僚友皆令人馳書訃告以聞

按今俗親喪自行訃告非禮也

居室

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治饌親知僚友餽食於其家

喪家三日不宴客惟待執事之人暨浴亡之人可也乃今俗肆行宴客于三日之內來客暢意食之非禮也

親衆弔

弔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戚執友弔於內餘弔於外主人荅於室司賓迎送

凡賓明相會言喪故不語塵事

賻

賻以助喪也凡屬親戚隣里僚友俱有助喪之儀

按賻儀民之義行也天方喪家無論貧富親識來弔者皆資之財貨以助喪費所以恤哀也今居東土者助喪之儀則有行有不行矣江南數處此風久泯每于喜慶則厚餽以爭榮集于喪事徒空弔以盡虛情殊與天方祖制不合惟願同志者共襄義舉不特現今之福報各有攸歸即于百世下凡效法其事而行之者皆始作者有以倡之也其福報永增不朽矣

備殮

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其長如一身而上下各出七寸三幅聯合如衾約廣四尺五寸小殮如一身之長廣如大殮襯衣長自肩至踝一幅開縫在肩加冠巾冠用布弁巾長無度隨其生前所用至短不減九尺用布一幅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長廣如上褻衣褻如襯但襯開縫在肩褻開縫至胸裹胸長三尺用布一幅拆其兩端之緯深約四寸如巾帶狀中間取足周身用帶結于胸前加包頭長三尺用濶布一幅細密不見髮者裂布為帶一根以束包頭俱用細白布為之用細白布使內香不落于外外土不侵于膚也

治櫝

櫝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八寸杉板為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衽不用釘衽刻木為之兩頭大而中小凡合縫處鑿作坎以衽連之其蓋以二栓衡其內銜於櫝口防其移動

按各方有義櫝原以資貧乏無力者用也今富足有力之家亦每每用之何親喪獨省一櫝之費耶且用義櫝者至不一矣異疾注汚貧者用之亦屬無可奈何何嘗者

恐加之于親耶且男婦有別豈可方爲男子用訖倏又爲婦女用乎亦甚不合禮也今而後凡有力者當自治新櫝爲是

造輿

輿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方有義輿便用可也

命穿壙

塟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其深隨宜壙之深淺量地所宜地土堅者宜淺四五尺可也地土鬆者宜深一丈以外可也總以穿穴不崩爲定以壙底無水爲止長六尺廣三尺離底尺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二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凡遇土鬆或沙地不可穿穴則穿直壙深廣如上造石爲槨圍砌壙下中深三尺長五尺廣二尺上加石蓋底不用石無力造石以木造之忌用陶磚

按天方地勢最高地泉最深地土最堅實而易于穿穴天方西北有沙目國近海土鬆易卸民皆直壙而塟聖人已經切禁皆用石槨矣東土之地亦近于海僅有數處土堅可以穿穴餘則與沙目等民有不知用石槨者仍以直壙而塟不數日間壙崩土卸侵逼于屍矣是大悖禮法之爲也凡爲人子者宜盡心盡力加謹斟酌以重其事

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浴牀用浴池一具木槃二條以架浴池各方俱備義池有力者必自製新者爲是　湯餅四　木盆二大者　鑪一　香少許　皂末少許　布幅白布二尺用覆下體　布巾二條　梳大齒者一婦女用　棉頭繩二根每長七寸婦人用以束髮

〔襲殮之器〕襲牀用厚板六尺廣三尺木槃二條以架板　枕　簟席一　細香一觔宜研極細　冰片一錢研極細淨蜜和勻　布帶二根裂布爲之每長一尺闊三寸以束殮

〔安塟之器〕障幕婦人用障柩圍壙男子可勿用若有颶風雨雪備之圍壙可也○其式聯白布爲之圍二丈四尺高五尺用細竹六根穿布帶以繫之　細香二觔須冰麝沉檀細料好香研極細　白布二疋　土坯五十塊　竹笆縱橫各五尺按封穴已有土坯則不須竹笆乃今俗兼而用之取其堅密亦善近有不用竹笆而破櫝封穴者未可　竹釘二十根不用鐵釘○以上安塟之器除障幕土坯竹笆三項其餘數項俱用笥盛之聽用

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爲置辦免

致臨時倉卒有悞。

三日必葬。

屍以入土爲安。停家以三日爲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論然於旅所擇地而葬爲是。

按聖教三日必葬。蓋謂屍以入土爲安。不得久停。今俗有既葬而復遷者。有卒于旅途。千里之外載屍回鄉者。甚至既葬旅所復破塚起屍。屍已零落。仍包裹盤載以歸故土者。皆與聖人立教之義大相悖謬矣。孝子仁人。詎忍爲之哉。

葬之夕行所囑。

亡者遺囑有所欠齋拜所毀約誓承業者。應按每齋一日或每拜一時或每毀約誓一事出麥二升分給與貧。欠人債負。亦於是夕償之。許贈某財物房產或釋某奴僕婢妾爲良。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囑甚多而家財不足。則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債負。亡者所遺一備喪費。二償債。三行所囑。四分與受業之人。如所囑甚多。除償債外。不得用過所遺三分之一。

襲殮

浴

婦人浴婦。浴者盥手。徹奠。脫亡衣。移屍於浴池之左。右布幅覆其下體。自臍至膝。毋露。焚香傳鑪。池各立一人。足下立一人。執鑪。焚香。周迴互遞。由右達左。三遍。

先沐其面。次臂。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

次浴下體。別以一巾拭之。凡洗俱先右後左。末二遍。撫抹三遍。淨矣。洗下體。不跋幅。但懸布而洗。三遍。始一遍。施皂。不梳髮。不齊髭。不剪指。婦人之髮可梳梳之。易落則辮各以頭繩束其末。覆巾。浴巾可給貧人。梳及浴水。埋于淨處。

奠浴畢。仍以幅覆屍。

殮

設襲牀。設于浴牀之側。卽用屍牀可也。但須拭淨。鋪簟。席鋪于牀之上。襲衣。襲于席上。三重。鋪大殮。席鋪于襲衣之上。北首。盥手。洗手。小殮。加于大殮之上。施香。撒香料細末一勺平。鋪于小殮中幅之上。展襚。將襚衣鋪于香上。衣。揭其前幅。置北首。移屍於上。三人移屍于襚上。掩襚由首後掩于前。屬氷片以氷片爲膏塗。額鼻手足及膝。加冠。尚巾。巾尾垂于面前。反乎生時。乃殮。先小殮後大殮俱先向右掩次向左掩。婦人着襚衣。婦人着襚衣如男子。着襚衣。髮辮左右分垂于胸前。襲衣之上。將衣之上。施纋胸。纋胸由後纋于襲衣之上。兩端之繒結紱于胸前。包頭。戴如生時。

以帶束之。乃殮。法同上以布帶束其端末。殮之時男者不與女見女者不與男見惟本生子女可見

入柩。

移屍入柩。兼席移之蓋覆以幅。以瑜琰或錦幅覆于蓋上。

遷於堂。

移柩於堂。安置西壁。柩之前後左右各一人移柩出堂就西壁以二槩架之移柩時足先頭後。

殯禮。

殯禮者。衆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也。

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衆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形儀全其四讚而已。凡首領殯禮必是本城牧守牧守不至則本方掌教掌教不至則本家主人主人有獨任殯禮之責也若無家主人之意他人領拜訖主人可以再拜或男擇復禮。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尚之以罩。柩出門足先首後輿行首先足後。

柩行。

提鑪。四對或二對。前行。引柩。在路焚香不絕。頻行勿奔。塟器先往。若是婦女。障其柩。以障幕四圍障之勿使人見其柩。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婦人不送殯。不至墳。

親戚賓朋先之。

先行于柩前。自省已過。毋得塵言。返必辭告。凡親友來送欲返必詣主人前告故辭歸不得潛去

及墓。

柩至墓。坐者起行者立。護特柩落而後坐。止哀哭。至墓塟前塟後俱不宜哭。

主人視壙。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壙視穴。度其深淺高低。長短濶狹。探其堅鬆乾濕。恐有未善。

亟命治之。

屬香。

香料平鋪穴內。

障幕。

以幕圍障於壙口。缺其南方。以便出入。婦人用之禮也。男子用之。以遮風日雨雪可也。

乃窆。音變。下屍于壙中也。

工人及諸教人等。俱出墳外。乃出屍自柩。布絡下壙。壙上壙下。俱用親人。若是婦人。則必父子或同胞兄弟。無父子兄弟。則延有德長者代之。屍出柩。連席以布二疋。絡其兩頭。壙上四人每執布一端。繫屍下。先足。壙下二人捧接。徹席。入穴。足先入。枕北登南。面西。解束帶開大殮。僅露其面。

塞門。

以土坯砌其穴口。令嚴緊。竹笆封其外。以笴釘釘之

實壙。

命工人入。徹幕。築土實壙。築土工人。立于對穴。徐徐築之。壙平而止。壙平工人復出。

禱而封。

主人延掌教禱於塚次。封用方直。南北長。如馬脊狀。長五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蓋長如一身。廣如長之半。高如濶之半也。不灰不泥。不以磚壘。不書名字。惟立碣取識可也。

附祀典

既葬始祀。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祀。祀也者盡己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享獻也。言孝子思父母而不得見。則獻其誠心于冥冥之中也。其禮行於既葬之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眞主諷誦天經。祝告眞主。福庇先靈。此祀親之禮也。或曰。禮拜何益于亾人。曰。人子能致誠禮拜。爲父母告庇。主因其誠而庇之矣。○或曰。誦經何益于亾人。曰。經也者。善惡是非功過賞罰之條目也。誦經則思功補過。勉善去惡。身心誠潔。壽祝于主無弗准祐也。○或曰。誦經而不知義何如。曰。視其誠而已。心誠則主格。不誠而誦。與無誦等。仁人孝子。不忽于其親。不敢自矜其誠。必延有學有德者誦焉。禱焉。以盡人子之心。○或曰。父母無過而往。禱祝奚益。曰。豈爲有過而禱祝乎。父母往。子無以盡其孝。藉禱祝以享之耳。○或曰。父母異教而死。可禱祝乎。曰。父母雖異教。而是非賞罰。惟主操之。人子自盡其誠。拜主。誦經求庇先靈。是爲循分盡禮。愼勿以父母異教。已亦從而異之也。

施財散穀。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盡孝子之心或曰施錢穀有益于亾者乎曰施散之義有三體主仁悅人心徵已誠也體主仁則無禱弗應而主庇厚矣悅人心則衆告有准而先靈之享于冥冥者深矣徵已誠則人子孝敬之誠藉此以將而父母之所受者實矣是皆施散之益也

祀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歿之辰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父母之寢室也一日祀于父母日夕功課之所爲初葬之祀凡屬親友皆宜于昏拜後虔禮二拜爲亾者禱庇于主葬七日則屍安天運來復之數也天有七星輪替映炤下土七日宣遍凡稟陰陽五行所生者離常處乍入他處經七日則風氣合葬四十日則魂安地氣克盈之數也凡物入土四十日則與地氣渾合百日小全之數數至百爲小全周年復死之日喪禮有用太陽年者日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也有用太陰年者月行十二周天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也天方俱用太陰年三年大全之數也數至于爲大全父母生死之日俱禮拜誦經施財散穀以盡孝思之誠即以爲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子服制三載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伴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者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祝以慰親靈不知經者延知者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語及塵事

附或問平素遊墳之益曰有二一益于亡者一益于生人亡人得親人來祈祝亡人之靈慰矣生人視亡人之衆多知己身將必爲塚中人也則貪世之心頓息向道之念油然其爲益者大矣功名富貴之士日爭于熱鬧之場假使遊墳其心自能歸于冷淡至愚不肖之人視善行如登天聞道義若苦毒日陷于非爲之阱者使之遊墳則惡心自息善念自生而非爲僻行即能自戒是則遊墳又足以當勸也聖人曰死足以勸旨哉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巳時虔禮二拜求主福祐以報親恩至於歿世

五時祈祐

每日於五時拜中默祝眞主福庇先靈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施散錢穀以悅衆心歸功德於父母

喜慶大事先舉祀禮

喪制既盡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尊親也

孝子之於親也盡乎身心性命至於歿世而無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在堂晨夕溫清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也喻親於道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生前之孝畢矣盡乎身心性命者盡其道也俗以身死爲盡陋矣父母既歿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致誠格主以承其祀心之孝也凡有功課善行愿歸於親思入冥漠以妥先靈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死後之孝畢矣孝子念親無時可替故終身

不改

答問或問喪葬不擇時日何也答曰人子事親生死必求其安生居室死歸土安親之道也嘗閱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葬書以巳亥日用葬最凶按春秋以此日葬者凡十餘人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日可知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子太叔曰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惟論人事可否由此觀之古人葬不擇時可知也選擇時日之說古昔全無後世術士穿鑿其說以爲取利之筍而世人多爲所動以致相習成風總因不讀書明理之故或問風水蔭應之說不信何也答曰蔭應之說古無有也有之自郭璞始璞也葬書之設果自爲抑爲人乎如曰自爲則蔭應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豈有拙于爲己而巧于爲人者或曰吾見某家葬地善其子孫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衰微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有終窮之時此適逢其會耳非葬地之故也且有火化水化祖宗無葬地亦或有昌盛者又有擇地既力葬不再世而子孫困窮者其蔭應之說將安在乎

或問斂屍不以裳服而以衾何也答曰斂屍以衾古今之通禮也喪大記曰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大斂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皆以衾不以裳服周禮襲斂之儀曰舖絞紟次衾次衣遷屍斂衣斂衾斂紟古今考注曰紟單被也衾寢衣也寢衣亦被也但紟有絞緒衾則無六經圖及文公家禮皆有大小斂圖式可考並未有以裳服斂也或曰袍必有表衣必有裳何謂也曰此言貼身之衣即猶吾人用襯衣

非斂服也襯衣以各地風俗有厚薄不同斂服則無古今貴賤一也乃今人隆以袍襖加以冠帶更有以黼黻朝衣肩魚重裘斂者亦秖作蛆蟲囊耳可一回想乎嗚呼此禮制變亂之極者也仁人孝子所不忍言子胡復舉以問

或問葬不用棺何也荅曰上古無棺有棺自殷周始殷周以前數千年皆穴土而葬是明知土之爲宜也土有百年不毀之身棺無三日不變之體吾人造穴先擇其地之最高而無水者次擇其地之最堅而不崩者抉壙極其深穿穴極其密屍塗氷麝香膏以絕內蟲之作穴鋪羣香樟腦以杜外蟲之侵震動不能崩盜賊不能發雖石室未有若是之固者且土之爲物獨能鎔垢爲淨人命一絕通體皆敗氣歸風煖歸火津液骨肉歸於土穢汁隨出隨滲敗味漸起漸消是清潔自在之方也

或問祀親不燒紙錢何也荅曰紙錢一事始自王璵璵乃唐人玄宗時爲祠祭使凡有所禳類于巫覡自漢世以來葬者昏有瘞錢謂昏晚理錢于壙中也後世里俗漸以瘞錢爲鬼事至是璵以物力不給乃于喪祭焚紙錢以代之是瘞錢起于漢世燒錢始自王璵非聖人之教也瘞錢用以殉葬亦不過克其富有燒錢則以爲死者用以賄鬼使死者脫地獄罪業得登天堂怪誕甚矣人有恒善天降百祥鬼獨能禍之乎人有恒惡天降百殃鬼獨能福之乎借使果能賄鬼脫罪則天下無知小人恣意爲惡俱待焚紙錢賄鬼以脫罪矣斷無是理也

天方典禮擇要解卷之二十終

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編

金陵劉　智介廉纂述

石城曹　賢五遇參訂

山陽楊斐棻淇益較梓

歸正儀 附剪薙

歸正儀者歸正道之禮儀也人之初生皆秉於正既而爲情欲所蔽或邪異所撓則本正者不正矣此歸正儀爲昏夜樹燈迷津立表去邪返正之程式也求道者終身佩服以爲升堂入室之捷徑履天躋聖之階次可也

凡入教先沐浴以淨其身

沐浴者盥洗更新之意內以道洗滌其心外以水洗滌其身取表裏皆潔也

冠裳以重其事

入教之初齋明盛服衣悉新潔示舊染盡除端外以肅內也親友聚會冠裳悉從王制入寺瞻禮巾弁乃著威儀

以眞主爲嚮往

眞主者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本原也我心我性我命皆眞主之造化我衣我祿我受用皆眞主之賦予我之生死壽夭安危得失又皆眞主之掌握然則我之念動爲作可不以眞主爲嚮往乎嚮往一於主則無岐途之趨而生有所自死有所歸矣

以聖人爲依歸

聖人代眞主而治世立教者也蓋聖人之言皆體眞主之所欲言而彰教者也聖人之行皆體眞主之所欲行而示範者也聖人之言行皆與眞主相關切然則以聖人爲依歸仍是以眞主爲依歸也

掌教者告以傳心之語

傳心之語卽諦言五章也第一章證主言第二章清眞言第三章總信言第四章分信言第五章大讚言皆經文掌教口授入教者習而誦之五章辭義見諦言篇

修道之功明倫之典婚姻以禮喪葬以制

修道之功所以盡天之道也人倫之典所以盡人之道也婚姻者人道之始喪葬者人事之終皆當遵主命揆聖則一以禮義繩之斯不負身服正道之實也四者禮義皆各詳見本篇

戒豕戒酒

義見民常食飲篇

戒音樂

音樂所以和性情鎔習俗古聖人制之本以爲教也然今之樂非古之樂矣古人用之所以節性今人用之乃以恣情既不能歸人於善反足導人於靡故吾教聖人一切禁之不復用詳見方樂書

集覽

周濂溪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威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蹈倫不可禁者矣嗚乎樂者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毋事異端毋聽邪說毋信一切巫覡等事

古之所無而後人創設謂之異端理之所無而鑿空杜撰謂之邪說揚幽冥說鬼怪虛僞眩人謂之巫覡（男者爲巫女者爲覡）皆勿信事少有涉疑幾爲出教

勤學

學則善之本也人之所以貴乎萬物者賦性既靈又能學以明其理也愚夫婦不知務學則理不明理不明則一切明道認主之幾修已治人之義自都不曉即一步一趨一語一默亦不知所持循而盡善矣故學者燭事明理如日月經天無物不照如江河緯地條理秩然學之有關於人者顧不重哉進則日趨於高明退則日就於卑暗勿謂自愚而墮志勿恃已聰而不勤古謂小飲小盈大飲大盈書曰惟學如登惟行如耕匪行匪學如醉如盲

謹業

業資世之用也士農工賈各執一業有業則養生送死有其資仰事俯育有所出以士農爲上工賈次之若才鈍質弱雖小藝必就不可廢業也廢業則遊手徒食必至蕩檢踰閑不然則仰食於人淪爲下賤矣修道處世可一日無業乎哉

親賢學

賢學聖門之引也入聖有門入門有引苟徒恃聰明才力而不假指引則雖聖道昭然無門可入未有不落於傍門外道者也聰明才力者比皆然況聰明有所不及才力有所不如其能不假引領遂可却妄以求眞乎故必擇賢而學者日就講習庶幾切磋琢磨日進於大中至正之道矣賢而無學言不足信學而不賢終是匪類皆未可遵從也尊師取友者具眼可也

絕嬖佞

嬖俊正道之賊也世賊易知而易防道賊難識而難避行道者不可不明辨而謹防之也道賊亦有數等有明有暗有外有內外而明者異端曲學是也內而暗者同教奸俊是也聖人曰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皆在道之奸俊吾門之盜賊也凡行道之人先以遠絕此等人爲要

諭親於道

常孝無私事至孝無私德身入於正必以其正者告之於親竭盡心力引親亦入於正若父母熟於素習不即聽從則益起敬起愛敦篤乎已身之行默致乎感格之誠夫而後神明通焉隱微動焉父母自不待言勸而油然亦入於正矣夫必至父母亦入於正乃可謂孝之至也

附

齊髭剪甲薙臍腋

齊髭不使沾濡飲食剪甲薙臍腋不令藏垢賦所以取潔也又髭血之餘指甲筋之餘腋下毛氣性之餘臍下毛慾性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剪之所以通塞也齊之所以防漫也醫經云剪甲袪拘攣齊髭保脾土其爲益可知又氣藏肝而邪僻橫於兩腋慾寓腎而動作發於臍下氣慾動而毛生焉猶地之有草氣行則生幼穉無此者氣慾尚未動耳薙之所以遏氣慾也○凡剪薙以七日爲少限四十日爲多限逾四十日不剪不薙即爲玩教或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容毀傷乎曰何如斯爲毀傷耶治田圃者芟蕃蕪玫寶玉者刓瑕玼除之正以成其美也齊髭以正儀表剪薙以修潔其身未聞正儀表修潔其身而爲毀傷者也　昭代薙髮眞萬世不可易矣

愚按醫家謂凡毛髮皆爲血餘而不別其根生李時珍分髮鬚眉髭髯爲屬六經而未言腋下臍下毛且云類苑稟屬之說雖爲有理終不若分經爲的然李說猶未詳也愚謂毛髮猶草木也血猶水也水滋草木而生不能自爲草木也水滋于芳則爲芳草水滋于蔓則爲蔓草芳與蔓非水也有芳與蔓之根種也毛髮同受滋於血而各有其根既各自有根則當各爲本根之餘不得概以爲血餘矣夫人稟四氣而生風火水土各一其性四性相資各吐其餘而爲毛眉髮髭鬚是也四性相逆交吐其餘而爲毛腋下臍下毛是也風行空其

Z121.5
156(1295)
ZW 21101000819221

氣清眉屬焉火向上其氣剛髮屬焉土氣下其氣濁鬚屬焉水附土其體柔髭屬焉交迸之氣以風火勝者腋下毛屬焉以水土勝者臍下毛屬焉無交迸之情而稟中和之氣者周身毫毛屬焉風與火屬天故眉髮居上水與土屬地故髭鬚居下交迸之氣邪故藏於僻中和之氣正故遍於體吾人薙腋下臍下毛者除其交迸之邪也不去周身毫毛者養中和之正也薙髮不使火炎於上也齊髭不使水泛於土也不動鬚眉者風無礙土無害也苟如醫家之說凡毛髮皆爲血餘不惟於理不通且於事亦不能明矣因附爲論

天方典禮擇要解後編終